

笑林一千種

上編



U.S. 1000000

太倉唐眞如編輯

笑林一千種

編上

上海眞如編譯社藏版

序言

慨夫十洲記怪。難燈大雅之堂。搜神誌異。終貽小道之譏。雖採風問俗。九百本自虞初。而說鬼談狐。四庫不列齊諧。稗官野史。意象荒唐。小說諧藪。語言詭誕。其見屏於通人。不重於流俗也。由來久矣。然而豆棚瓜架。徵遺文於野老。竹籬茅舍。訪故事於田間。石言絳而鷄飛宋。獨載春秋。鄭聲淫而魏俗蕩。不刪風詩。蓋信而有徵。自當登於紀載。聞之足戒。允宜形諸筆墨。彼一孔之儒。坐井而觀天者。烏足以語此哉。况自海禁開後。歐舶紛來。碧眼虬髯。笑史殊堪噴飯。蜂腰鶴背。勝事亦足怡情。不有作者。其何以貢異域之瓊聞。而識殊方之風習乎。余友唐子。有見於此。本中外之逸事。合東西之諧聞。輯成一千多種。不下數萬餘。

言。具淳于之風流。信足解頤。擅東方之滑稽。無傷雅道。洵詞林之妙品。消閒之佳構也。付梓之日。問序於余。爰書於簡端。以爲風行海內。傳播域外之左券云。

乙卯四月瀨江許慕西謹序

笑林一千種上編

◎目錄

狡賊	六	取堂名	一三
先提妾夫就刑	七	壁上題詩	一三
辟穀術	七	開當	一三
廢物	七	聽誤	一四
薄肉詩	八	歇後詩	一四
印度人	八	圓謊	一五
狗屎一味獨用	八	貓狗浴	一五
武生謁廟詩	九	狗頭師	一六
蘿蔔對	九	糶米	一六
戲迷	一〇	登坑詩	一六
鷄	一〇	一字笑話	一六
活脫話	一一	學生妙語	一七
賀聯	一一	闖人昏暗	一七
詠錢詩	一一	有說話	一八
便壺賦	一二	悟到	一八
藍青官話最難懂	一二	酒誓	一八
賴節禮	一二	二黑不能成爲一白	一九
贊車快	一		
贊快馬	一		
豎一指	二		
專心過度	二		
得字	三		
騎馬上爲馬蹄所蹴	三		
招弟	三		
討節儀	四		
罵賊	四		
富貴則父母不子	四		
滅頂之預備	五		
老判官	五		
呼狗	六		
反擊一下	六		

屁香	一九	善屁	二五	收骨頭	三〇
新電公	一九	祖師殿	二五	懼內	三〇
背送	一九	認屁	二五	半魯	三〇
大乳	二〇	懶婦	二六	讀白字	三一
子守店	二〇	師贊徒	二六	洗豆腐	三一
講書	二〇	歇後語	二六	比鼻頭	三一
惡謔取辱	二〇	贊禮	二七	笑話一擔	三一
改對	二一	不養子	二七	一般鬍	三一
撻徒	二一	話謎	二七	稀鬍子	三一
糊塗蟲	二二	鴉片烟鎗銘	二七	王先謙軼事	三一
嗚呼與那摩	二二	養百齡	二八	聾子趁笑	三一
辭館對聯	二三	教別字	二八	爭坐	三一
偶戲對	二三	手氏	二八	光屁股	三四
李太白	二四	兩夫	二九	醫女接客	三四
評詩	二四	骨董家	二九	旦白堂	三五
識氣	二四	許日子	二九	入名對	三五
蛙帽	二四	悼妖詩	二九	黃鳥相謔	三五

網鑑	三五	詠眼鏡寶塔詩	四〇	借貸	四六
過橋噍	三六	蘭姆之腿	四一	學究罵朱子	四六
鬚答嘲	三六	兄弟認匾	四一	周郎被姦	四六
拾螞蟻	三六	教官對	四一	俗樂府	四七
精於說情	三六	說出來	四二	寶塔詩	四七
願爲母狗	三七	大蚊	四二	喜寫字	四八
喜奉承	三七	粗心	四二	耍光棍	四八
熊掌非我所欲也	三八	諧批諧詩	四二	塗嘴	四八
鬚鬚像	三八	癡女婿	四三	奸睡	四八
者也二字一笑話	三八	檢銀包	四三	鄉下人弗識	四九
我何在	三九	射虎	四三	臭耐性	四九
插草標	三九	利市	四四	蒜治口臭	四九
鼻引作棗	三九	先生後生	四四	妙喻	四九
蝦醬	三九	吃卦	四四	巧技	五〇
小照	四〇	南腔北調	四五	老名士最熱中	五〇
縮脚詩	四〇	屎在口頭	四五	科學笑話	五〇
嘲奚姓寶塔詩	四〇	認鞋	四五	吃黃雀	五〇

火症	五二	本地風光之諧談	五五
獸子	五一	嘲姓	五五
賣瓶	五一	活千年	五五
他是除的	五一	演說	五六
佛像	五二	恍惚	五六
應急	五二	借牛	五六
記酒	五二	鋪兵	五六
天兒厭周德	五二	米	五七
詠鐘	五三	鵝變鴨	五七
頭錢	五三	帽當扇	五七
麻卵袋	五三	買海螵	五七
酒死	五三	浼匠遷居	五七
腹內全無	五四	何往	五八
攔淺	五四	說謊	五八
吃屁	五四	刻板	五八
吳儂受冤	五四	偷酒	五九
死禿	五五	拋文	五九
		俗字詩	六〇
		及第	六〇
		封君	六一
		藥渣變子	六一
		龜姓烏	六一
		寫別字	六一
		刮地度	六二
		無微不燭	六二
		上天堂	六三
		書低	六三
		嚴君	六三
		妙對	六四
		絕對	六四
		萬壽無疆	六四
		面背	六五
		腳踢	六五
		謬誤	六五

醫妒妙法	六六	巧遇	七一	好詩	七八
泥兄泥弟	六六	十七字詩	七二	音樽候光	七八
官話	六六	呆郎	七二	秀才賣柴	七九
傻溜糊	六七	癡塔	七二	見皇帝	七九
狂生試文	六七	強盜腳	七三	借馬	七九
歪詩	六八	拋毛	七三	穿窬	八〇
名讀書	六八	酒令	七三	拆字對	八〇
筍炒肉	六八	先生晝寢	七三	茹素	八〇
監生拜父	六九	醫生祭文	七四	詠帽	八〇
孝廉方正之別解	六九	人情若魚	七四	大行山	八一
武弁看戲	六九	窮人不害羞	七五	手遮陰	八一
堂屬問答	六九	天對鷄屎	七五	女學生	八一
叫城門	七〇	對偶親切	七六	想天開	八二
潰糞	七〇	退堂	七六	要打	八二
咬餅	七〇	巫醫	七七	新酒令	八三
滑稽詩	七一	吟詩受辱	七七	聰穎之人	八三
滿盤多是	七一	律師卦	七七	蓀衣	八四

笑林一千種 上編 目錄

口頭語	八四	大浴盆	九二	破承	九六
一毛不拔	八五	郎中	九二	淫病	九六
古之人	八六	請分子	九二	坐椅子	九七
大人	八六	鋸箭幹	九三	棋譜銘	九七
高帽	八七	奇詩	九三	老鰥	九七
騙術	八七	說鼓	九三	蚤藥	九八
死要錢	八七	南瓜豈腐	九三	妻攔茶	九八
齋刻鬼	八八	十萬富	九四	包醫	九八
張獻忠奇文	八九	唐伯虎詩	九四	退熱	九八
監生自大	八九	捏虱	九四	搥碎夜壺	九八
米湯大全	八九	丐妓對聯	九四	騎驢客	九九
有鼻	九〇	頭嫩	九五	常州翟永齡	九九
鬼擇主	九〇	胥吏贊子	九五	菩薩慈悲	九九
嘲禿子	九〇	季常懼	九五	癡阿舅	一〇〇
嘲姓對	九一	妓院題壁詩	九五	錢牧齋	一〇〇
射卵隱語	九一	着醋	九六	母猪肉	一〇〇
我不去	九一	送父上學	九六	吃糟餅	一〇一

學究批文	一〇一	兩企慕	一〇六	南北兩說	一一一
癡疑生	一〇二	傾國傾城帽	一〇七	縣合口才	一一二
遊水	一〇二	輓聯	一〇七	同席不認	一一二
贈以風流罪過落職之		取耳	一〇七	索米	一一二
某知事聯	一〇二	黃鼠狼	一〇七	出醜	一一三
病故	一〇三	有進益	一〇八	初上路	一一三
孔夫兒	一〇三	高麗書	一〇八	房事	一一三
寶塔詩	一〇三	請神	一〇八	瓦窰	一一三
翟永齡軼事	一〇四	篋頭	一〇九	諱輸棊	一一四
方字信	一〇四	偷肉	一〇九	吹喇叭	一一四
錢橫山	一〇五	自相	一〇九	戒狗肉	一一四
巧算	一〇五	相相	一〇九	病爛腿	一一四
有備無患	一〇五	嘲滑稽客	一〇〇	吃苻葉	一一四
大話	一〇五	子嫖父幫	一一〇	諸某	一一五
索燭	一〇六	聯譜	一一〇	仲翁	一一五
學生小智	一〇六	驢馬之親戚	一一一	予豈好辯哉	一一五
戀酒	一〇六	下飯	一一一	袋縫巧匠	一一五

笑林一千種 上編 目錄

金銀滿箱	二一六	嘲村學究詩	二二二	噉餛飩	二二六
中國世界史	二一六	賣肉忌除	二二一	捉龜	二二六
留茶	二一六	格外周到	二二一	塾師笑話	二二七
縣堂上屬	二一六	看鏡	二二二	剩石沙	二二七
汪倫	二一七	和尚頭多	二二二	請先生	二二七
蘇空頭	二一七	淡而無味之笑話	二二二	抬柩	二二七
極妙析產法	二一七	證孔子	二二三	文思敏捷	二二八
西女惡作劇	二一八	西婦說勇	二二三	白蟻蛙	二二八
文章最有趣	二一八	孟子新戲	二二三	僭稱呼	二二八
醫生	二一八	錯死	二二四	木匠	二二九
年倒縮	二一九	災黎與醉李	二二四	嘲麻子破題	二二九
賞屁	二一九	奴僕妙語	二二四	題畫詩	二二九
不奉富	二一九	廁所聯	二二四	門聯	二二九
以詩得金	二一九	被屑掛鬚	二二五	春生帖	二三〇
內務師長	二二〇	狗坐館	二二五	譬字令	二三〇
辭朝	二二〇	取名	二二五	誤聽	二三〇
童子善謔	二二〇	山歌	二二六	戀席	二三一

人名對	一三一	夢周公	一三六	姓孫	一四一
嘲醫生	一三一	號板蛋殼詩	一三六	喜屬犬	一四一
揚州妓	一三一	借水	一三六	不完卷	一四一
諧詩	一三二	是我	一三六	沒骨頭	一四一
七字對	一三二	俗語詩	一三七	退束脩	一四二
好酒	一三二	牙蟲	一三七	赤壁賦	一四二
截酒盃	一三二	王先生百韻	一三八	醺酒	一四二
醫按院	一三三	女子之三大自田	一三八	蠢哉鄉愚	一四三
高才	一三三	接馬令孫朝奉慶壽	一三八	復跌	一四三
卜者	一三三	相稱	一三九	緩踱	一四三
教法	一三四	紀曉嵐	一三九	出轡頭	一四三
斷送老頭皮	一三四	吊棋	一三九	吃螺螄	一四四
嘲周性	一三五	狡哉船客	一三九	衣軟	一四四
淡酒	一三五	裁縫	一四〇	椅桌受用	一四四
合做酒	一三五	連儔罵	一四〇	鹽蛋	一四四
不留客	一三五	真茹	一四〇	靠父膳	一四五
白餅	一三六	黑作劇	一四〇	覓橋脚	一四五

訪麥價	一四五	老面皮	一五〇	劉坤二	一五五
臥鍾	一四五	請下操	一五〇	烏雲接日	一五五
懶活	一四五	虎勢	一五〇	江心賦	一五五
白鼻貓	一四六	訪類	一五一	藏鋤	一五五
露水桌	一四六	吐綠痰	一五一	爺多娘少	一五六
歌郎娶婦詞	一四六	大號一對	一五一	道士告條	一五六
望孫出氣	一四七	諧聲妙對	一五一	酷好古董之兵卒	一五六
買醬醋	一四七	父子	一五二	奪被	一五七
師衝突	一四七	十七字歪詩	一五二	廣告	一五七
燕翁腿	一四八	田主見鷄	一五二	代打	一五七
合着靴	一四八	鬚鼻請酒	一五三	七月兒	一五八
教象棋	一四八	升官圖	一五三	磐有魚	一五八
髮換糖	一四八	勅書	一五三		
薑字塔	一四八	題圖	一五三		
吃夢中醋	一四九	路標	一五四		
葡萄架倒	一四九	禁止打盹	一五四		
鷄冠花	一四九	小犬窠	一五四		

絕倒腹笑林一千種

太倉唐真如編輯

一 贊車快

美國文豪梅拜氏嘗自言曰。曩余家居。座有三客。一自紐約來。一自紐其西來。一自芝加哥來。自紐約來者。力誇其來時所乘汽車之速。謂人坐車中。但見道旁電桿。密若篋齒。言之娓娓。若猶以爲未能盡其容形之致者。自芝加哥來者曰。是何足奇。自吾家抵彌爾瓦之汽車。方得謂天下之至速。吾嘗於某日。行經某鐵橋。甫及半。忽聞十數里外有汽笛聲。懼碾死。然又急不及避。乃竭方向空中。狂躍。逮抵地。則車已自吾胯下駛過。余得無恙。自紐其西來者曰。此誠速矣。然猶不若紐其西火車之速也。一日。余自紐其西。赴納華克。余先登車。余妻送余於月台。車將駛。余隔窗與余妻吻別。詎知一轉瞬間。見與余狠抱接吻者。乃納華克車站上一素不相識之女子也。

二 贊快馬

一杭人有三婿。第三婿甚黠。一日。丈人新買一馬。命三婿題贊。須形容馬行之疾。出口成文。不拘雅俗。

長婿曰。水面擱金針。丈人騎馬到山陰。騎去又騎來。金針還未沉。岳丈贊好。二壻曰。火上放鵝毛。丈人騎馬到餘姚。騎去有騎來。鵝毛尙未焦。三壻沈吟半晌。苦無搜索。忽丈母撒一响屁。馱子曰。有了。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諸暨。騎去又騎來。屁門猶未閉。

三 豎一指

清科舉時。有三舉子同見一僧。問試事若何。僧不發一言。但豎一指。揚示衆前。逮榜發。僅中一人。於是皆以爲神。其徒密叩其何術。僧曰。我之妙法。全在不言中。若三人中中一人。是我豎一指者。言一人中。也。若中二人。是豎一指者。言一人不中也。若皆中。是我之豎指。卽言一齊都中也。若皆不中。是我豎一指。卽言一齊不中也。

四 專心過度

學者斐迭禮毛烈爾。當遠譯哲學家利拔尼烏之著述時。適其妻病篤。然毛烈爾仍擲管不釋。一日其家人奔入書齋告曰。尊夫人已在彌留。有遺言爲君告。請速往。毛烈爾曰。待余譯竟此二章。卽往。家人第二次再赴書齋曰。尊夫人已不省人事。請速往。毛烈爾曰。尙有兩句譯畢。卽往。未幾家人奔告曰。尊夫人已逝矣。毛烈爾嘆曰。惜哉。余失一賢妻矣。言已。則筆尖仍向紙上直掃矣。

五 得字

一人讀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讀至得字。忽訝曰。此處何少一得字。又一人讀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讀。至得字。忽訝曰。此處何多一得字。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偶然談及。前一人恍然曰。怪不得予大學上少一得字。原來跑到你大學上去了。後一人亦恍然曰。怪不得我大學上多一得字。原來由汝大學上跑來的。

六 騎馬上爲馬蹄所蹴

某乘馬從倫敦赴離家二十餘里之一村。其僕步行隨之。過近馬尻。忽被馬舉蹄蹴傷膝間。僕忿甚。思報復之。乃拾拳石。力擲馬股。孰意誤中主人之背。某吃驚回顧。僕急蹲於地。作快快之狀。某呼之曰。汝何遲遲。乃爾。僕曰。僕爲馬所蹴。脛痛甚。故不能疾行。某曰。誠然。此馬性極。駑劣。方纔。余背上亦爲馬蹄所蹴矣。

七 招弟

一婦臨產。創甚。與夫誓曰。以後不許近身。甯可一世無兒。不願受此痛苦也。日謹依遵命。及生一女。夫

妻相議命名。妻曰：喚做招弟罷。

八 討節儀

舊塾規凡屆端陽及中秋節。生徒必有銀贄送先生。名曰節儀。有某塾師。因屆端陽。久待節儀而竟無人送到。頗不能耐。立出一聯。令東家屬對。聯云：鋪刀破竹。過節有儀。（卽疑）東家知爲催節儀也。卽對以糯米打飯。中秋（卽土語春就）一下。先生一見。以爲當在八月十五日。一同交付。卽亦不候。回家而去。殊不知至中秋又未送。乃更出一聯求東家屬對。聯云：漢有三傑。韓信張良郭子儀。東家曰：誤矣。三傑乃韓張蕭。非郭子儀。蓋子儀唐時人也。師大聲曰：郭子儀。唐時人。如許遠的事。君猶記憶。奈何中秋一下的事。就記不得麼。

九 罵賊

某甲鰥而貧。家徒四壁。一夜擁被獨臥。忽於漆黑中間窸窣聲。疑目細視。見有兩竊兒。漆行而前。暗中摸索。思得其目的物。某甲不禁縱聲大笑。竊兒聞聲。急蟄伏室隅。某甲復矇眊曰：汝等亦愚矣。汝等於昏夜來。能見何物者。卽余於白晝亦未嘗見有一物也。

一〇 富貴則父母不子

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此蘇秦語也。有以貧賤與富貴二字對調者。頗足解頤。福建某大令。以科甲出身。旋過班道員。擢臬司。其封翁出身微賤。迎養在署。某循家鄉舊規。每早必參見封翁。並輕喚一聲。以誌愛慕。封翁頗以爲窘。緣起立則近於太恭。直受又嫌於過傲。因於屋內廣置大玻璃窗。遙窺其子將至。預先起立閒步。俟其至而接應之。日以爲常。伊家既富。凡親戚中之貧賤者。源源而來。非圖薦館。卽爲借貸。故聞若輩之來。最爲恐懼。此又富貴人家普通性質也。故曰富貴則父母不子。貧賤則親戚畏懼。

一一 滅頂之預備

某甲乘船至海中。遇暴風。於是急取醃肉狂食。一船客問其故。某甲曰。苟不先使喉渴。欲飲則移時入海。此滾滾之海水。如何能下咽耶。

一二 老判官

一老判官臨法廷。睡魔忽至。乃隱几假寐。迨他判官鞠就。宣告罪人處決時。老判官始醒。漸啓其凝眇之睫。以莊重之顏對罪人曰。汝後此亦能知所懲。勿再怙惡乎。汝須知此次寬大之處。分實係得未曾有。汝固當感激涕零者也。

一三 呼狗

某甲善談諧。或謂之曰。村有某姓婦者。言笑不苟。子能以一字使其笑。復能以一字使其罵。則予願爲東道主。甲曰。是何難。一日婦立于門前。一狗在其側。甲急趨至狗前。跪呼之曰。爸。婦不覺大笑。又復趨至婦前。跪呼之曰。媽。婦又不覺大罵。

一四 反擊一下

名人祕沙。恨其僕多爲無益之語。因囑之曰。嗣後余問汝。則答切勿多言。一日祕沙招其相契之友宴饗。有一友人名克拉烏條者。亦遣僕往邀之。迨晝餐之時已到。衆客皆先後來集。惟克拉烏條一人不至。停餐久待。諸客皆有厭倦之容。至日暮。克拉烏條終不至。祕沙大爲心焦。乃呼僕問曰。汝是否確言請彼晝餐。僕曰。余確係如此言之。祕沙曰。然則彼應至矣。何故迄今尙未來耶。僕曰。渠言今日承主人寵召。奈以事不能如約。祕沙大怒曰。然則汝何故不早言耶。僕曰。主人未問余。余何敢答。

一五 狡賊

二盜夜入人家。其一穴牆而入。主人覺。遽起捉其辮。盜力縮不得出。窘極而號。其同伴自外問之。盜曰。我辮已被捉矣。同伴曰。不妨不妨。彼捉汝辮何害。倘捉爾鼻殆矣。主人聞之。釋辮而捉其鼻。鼻小而滑。

一掙手而脫。竟逃去。

一六 先提妾夫就刑

某甲曾私作惡事。迨覆發。當解往蘭嘉斯泰處決。臨期。其妻奔赴衆方堵場觀刑。其妻乃力排衆圍。挨身而入。急投獄吏之前。向之哀求曰。務乞一發慈悲之心。以爲妾助。獄吏觀其可憫之狀。因諭之曰。汝夫有罪。決不至連坐及汝。惟汝夫罪已定。讞於法律上。固無可遁者也。其妻亟曰。噫。誤矣。妾之所請。非欲宥余良人之死也。妾家距此甚遠。加以乘馬已瘖。妾恐將誤歸程。故敢請先提妾夫就刑。再及他犯。俾妾得從容就道耳。

一七 辟穀術

某紳家道刻薄。其待僕役。僅投以草具之食。每次肴饌。徒具形式。不能下箸。其中有一僕。善談諧。謂衆僕曰。吾家主人不日。卽當出一奇術。與吾輩一觀矣。然此奇術。非云能起死回生也。亦非云能興妖作怪也。彼之奇術。蓋能使全家斷食。學道人辟穀術耳。

一八 廢物

某牧師赴英倫之西方。暫駐於一村莊。其日適當禮拜。牧師乃傳言欲說教。與村人一聽。其地之巡查。

聞牧師將說教。乃赴牧師之旅舍。問之曰。汝有演說之證書否。牧師曰。有言次。向篋中取出臘丁文所書之證書一紙。持交巡查。巡查不識臘丁文。大費踟躕。尋語曰。余雖不識臘丁文。然亦當挖出其一二熟識者。試讀之。牧師大驚曰。此事非可兒戲。若我證書之字。爲汝挖出。則東殘西缺。豈不成爲廢物乎。

一九 薄肉詩

有人留客飯。僅用切肉一碗。既薄且少。乃作詩以誚之曰。君家之刀利。且鋒。君家之手輕。且鬆。切來片片如紅。同。週圍披轉無二重。推窗忽遇小微風。頓然吹入五雲中。忙忙令人覓其蹤。已過巫山十二峯。

二〇 印度人

某客偕友至某妓院小憩。聞門外履聲橐橐。有娘姨高聲曰。般大（滬音讀作度）人來哉。友適橫臥烟榻。吸阿芙蓉膏。遽一躍起曰。紅頭巡捕進來。做什麼。客茫然叩其故。友曰。你不聽見他們在那裏說印度人來了麼。

二一 狗屎一味獨用

一人惟最慳吝。忽感勞瘵。醫生診視云。脉氣虛弱。宜用人參培補。病者驚視曰。力量棉薄。惟有委命聽天可也。醫士曰。參既不用。須以熟地代之。其價頗賤。病者搖首曰。費亦大過。願死而已。醫知其吝嗇。乃

詐言曰。別有一方。用乾狗屎調烹糖一二文服之。亦可補元。病者躍然起。問曰。不知狗屎一味。可獨用否。

一二二 武生謁廟詩

夫子門前。關武生來謁廟。顏淵喟然歎。夫子莞爾笑。子路聞之喜。俺的門生到。子若行三軍。叫他放。大砲。

一二三 蘿蔔對

東家供先生。飲饌甚薄。每飯僅用蘿蔔一味。先生怨而不言。一日。東家請先生便酌。欲考學生功課。先生預屬曰。令尊席前。若要你對對。你看我的筷子夾何物。卽以何物對之。學生唯唯。次日設席。請先生上坐。學生側坐。東家曰。先生逐日費心。想小兒功課。日有成效矣。先生曰。若對對尙可。東家說我出兩字對與小兒對。曰核桃。學生望着先生。先生拏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說不佳。又曰綢緞。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對曰。蘿蔔。東家曰。綢緞如何對蘿蔔。先生曰。羅是絲。羅之。蘿蔔是布。帛之。帛有何不可。東家抬頭一看。見隔壁東岳廟。又曰鐘鼓。先生又用筷子夾蘿蔔。學生又對蘿蔔。東家說這更對不上了。先生說。羅乃鑼。鼓之鑼。蔔乃饒。鈸之鈸。有何不可。東家說。勉強之至。又出二字曰。岳飛。先

生又夾蘿蔔。學生仍對蘿蔔。東家說這更使不得。先生說岳飛是忠臣。蘿蔔乃孝子。有何不可。東家怒曰。先生因何總以蘿蔔令學生對。先生亦怒曰。你天天叫我吃蘿蔔。好容易請客。又叫我吃蘿蔔。我眼睛看的也是蘿蔔。肚內裝的也是蘿蔔。你因何倒叫我不教令郎對蘿蔔。

二四 戲迷

明常熟進士王斥家居放誕。沈而戲曲。一日縣令來訪。騶從在門。令入書齋坐候。斥方着女妝演花旦。卽嫵娜而出。向令萬福曰。奴家王斥是也。又嫁女之次日。婿家盛設。請新親家以輿從。迓之抵婿家門。主人出肅客輿中。一赤面綠袍之關帝。高唱刀會一折而出。賓客僕從咸辟易。岸然上坐。引滿數觴而去。見柳南隨筆。

二五 鷄

一人頗吝。一日有遠客來訪。無奈具粗糞淡飯餉之。食時。客私窺主人家。蓄有多鷄。因盛道昨至某友家。以鷄黍見餉。味美過於魚肉云云。主人搖首曰。此友當係未嘗學問者流。否則鷄有五德。奈何宰作食料。以充口腹之慾。明達如吾兄。當不忍食其肉矣。客笑曰。昨日之鷄。僅有五德。故尙食些些。至于今日。已加增二德。便覺不忍食他。主人請問二德。客曰。無他在。君爲捨不得。在我爲吃不得耳。德得同。

晉)

二六 活脫話

父戒子曰。凡人說話。須放活脫些。不可一句說煞。子問如何活脫。時適有鄰家來借物件。父指而教之。曰。比如這家借東西。看人打發。不可竟說多有。不可竟說多無也。有家裏有的。也有家裏無的。這便活脫了。子記之。他日有客到門。問令尊在家否。答曰。我也不好說多。也不好說少。其實也有在家的。也有不在家的。

二七 賀聯

某甲娶再醮婦。卻扇日諸友各醮費以賀。惟一窮秀才不名一文。衆嘲之曰。秀才人情紙半張。爾奈何無之。爭市一泥金對聯付之。並要之曰。苟無切當佳句。定須加倍懲罰。秀才笑領之。援筆直書曰。花徑舊曾緣客掃。蓬門今復爲君開。衆皆拍掌大笑。某甲見之。亦忸怩曰。改得尖刻。

二八 咏錢詩

咏錢詩之佳者。如袁子才之萬物皆可愛。惟錢最無趣。生前招不來。死後帶不去。又千古帝王留字去。萬般人事讓兄驕。又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孫子瀟之富翁。一個如山重蕩子。千金作浪。

拋無不刻劃入微。近見兩般秋雨菴載周南卿一聯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團似富家翁。妙語足令人噴飯。

二一九 便壺賦

悠悠脫袴。引出棲禽。汲汲提壺。飛來鳴鳥。荷鷺名之雅製。豔龍勞之曲蟠。惟爾圓融。與人方便。莫笑空。空碩腹也。傳朗朗書聲。宋師慧入朝。隱諫雖無藉乎。此君趙文華。納賂邀榮。直欲奉爲至寶。當夫日煖。花明。晝依牆角。夢回燈暗。夜伴牀頭。幾疑玉杵擣霜。無憂缺擊。恰應銅壺滴漏。勿訝聲遲。實能容寬矣。綽矣滿則覆顛之。倒之祇須蕩蕩。何用蕭蕭。

二二〇 藍青官話最難懂

公治長之弟公治短。學問稍遜其兄。然亦能通鳥獸各種言語。一日聞雞鳴。或問所語云何。曰此讀四書也。問所讀何句。曰中庸。其寡過矣乎。一句又聞雀噪。或問如前。曰此亦四書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一節。繼聞犬吠。或又問之。則曰此最難懂。實係藍青官話。雖家兄無如之何。

二二一 賴節禮

一先生極道學。而東家極窮。每月束脩。常常拖欠。將到端陽節禮。却是一錢銀子。用紅紙寫大哉聖人。

之道一句。裝入拜匣。交學生送去。先生說既送節禮。爲何寫此一句送來。想是說教學者亦要合乎聖人之道耳。聖人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又曰。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明明示我。以免節禮之意。自好從緩。到了中秋節禮。連一錢也無。到了年節。仍舊毫無。先生只得相催。東家曰。我於端節全送過了。先生說一錢何以抵三節。東家說先生豈不知朱註云。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三二二 取堂名

兄鐵匠。弟皮匠。一旦驟富。堂構煥然一新。要求名士題額。欲掩出身之賤。一名士題其兄之匾曰二酉堂。弟之匾曰甲乙堂。各人懸於中堂。自鳴得意。或告之曰。此二匾大有講究。弟詰之。答曰。二匾皆像形也。二酉者。一酉立着。頗似砧子。一酉橫着。頗似風箱。乃令兄應用之。要物也。甲乙者。甲似鋼錐。乙似皮刀。又爲足下之利器也。

三三二 壁上題詩

某寺壁上題咏甚多。末後一詩云。多年不見詩人面。一見詩人丈二長。不是詩人長。若此。因何放屁。在高牆。又有一詩云。放屁在高牆。高牆應轟倒。及至那邊看。那邊抵住了。（那邊亦有詩也）

三四 開當

有慕開典鋪者。謀之於人。需本幾何。曰。大者萬金。小者亦以千計。其人大駭而去。更請一人問之。曰。百金開一錢當。亦可。又辭去。最後一人曰。開典如何。要本錢。只須店櫃一張。當票數紙足矣。此人乃欣然擇期開典。至日。有持物來當者。驗收訖。填空票付之。當者索銀。答曰。省得稱來稱去。費壞許多手脚。待你取贖時。只將利銀交來便了。

二五 聽誤

一京人赴下江作官。蒞任之日。飭傳六書辦。來堂考試。並飭辦六十個皮蛋。一兩鼻烟。詎差誤以六書辦爲該處唱戲之樂輸班。以皮蛋爲扁担。鼻烟爲屁眼。少頃卽來復命曰。樂輸班已傳到六十根扁担。亦辦全。惟有一兩屁眼。徧尋無着。望大老爺開恩。官怒曰。初次差遣。便爾如此。本當重責。姑着速傳本地才子到署考試。以便助理公務。再違并究。差等銜命而去。又誤以賣柴之子進。官當問曰。足下是何功名及出身。答曰。公平交易。老少無欺。高地出身。卽是山柴。官知已誤。姑又問曰。可知四書五經。歷。答曰。四十五觔。在大煞花裏面。官怒甚。罵曰。打出去。柴子亦大呼曰。再打出去。是五十斤了。

二六 歇後詩

先生隨棚看文。出門日久。不免思家。乃作歇後詩一首。已成六句。恰值學台進門。問先生曰。頃聞吟哦。

之聲。想是作詩欲求佳作一觀。先生因是思家之家。不好給看。學台執意要看。不得已。將詩稿呈出。詩曰。拋却型子寡。妻來看未喪。斯(文)可憐。三月不知肉味。竟染七年之(病)。半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學台看完笑曰。此詩尙少兩句。乃續之曰。且等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

三七 圓謔

有人慣會說謊。其僕每爲圓之。一日對人說。我家一井。昨被大風吹往隔壁人家去了。衆以爲從古所無。僕圓之曰。確有其事。我家的井。貼近鄰家籬笆。昨晚風大把籬笆吹過井這邊來。却像井吹往鄰家去了。一日又對人說。有人射下一雁。頭上頂碗粉湯。衆又驚詫之。僕圓曰。此事亦有我主人在天井內吃粉湯。忽有一雁墮下。雁頭跌在碗內。豈不是雁頭頂着粉湯。一日又對人說。寒家有頂漫天帳。把天地遮得滿滿的。一些空隙也沒有。僕乃攢眉曰。主人脫煞扯這漫天話。叫我如何遮得他來。

三八 貓狗浴

蘇杭間方言。有六月六貓狗浴一語。故人有以是日浴者。輒以貓狗戲之。曩有某甲。於六月六日。譙客某。妓書家。坐有二客。不勝酷熱。將辭而就浴。某甲再三留之。不得。校書笑曰。讓俚篤去罷。俚篤明朝就要嘔不浴。忽哉。

三九 狗頭師

館師歲暮買舟回家。舟子問曰：相公貴庚。答曰：屬狗的。開年已是五十歲了。舟人曰：我也屬狗，爲何貴賤不等？又問那一月生的。答正月。舟子大悟曰：是了是了，怪不得我十二月生是個狗尾，所以搖了這一世。相公正月生是狗頭，所以教（教同叫）了這一世。

四〇 糶米

有持銀入市糶米。失义袋于途。歸謂妻曰：今日市中狠熱鬧，將我的义袋軋去了。幸而米尙未糶，否則教我何物盛貯呢？妻驚問銀子何在。答曰：這倒沒事，我緊緊拴好在义袋角上。

四一 登坑詩

神○情○急○遽○步○倉○忙○曲○巷○招○尋○停○路○傍○茅○舍○及○肩○防○觸○帽○石○條○蹲○足○亂○蹇○裳○清○虛○臆○附○融○渣○滓○濃○郁○波○瀾○
膩○汁○漿○布○袴○脫○時○春○鳥○喚○木○樨○開○處○後○庭○香○偷○看○膚○白○臂○無○困○苦○掙○顏○紅○首○欲○昂○或○有○先○聲○通○下○氣○也○
將○正○色○配○中○央○斜○暉○久○照○沈○沈○黑○側○影○輕○浮○箇○箇○黃○歷○歷○蛆○攢○圖○飽○啖○營○營○蠅○集○快○新○嘗○坎○深○遲○落○千○
錘○硬○竅○窄○孤○懸○一○練○長○雅○學○研○都○攜○筆○墨○酷○酣○詩○（屎）味○亦○包○藏○（嘗）

四二 一字笑話

一人喜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否？如能說使我們笑，情愿輸戲酒二桌。如不能說，說而不發笑，要照樣認罰。其人曰：能。然必須俟我調度方可。衆曰：聽從尊使。其人曰：要擇日先設喜酒。於文昌宮戲台前挖一池。是日我後至，我自有一字笑話之法。衆許之。至日如所屬，先設酒戲。齊集以待。其人在家與一瞎子商之曰：我欲帶你到文昌宮聽戲吃酒，你愿意否？瞎子欣然願往。其人曰：你要到了文昌宮，必須先在神前行禮，然後入座吃酒聽戲。一切禮節均要聽我分付。瞎子無不樂從。是日即領瞎子來至文昌宮，叫他在池邊立站。其人對衆人曰：列位請聽我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一跪，扑冬跌在池內。衆人鬨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拉起瞎子同享戲酒。

四三 學生妙語

有人問一小學校學生曰：汝校課程若何？答曰：英國歷代地圖。問者茫然。學生曰：英文、國文、歷史、代數、地理、圖畫也。

四四 閤人昏暗

某報館閤人垂首喪氣向主筆曰：客來吾直無法止其入內。吾因告以主人外出，奈客不信，堅欲一而

何主筆曰。汝第向來人云。所謂必欲一面者。人人皆有是說。如此必可問執其口也。閹人銜命而退。明日下午來一女郎。容色嚴肅。欲訪主筆。閹人循例拒之。女郎叱曰。何物僮奴。輒來橫阻。吾必一面汝主。汝主乃吾夫也。閹人曰。夫人所云。人人皆有是說。吾安能任汝入內。

四五 有說話

一人迷路。遇一啞子。問之不答。惟以手作錢樣。示以得錢。方肯指引。此人喻其意。卽以數錢與之。啞子乃開口指明去路。其人問曰。爲甚無錢裝啞。啞曰。如今世界有了錢。便會說話耳。

四六 悟到

一富家兒不愛讀書。父禁之書館。一日。父潛伺窺其動靜。見其開卷吟哦。大聲曰。我知之矣。父意其有所得。乃喜而問曰。我兒理會了麼。子曰。書不可不看。一向只道是寫成的。原來是刻板印就的。

四七 酒誓

一人嗜飲。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衆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衆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缸把我壓死。小酒盃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坵之鬼。酒泉

之下。永不得翻身。衆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邨外。給我沽酒去也。

四八 一黑不能成爲一白

大佐名籍宗門。每逢禮拜。恆出避。不赴教堂瞻禮。其二黑奴則信誼綦篤。云無間斷。日教堂神甫值大佐於途。叩其久不赴教堂之故。佐曰。唯。然吾常遣二黑奴來。神甫曰。大佐須知。二黑必不能成一白也。

四九 屁香

有奉貴人者。貴人偶撒一屁。卽曰。那裏伽楠香。貴人慚曰。我聞屁乃穀氣。以臭爲正。今反香。恐非吉兆。其人卽以手招屁嗅之。曰。如今有點臭了。

五〇 新雷公

雷公欲誅忤逆子。子執其手曰。且慢。我且問你。還是舊雷公。還是新雷公。雷公問何謂。其人曰。若是新雷公。我竟該打死。若是舊雷公。我父忤逆。我神你一向在那裏去了。

五一 背送

教書先生開館日久。未見有送學生者。遂將三字經掛在竿頭。懸之門外。爲招學之望。懸之許久。仍未見送。私心自揣。必因學館路遠。恐學生跋涉之故。只得又出招帖。上寫學生年少。力微。難堪往來勞動。

者如有肯送來學情願背接背送此帖一出送學者接踵而來一日先生背學生行至中途背上學生遇一同窗者在先生背上呼曰恕罪我就不下先生了

五二 大乳

一婦人兩乳極大每用抹胸抹之一日忘束抹胸偶出見人人怕而問曰令郎是幾時生的婦曰還不會產育人問曰既不是令郎你胸前袋的是甚麼

五三 子守店

有呆子者父出門令其守店忽有買貨者至問尊翁有麼答曰無又問尊堂有麼亦曰無父歸知之責其子曰尊翁我也尊堂汝母也何得言無子懊怒曰誰知你夫婦二人都是要賣的

五四 講書

一先生講書至康子饋藥徒問是煎藥是丸藥先生向主人誇獎曰非令郎美質不能問非先生博學不能答上節鄉人讎讎的是自然是丸藥下節又是煎藥不是用爐火如何就廐焚起來

五五 惡謔取辱

吾鄉某甲好爲惡謔一日往省其友乙乙他出自門隙中見乙妻就日坐滯于廊隅出而遇乙甲卽戲

日若妻頰赤如火而股冷如冰。匆匆自去。乙大疑。既歸摩頰。果着手而熱。更探其股。冷而無溫。大怒。疑其妻私甲。毆之。甲行里許。悟復奔就乙。乙神字大厲。甲述其戲言。夫人以面就日。頰烏得不熱。冬日就石廊而澣股。烏得不冰。吾用此戲君。幸君勿怒。語未竟。有物撻其頂。絕痛。則乙妻以吹火之笛擊之也。甲長跪曰。此責輕也。果不幸。夫人有性命之虞。吾生不既毀乎。此天假手。夫人以警我。拜賜多矣。甲夫婦亦爲堯然。見餐英居士鐵笛亭瑣記。

五六 改對

訓蒙先生出兩字課與學生對。曰馬嘶。馬屎。一徒對曰鵬奮。師曰好。不須改得。徒揖而退。又一徒曰牛屎。師叱曰狗屁。徒亦揖而欲行。師止之曰。你對也不會對好。如何便走。徒曰。我對的是牛屎。先生改的。是狗屁。

五七 撻徒

館中二徒。一聰俊。一呆笨。師出夜課。適庭中栽有梅樹。卽指曰。老梅。一徒見盆內種柏。應聲曰。小柏。師曰善。又命一徒可對好些。徒曰。阿爺。師以其對得胡說。怒撻其首。徒哭曰。他小柏（伯全音）不打倒來打阿爺。

五八 糊塗蟲

一官斷事不明。百姓怨恨。名之爲糊塗蟲。並作詩以諷之曰。黑漆皮燈籠。青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青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天昏與地暗。那管是非公。滿壁貼起。以彰盛德。太爺看見壁上招貼。傳捕役責之曰。外邊出示。要拏糊塗蟲。你們因何不拏。致使民怨。定限三日。要拏糊塗蟲三個。少一個立斃杖下。判行發籤。催之使去。捕役領籤下堂。怨之曰。這樣官出這樣籤。叫我何處去拏。然上官所差。自好前去。出得城來。見一頭頂被包。騎在馬上。而問之曰。因何被包不梢在馬後。答曰。恐馬負太重。頂在頭上。可省馬力。差人一聞此言。說此人可算糊塗蟲了。帶去見官。又來至城門。見一人手拏竹竿。直進則城門矮。橫進則城門窄。徘徊良久。竟不能進。差人說這也是一箇糊塗蟲也。把他帶去。尙少一個。無處可尋。自好先帶去。再求寬限。二人至。遂帶堂前。官問騎馬曰。你頭頂被包。要省馬力。糊塗已極。算得一個。又問拏竹竿曰。你拏竹進城。直進城矮。橫進竹長。你爲何不借一把鋸來。鋸爲兩段。豈不早進城去了。差人一聞此言。忙跪稟曰。第三箇糊塗蟲已有了。問是誰。答曰。等下任太爺來了。小的便會拏他。

秀才詰問和尚曰。你們經典內南無二字。只應念本音。爲何念作那麼。僧亦回問云。相公四書上於戲二字。爲何亦讀作嗚呼。如今相公若讀於戲。小僧就念南無相公。若是嗚呼。小僧自然要那麼。

六〇 辭館對聯

一西賓見內東美而能文。心甚慕之。而無隙可乘。每日令學生對對。學生一時不能對出。俟至次日上學。始能對上。先生稔知係內東代對。思以對語挑動之。與學生出一對云。千紅萬紫皆春色。學生下學給母親看。內東說先生另有別意。我以正言對曰。百家諸子盡文章。先生見對句莊重。又出對云。春色惱人眠不得。內東見此聯。知其設心不良。仍以正言對之。對云。詩書笑爾讀未成。先生芳心未艾。又出一聯云。樹密山高叫樵夫。何處下斧。內東一見此聯大怒。說此人品行不端。豈可留他教子。即使人下逐客之令。先生大失所望。乃強詞曰。要我辭館不難。必須將此聯對上。方可從事。內東曰。此乃无賴之徒。我何不借此聯爲驅逐之語。以詈之。乃對曰。鷹急犬快。驅狡兔。趕緊離窩。

六一 偶戲對

木偶戲北方謂之托偶。南邊謂之木肘。有人作對聯云。遇事強出頭。此中大有人在。登場便抽脚。天下其謂公何。又剝去臭皮囊。始知假中假。露出真面目。方爲人上人。滿天提唱誰開口。有人提攜我出頭。

全憑下人做事何用上頭開腔皆工穩可喜。

六二 李太白

或問太夫人三字何解。或答之曰。凡稱人長輩則加一太字。故稱人妻曰夫人。稱人母曰太夫人。問者曰。善。吾昔讀千家詩。見有李白。又見有李太白。疑爲一人。今聞先生言。始知李太白乃李白之父也。

六三 評詩

有高某者好作詩。一日以新作詩示友人。友集四書爲七絕題其後曰。固哉高叟之爲詩。君子於其所不知。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又有人評某人試帖詩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或不解其故。問之其人曰。上句是不解作何語。下句是愈說愈遠了。

六四 識氣

一瞎子雙目不明。善能聞香識氣。有秀才拿一西廂本。與他聞。曰。西廂記。問何以知之。答曰。有些脂粉氣。又拿三國志與他聞。曰。三國志。又問何以知之。答曰。刀兵氣。秀才以爲奇異。却將自做的字樣文章。與他聞。瞎子曰。此是你的佳作。問你怎知。答曰。有些屁氣。

六五 蛙帽

有盛大盛二者。所戴毡帽。合放一處。一被蟲蛀。兄弟二入互相爭競。各認其不蛀者奪之。適一士經過。以其讀書人明理。請彼決之。士執蛀帽。反覆細看。乃睨盛大曰。此汝帽也。問何以見得。士曰。豈不聞大學註解云。宣（作先）著盛大之貌。（帽全音）

六六 善屁

有善屁者。往鐵匠鋪打鐵搭。方講價。連撒十餘屁。匠曰。汝屁直頭多。若能連撒百個。我當白送一把鐵搭與你。其人便放百個。匠只得打成送之。臨出門。又撒數十屁。乃謂匠曰。算不得許多。這幾個小屁。給我幾隻鉤頭釘罷。

六七 祖師殿

祖師殿口。忽聞屁臭。衆人且推不認。乃推祖師曰。汝爲正祖。受十方香火。如何撒屁。祖師驚起辨曰。尙有四將。何獨推我。四將亦辨曰。尙有龜蛇。蛇曰。我肚小。撒不出。定是這個烏龜。一說祖師辨曰。尙有四將。四將互相推卸。關聖傍立。關平曰。撒屁的定然臉紅。關帝大怒曰。你是我的兒子也。來。冤屈我。

六八 認屁

一女善屁。新婚醮嫁。一媽一婢。囑以忍屁遮羞。臨拜堂。忽撒一屁。願嫗曰。這個老媽無體面。少頃又撒

一屁。顧婢曰。這丫頭。恁般可惡。隨後又一屁。左右顧而嫗婢俱不在。無可說得。乃曰。這張屁股沒正經。

六九 懶婦

一婦人極懶。日用飽食。皆丈夫操作。他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可回程。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人項下。爲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下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吃了一角餘。餅依然未動。

七〇 師贊徒

館師欲爲固館計。每贊學生聰明。東家不信。命當面對課。師曰。蟹。學生對曰。傘。師贊之不己。東翁不解。師曰。我有隱意。蟹乃橫行之物。令郎對傘。有獨立之意。豈不絕妙。東翁又命對兩字課。師曰。割稻。學生對曰。行房。師又贊不已。東家大怒。師曰。此對也有隱氣。我出割稻者。乃積穀防飢也。他對行房者。乃養兒待老也。

七一 歇後語

一文人家貧。欲爲友壽。無從得酒。卽持水一瓶稱觴。謂友人曰。請以歇後語爲壽。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七二 贄禮

廣文到任。門人有以錢五十爲贄者。題贈曰。謹具贄儀五十文。門人某百頓首拜。師書其帖而返之曰。減去五十拜。補足一百文。何如。門人答曰。情願一百五十拜。免了這五十文。又何如。

七三 不養子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同儕有無子者。乃驩語之曰。爾沒力量。兒子也養不出一個。像我這等子孫多。何等熱鬧。同儕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

七四 話謎

壽星唱曲曰。老調壽星遊虎邱。曰。老白相。壽星吃砒霜。曰。活得弗耐煩。泥土地下水。曰。自身難保。烏龜生發背。曰。亮漲。王胖子跳井。曰。下不去。船上跑馬。曰。走頭無路。棺材裏伸出手來。曰。死要吊殺鬼。搽粉曰。死要臉。獼猴騎豬婆。曰。何等人物。七石缸收口。曰。大甕。

七五 鴉片烟鎗銘

有鴉片烟鎗銘者云。酒之餘。飯之後。桂之馨。蘭之臭。棍上一點燈。如豆。短笛無腔。信口吹。可憐人。比黃花瘦。

七六 養百齡

百舌鳥。北方謂之百齡。各樣鳥音無不會學。一老爺甚愛百齡。專雇一小廝喂養。不時提到街上。謂之闖百齡。這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太太要支使小廝作事。小廝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老爺向來懼內。太太一聞此言。打籠內把百齡掏出來。拔的連一根毛兒也沒有。扔在籠內。老爺回來。一看百齡成了不毛之鳥。大怒。說這是那箇拔的。小廝不敢言語。太太接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還要涼快。

七七 教別字

有一村學先生教學生孟子。讀見於面爲角於面。益於背爲盆於背。一日晨起。其館門上貼有一聯云。背上加盆。樞僂真如龜相。面中有角。崢嶸亦類畜生。於是始知誤教別字。大愧而去。

七八 手氏

一人年逾四旬。始議婚。自慚太晚。飾言續絃。及娶後。妻察其動靜。似爲未曾婚者。乃問其妻前何氏。夫驟然不及思。遽答曰。手氏。

七九 兩夫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配一妻耳。娶妾見於何書。夫曰。孟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又曰。妾婦之道。妾自古有之矣。妻曰。若這等說。我亦當另招一夫。夫曰。何故。妻曰。豈不聞大學上云。河南程氏兩夫。孟子中亦有大丈夫。小丈夫。

八〇 骨董家

某甲家頗饒裕。酷好古玩。然不能辨其真偽。或以虞舜所造漆盤。周公撻伯禽之杖。與孔子席不暇暖之席。求售富人。乃以萬金得之。不數年。家徒壁立。于是左執杖。右持盤。身裹席而行。乞於市曰。求賜太公九府錢一文。以充我顏回一瓢飲耳。

八一 許日子

一人性極吝嗇。從無請客之事。家僮偶持碗一盞。往河邊洗滌。或問曰。你家莫非請客耶。僮曰。要我家主人請客。除非那世裏去。主人知而罵曰。誰要你輕易許下他日子。

八二 掉妓詩

秀才富商和尚屠戶共嫖一妓。妓忽病亡。四人同來弔祭。秀才云。我四人憐香惜玉。原有同情。何不作

悼亡詩一首。以慰芳魂。衆皆樂從。秀才云。我們聯句。我說第一句。詩曰。一點香魂墜玉樓。富商說。萬斛明珠何處求。和尚說。阿彌陀佛。西方去。輪到了屠戶。不會作詩。爲難良久。乃曰。我的肉來我的油。

八三 收骨頭

館僮怪主人每食必盡。止留光骨於碗。乃對天祝曰。願爾相公活一百歲。小的活一百零一歲。主問其故。答曰。小人多活一歲。好收拾相公的骨頭。

八四 懼內

有知府令節排衙。謂所屬曰。吾與本府僚友。同知通判知事。照磨各署。擊柝相聞。彼此各有眷屬。值闔政施行時。獅子吼聲。互相響應。此可以心照。不可以言宣矣。惟我同署諸公。皆與我等。他署未知如何。今請共出良心。不打誑語。凡懼內者。皆立西班。不懼內者。立東班。各明心迹可乎。言既見。西班已滿。東班祇有四人。知府視之。四人者。一倉官。一教官。一僧綱司。一道紀司也。知府曰。倉官並無家眷。學老師已喪偶。數十年。僕已知之。僧官道官。雖無家室。獨無徒弟。乎僧綱道紀二司。皆面發赤。逡巡移入西班。

八五 半魯

把弟兄善諧謔。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半魯候叙。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桌上

只有魚一盤。至席終。別无他菜。把弟曰。不識尙有別味否。把兄曰。帖上寫明半魯候。叙魚者。魯之半也。照帖治席。夫復何求。把弟拂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叙把兄赴約。只見院中排設桌椅。桌上并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當空。晒不可當。把弟謂把兄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无。即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只好晒晒日頭罷。

八六 讀別字

一監生愛讀別字。而最喜看書。一日看水滸。適有友人來訪。見而問之曰。兄看何書。答曰。木許。友人詫異。說書亦甚多。木許一書。人所不見。請教書中所載。均是何人。答曰。有一季達。友人曰。更奇了。古人名亦甚多。從未聞有名季達者。請問季達是何樣人。答曰。手使兩把。大爹有萬夫不當之勇。

八七 洗豆腐

某甲之妻某乙之妻。妯娌二人頗相得。蓋其性相近也。一日其姑欲吃豆腐羹。令甲妻往購焉。歸將及門。爲人撞翻墮地。乃一一拾之起。見泥塵滿布。卽置竹籃中。用洗帚於水中洗之。豆腐因以碎爛。不堪收拾。乙妻笑其愚。謂之曰。腐上既污滿泥塵。祇需塗以洋鹼。用杵杵之。便可潔淨矣。汝自不智。致盡碎。

爛也。

八八 比鼻頭

滬上書物販買店門口。往往羅羅列列。郵片數十種。五光十色。最易動人注目。有一婦人。手攜小孩。經過某書店。見此等郵片。即駐足細視。正在出神。而小孩忽高聲大叫曰。母乎。此等人爲何都在比鼻頭。乎其母唯唯含糊應之。

八九 笑話一擔

秀才年得七十。忽生一子。因有年紀而生。即名年紀。未幾又生一子。似可讀書者。命名學問。次年又生一子。笑曰。如此老年。還要生此。真笑話也。因名曰笑話。三人年長無事。俱命入山打柴。及歸。夫問曰。三子之柴孰多。妻曰。年紀有了一把學問。一些也。無笑話到有一擔。

九〇 一般鬚

兩人聚論論語一書。皆講鬚子。開章就說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這三個都是好鬚。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三個是不好鬚。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這兩個鬚。一好一不好。或問使乎使乎。答曰。上面的鬚與下面的鬚。總是一般。

九一 稀鬚子

一稀鬚子要相面。相士云。尊相雖不大富。亦不至貧。鬚者曰。何以見得。相士曰。看公之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九二 王先謙軼事

長沙王先謙掌教城南書院時。一日院中失竊。諸生以嫌疑逐齋者不下二十餘人。翌日月課。文題爲是皆穿窬之類也。註明內外同題。詩題係明月聊隨屋角方。得方字。題紙下。諸生大譁。以爲院長有心嘲戲學生。相約不應課。並大書牌上曰。今日有應課者。永絕書香。有某生題詩其下曰。我欲揮毫戰一場。難逃物議絕書香。王今莫怪吾從衆。明月聊隨屋角方。又一聯曰。到底師生同體面。爲何內外盡穿窬。常日師生之相輕如此。恬庵語牘。

九三 瞽子趁笑

一瞽者與衆人同坐。衆人有所見而笑。瞽者亦笑。衆問之曰。汝何所見而笑。瞽者曰。列位所笑。定然不差。難道是騙我的。

九四 爭坐

眼與眉皮曰。我有許多用處。你一無所能。反坐在我的上位。眉曰。我原沒用。只是沒我在上。看你還像個人哩。

九五 光屁股

有上司面鬚者。與光臉屬吏同飯。上司鬚閒偶帶米糝。門子跪下稟曰。老爺龍鬚上一顆明珠。官乃拂去。屬吏回衙。責備門子。你看上官門子何等伶俐。汝輩愚蠢。不堪重用。一日兩官又敝會吃麵。屬吏方舉箸動口。有未縮進之麵。挂在唇角。門子急跪下曰。小的稟事。問稟何事。答曰。爺好張光淨屁股。多了一條蛔虫。挂在外面。

九六 醫女接客

醫生妓女偷兒三人死。見冥王。王前問醫生技術。醫士曰。小人行醫。人有疾病。能起死回生。王怒曰。我每常差鬼卒。勾提罪人。你反與我把持抗衡。可往發油鍋受罪。次問妓女。妓曰。接客。人沒妻室者。與他解渴應急。王曰。方便孤身。延壽一紀。再問偷兒。答曰。做賊人家。晒晾衣服。散放銀錢。我去替他收拾些。王曰。與人分勞代力。也加壽十年。發轉陽世。醫士急忙哀告曰。大王若如此判斷。只求放我還陽家中。有一子一女子。叫他去做賊。女就叫他接客便了。

九七 旦白堂

有某官嘗爲僕。朦朧捐某職。後積巨貲。因建屋請某名其堂。并爲書額。某爲書曰旦白堂。或問其取意。某曰子不觀乎劇場。旦脚出場時。其說白必有奴家二字。我所書額。意實取此。

九八 人名對

前清肅親王善耆。爲盛伯熙祭酒之後。雖無賴而喜交名士。尙有風雅餘習。一日與常州張小圃談。張名鶴齡。善耆謂之曰。頃爲公大名得一對。問所對云何。曰放狗屁三字。不嫌唐突否。張曰某亦爲王爺大名得一對。善耆請言之。張曰惡少二字。似可此二字。非但對仗之工。并足摹繪善耆之爲人矣。

九九 黃鳥相謔

黃和守與烏現旭。幼相習而長相狎。黃患近視。烏多小技。而均不精。一日共宴某所。烏聞犬貓相鬪聲。卽出一聯曰。何獸謂之四眼狗。時座惟黃一人。帶眼鏡。且何獸與和守同音。蓋戲之也。黃對曰。奚畜就是。三脚貓。蓋吳俗。於藝能多而不精者。謂之三脚貓。亦於雙鬪答之。可稱功力悉敵。

一〇〇 網鑑

某甲目不識丁。而雄於財。慕知事之威嚴。乃以數萬金。夤緣得某縣。旣之任。由某機關邀請宴會。席間

有以新聊齋筆墨較舊聊齋爲佳者。甲遽曰。吾鄉一品齋筆墨亦甚適用。客知其誤。謂曰。新舊聊齋。乃小說之書名。非筆墨店之商號也。甲慙顏移時。又曰。然則恐終不若我家網鑑之佳耳。

一〇一 過橋嚏

一鄉人自城中歸。謂其妻曰。我在城裏打了無數噴嚏。妻曰。皆我在家想你之故。他日挑糞過危橋。復連打數嚏。幾乎失足。乃罵曰。騷花娘。就是思量我也。須看什麼所在。

一〇二 鬚答嘲

顏回子路伯魚三人私議曰。夫子惟鬚。故開口不脫乎字。顏子曰。他對我說。回也其庶乎。子路曰。他對我說。由也誨汝知之乎。伯魚曰。我家尊對我也說。汝爲周南召南矣乎。孔子在屏後聞之。出責伯魚曰。回是個短命。由是個不得其死的。說我鬚也罷了。你是我的兒子。如何也來說我老子。

一〇三 拾螞蟻

近視者行路。見螞蟻擺陣。疏密成行。疑是一物。因掬而取之。撮之不起。乃嘆息曰。可惜一條好線。毀爛得。蹙蹙斷了。

一〇四 精於說情

廣陵某君。談諧士也。嘗至縣署爲其友求情。知事某公知其意。乃留飲曰。今日酒以令行。卽談言亦不准說情字。公題云。有水便是湘。無水便是相。除却湘邊水。添竹便爲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某君和之云。有水便是清。無水便是青。除却青邊水。添心便爲精。公大笑曰。青添心字。是情字。明說情偏說是精。君誠精於說情者矣。遂釋其友。

一〇五 願爲母狗

一蒙師蠢如木石。善讀別字。死後閻王怒其誤人子弟。罰入畜生道中。令其託身做狗。此人哀乞曰。求大人罰做母狗。不要做公狗。王問何故。對曰。禮云。臨財母狗母苟得。臨難母狗母苟免。總求大人開開恩呢。

一〇六 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相士絕不肯奉承。一日喜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其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唇開齒露。好像一箇。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箇什麼。相士說好像一箇。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縋送空房。家人在旁。

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箇兔子。

一〇七 熊掌非吾所欲也

光復時有甲乙二生嬉於途。甲執乙之辮而言曰。有牽牛而過堂下者。乙憤甚。揮拳擊之。甲曰。熊掌非吾所欲也。聞者均爲之捧腹。

一〇八 鬚鬚像

一畫士寫真。既就。謂主人曰。請執塗人而問之。試看肖否。主人從之。初見一人。問曰。那一處最像。其人曰。方巾最像。次見一人。又問曰。那一處最像。其人曰。衣服最像。及見第三人。畫士囑之曰。方巾衣服都有人說過。不勞再議。又問形體何如。其人躊躇半晌曰。鬚鬚最像。

一〇九 者也二字之笑話

昔有一典史粗識數字。不通文義。旋以事被參。乃讀其參語。及讀至所當革職留任者也一句。典史不

禁大哭。人問其故。乃曰。革職留任。猶可者也。二字吾當不起。吾嘗問一秀才云。者殺也。也。決辭豈非要。將我留任。斬決。吾雖犯過。亦不應有此重罪。仍大哭不已。

一一〇 我何在

一二尹管解一罪僧赴省。晚宿旅店。尹嗜酒沈湎。睡不醒。僧潛取剃刀削其髮。遂脫已縛。縛尹項而逸。侵晨尹酒醒。不見僧人。自摸其首。光油油已成不毛之物。視其項。繫纍纍已作階下之囚。乃撫首大詫。曰。僧故在是。而我何在焉。

一一一 插草標

有初靠人家作僕者。有些怕羞。一日主人拜客。令拏拜匣同往。其僕乃草標於匣上。假託賣匣之人。以自掩。街上呼曰。賣拜匣的。過來。僕指家主曰。前面那位已買定了。

一一二 鼻影作棗

近視者拜客。主人留待坐茶。茶果吃完。視茶內鼻影。以爲橄欖也。撈摸不已。久之。忿極。輒用指撮起。儘力一咬。指破血出。近視乃仔細認之。曰。啐。我只道是橄欖。却原來是一個紅棗。

一一三 蝦醬

一鄉人挑糞經過。近視喚曰。拿蝦醬來。鄉人不知。急挑而走。近視趕上。將手握糞。一把于鼻上。聞之。乃罵道。臭已臭了。什麼奇貨。還要這等行。(杭音)情。

一一四 小照

有姓趙號沅芷者。嘗自題小照云。此人姓趙。沅芷爲號。恐後無憑。立此存照。閱者咸以爲語妙天下。

一一五 縮腳詩

舊有嘲闕唇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一老翁貌似土地。有嘲之者曰。入疆關。入疆蕪。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

一一六 嘲奚姓寶塔詩

有友人咏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嬖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一一七 詠眼鏡寶塔詩

有某詠眼鏡。疊字句。寶塔詩曰。慳。(吳語謂時髦)晶片。玳瑁邊。兩片連牽鼻上。豎齋。匾耳朶。背後拉縴。遮了一層倒看見。

一一八 蘭姆之腿

英國大文家蘭姆氏。一日向曉。聞聲驚醒。諦視之。聲似從廚下來。潛披衣起。下梯尋視。見一賊。將竊其食具。亟呵止之。曰。汝何故行竊。偷顛聲曰。我餓且斃。不得已耳。蘭曰。汝果甚餓耶。偷見蘭色和。意可邀憐。因轉身近之。曰。然。蘭曰。今有蘭姆之腿。(蘭姆譯意爲羔羊) (Lamb) 享爾。偷大喜。遽伸手來接。蘭卽驟起。一腿將偷直踢至街中。閉門上樓。登榻復寐。

一一九 兄弟認匾

兄弟三人皆近視。同拜一客堂。懸遺清堂一匾。伯曰。主人原來患此病。不然何以取遺精室也。仲細看良久。曰。非也。想主人好道。故名道情堂耳。二人爭論不已。以季弟目力更好。使辨之。乃張目睨視半晌。曰。汝兩人皆妄。上面安得有匾。

一二〇 教官對

有一窮教官。欲求有錢之秀才幫助。特出對以難之。曰。老教官窮。教官老。當益壯。窮當益堅。老窮堅。教官秀才一時對不上。忽見教官兩個小兒子在庭玩耍。秀才說有了對句了。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大小。王八霸兒子。

一二二一 說出來

一人爲討債者所逼。乃發急曰。你定要我說出來麼。討債者疑其發已心病。嘿然而去。如此數次。一日發狠曰。由你說出來罷。我不怕你。其人又曰。真个要我說出來。曰。真要你說。曰。不還了。

一二二二 大蚊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曰。我到燕子磯。蚊虫大如雞。後過巫山峽。蚊虫大如鴨。妻曰。我不信有這等大蚊子。夫曰。我那夜在帳裏睡覺。來一蚊虫將頭鑽入帳中。我一把攥住脖子。不放那蚊子。在床外兩個翅兒。直扇了一夜。好不涼快。妻曰。你就攥住爲何不帶回來。我吃了。夫曰。他不吃。我就夠了。你還想要吃他。

一二三三 粗心

一粗心人過年。門前橫披上寫春光明媚四字。隨後完婚。又寫五世其昌四字。貼於其上。因紙裁小。儘前一貼。露出媚字。女旁湊成了五世其娼四字。貽笑大方。粗心人往往如此。

一二三四 諧批諧詩

前清某太守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太守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哀。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鬼。誰知你被一個混帳。

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爲。噴。飯。黃。太。守。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太。守。作。詩。答。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宰。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帖。風。趣。獨。絕。以。上。二。則。見。某。氏。筆。記。

一二五 癡女婿

一。家。有。二。女。適。人。長。適。雅。士。次。適。癡。漢。一。日。會。於。岳。父。所。岳。繩。長。婿。以。勉。癡。婿。癡。婿。殊。不。服。因。共。遊。園。指。池。中。鴨。問。長。婿。曰。鴨。何。以。能。浮。水。答。曰。鴨。有。毛。羽。故。浮。癡。婿。譁。辨。曰。船。無。毛。羽。亦。浮。彼。說。非。也。行。樹。下。見。果。實。半。紅。半。綠。岳。又。問。故。長。婿。曰。向。陽。者。紅。背。陰。者。綠。癡。婿。又。非。之。曰。難。道。西。瓜。是。翻。轉。長。成。底。末。至。園。盡。處。有。混。園。其。旁。草。甚。茁。壯。長。婿。指。之。曰。近。廁。之。壯。如。是。癡。婿。更。覘。然。曰。若。以。近。糞。而。物。壯。人。身。臀。與。股。連。兩。股。雖。壯。而。他。物。未。能。稱。是。也。

一二六 檢銀包

有。近。視。新。歲。出。門。拾。一。爆。竹。錯。認。他。人。遺。失。銀。包。也。曰。喜。新。年。發。財。遂。密。藏。袖。內。至。夜。就。燈。啓。視。藥。線。誤。被。火。燃。立。時。作。响。方。在。吃。驚。傍。一。聾。子。撫。其。背。曰。可。惜。一。個。花。棒。槌。無。緣。無。故。如。何。就。是。這。樣。散。了。

一二七 射虎

一人爲虎啣去。其子執弓逐之。引滿欲射。父從虎口遙謂其子曰。我兒。須是兜脚射來。不要傷壞了虎皮。沒人肯出價錢。

一二八 利市

一人元旦出門云。頭一日必得利市。方妙。遂於桌上寫一吉字。不意連走數家。求一茶不得。將吉字倒看良久。曰。原來寫了口干二字。自然沒得吃了。再順看曰。吾論來意。該有十一家替我潤口。

一二九 先生後生

有鄉人婦抱孿生子。立於門。村塾師某過之。問曰。那個是先生的。那個是後生的。婦誤爲戲已。乃從容答曰。先生也是我生的。後生也是我生的。

一三〇 吃卦

吃卦作者曰瘦蝶。文云。吃凶無攸利。象曰吃空也。爲人而徒鋪餽。是以無攸利。象曰朝饔夕飧。吃。君子亦不異人情。初六。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知節也。九二。揮霍自豪。膏梁無厭。終無怨言。象曰揮霍自豪。肥甘適口也。終無怨言。中心所願也。九三。有不速之客來。式燕以樂。象曰不速客來。聯情誼也。六四。出門大吉。象曰出門大吉。得謀生以溫飽也。六五。易牙調味。無咎。能得味也。上九。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終凶象曰飽食終凶其業荒也。

一三二一 南腔北調

江蘇吳縣知事徐州人。下任伊始。例行公事。驅逐土娼。免滋事端。因天氣暑熱。親自核稿。思食蒿苳。以解煩渴。喊茶房至。凝思不語。茶房徐問曰。老爺可是要開水碗。(吳音讀水爲死)某知事大怒罵曰。混帳。忘八蛋。怎麼罵老爺。要該死哩。叫你上街辦點蒿苳來。茶房見知事動氣。不敢多言。退而尋思。老爺看禁娼告示。想是要辦烏龜。(讀作主)又誤蒿苳爲烏主。隨同差役帶一樂戶來稟曰。烏龜辦到。知事曰。交廚房削了皮。拿來烏龜。唬得魂不附體。求曰。倪雖是烏龜。弗會犯介王法。耐老爺聽僭個殺千刀。介閒話。要剝倪介皮。剝仔介皮。痛殺哉。碗知事曰。你是甚麼人。對曰。倪是烏龜。碗知事曰。你是武舉。是前清功名。敢拿來民國恫喝。本知事麼。

一三三一 屎在口頭

學生問先生曰。屎字如何寫。師一時忘却。不能回答。沉吟片晌。曰。咦。方纔在口頭。如何再說不出。

一三三二 認鞋

一婦夜與鄰人有私。夫適歸。隣人踰窗而出。攫得一鞋。罵妻不已。因枕鞋而臥。謂妻曰。且待天明認出。

此鞋與汝算賬。妻乘其睡熟。以夫鞋易去之。夫晨起復罵。妻使認鞋。見是自己的。大悔曰。我錯怪你了。原來昨夜跳窗的倒是我。

一三四 借貸

甲謂乙曰。丙告我。今已改過。決計不復向人借貸。乙曰。善。蓋諸友亦已決計不貸之矣。

一三五 學究罵朱子

某地有塾師張某者。一日盛怒。謂其友曰。有宋諸儒。以朱熹爲最可惡。友曰。君得毋嗜象山之學乎。張某曰。不然。予素不喜講學派。惟朱熹註四子書。於吾輩塾師。必多方反對。是以深惡而痛絕之耳。友曰。如何反對。願一道其詳。張某曰。孔子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修二字。本極渾括。而朱熹偏註曰。束修。其贄薄者。是於學生家屬有所藉口。而我輩通年所入。不將因之短少哉。又孔子謂有酒食。先生饌。此先生明明指教師。而朱熹偏又註作父兄。是修金既薄。而酒食又不得入口。非有意反對塾師而何。

一三六 周郎被姦

浙江某府試府詩題。爲美髯公得關字。有一聯云。自古長鬚少。惟公有幾鬚。又一聯云。青龍連翠袂。赤

兔配紅顏。又云。吳地真堪借。周郎竟被姦。閱卷者。恰周姓。大呼豈有此理。

一三七 俗樂府

俗樂府作者自署柏身。不知何許人。其詞甚佳。擇其尤妙者數章錄於左。其一云。利字從刀。錢從戈。日殺。人千萬。多可憐。人自投網羅。錢兮錢兮。奈爾何。其二云。不打情。不親。不怨。交不深。唯唯。諾諾。非知心。其三云。王侯公。蒿艾蓬。其四云。勤力田。糞土變金錢。酷好賭。金錢如糞土。其五云。老鴉叫。老鴉哭。苦口勸。人人不識。謂我報凶不報吉。其六云。父發財。子享福。父積錢。子拆屋。良田徧野。甲第連雲。千辛萬苦。掙得來。三文兩文。送與人。其七云。市僧死。金錢秀才死。章句。其八云。寡婦望子。眼穿欲死。其九云。江湖。一把傘。有得吃。無得賺。其十云。魚有魚路。蝦有蝦路。螃蟹無路。橫行三步。其十一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蟲。其十二云。神龍失水。困於螻蟻。其十三云。牆頭一根草。風吹兩邊倒。其十四云。小時娘好。中年妻好。老年兒好。其十五云。兒童上學。日最長。寡婦紡績。夜最長。其十六云。吃齋唸經。佛口蛇心。其十七云。打狗。唬雞。打婢。唬妻。聲東擊西。其十八云。天邊月。白如雪。遠人思鄉。一夜熱。

一三八 寶塔詩

某甲前清時。新捐布理問。得意非常。日日將頂珠磨擦。擦得雪亮。時人聞之。作寶塔詩以譏之。曰。頂簇

新亮晶晶。怎麼前程布政司理問問他何日上任。要等到皇清例贈。

一三九 喜寫字

一人最喜與人寫字。而書法極壞。一日有人手搖白紙扇一柄。意欲爲之寫字。其人乃長跪不起。寫字者曰。不過扇上幾個字耳。何必下此大禮。其人曰。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一四〇 耍光棍

一姓卜。名不祥。一姓冢。名不消。異姓同盟。結爲兄弟。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名姓甚奇。我之姓更奇。你看冢字之形。似家無點。似蒙無頭。髣髴官員摘了頂帶一樣。今與吾弟相商。你將卜字腰間那一點。點在我冢字頭上。使我開了復成了家。豈不甚妙。把弟說。借與你成家。原無不可。但是你成了冢。我可就耍光棍了。

一四一 塗嘴

或有宴會。座中客貪饑不已。肴饌既盡。館僮憤怒而不敢言。乃以鍋煤塗滿嘴上。站立傍側。衆人見而訝之。問其嘴間何物。答曰。相公們只願自己的嘴。有得吃罷了。別人的嘴。管他則甚。

一四二 奸睡

奸夫聞親夫歸。急欲潛遁。婦令其靜臥在床。夫至。問床上何人。婦答云。快莫做聲。隔壁王大爺被老娘打出來。權在避此。夫大笑云。這死烏龜老婆。值得恁怕。

一四三一 鄉下人弗識

話謎之別一種。以鄉下人弗識爲前提。鄉下人弗識剃頭。曰來殺。鄉下人弗識鋼鞭。曰大錯。鄉下人弗識關帝。曰血頭。鄉下人弗識拖鼻涕。曰長談。

一四四 臭耐性

人患口臭。一友問曰。別人也罷。虧你自家鼻頭如何過了。旁人代答曰。故已做了他的鼻頭。隨你臭極也。只好耐性跟他。

一四五 蒜治口臭

一口臭者。問人曰。治口臭有良方乎。答曰。吃大蒜極好。問者訝其臭。答曰。大蒜雖臭。還正路些。

一四六 妙喻

英王雅各第二。一日朝畢。語其相巴果曰。適來觀見之某國公使。相貌非甚魁梧耶。卿試思其人之頭腦何如者。巴果答曰。陛下之言信然。此人之頭腦大類五六層之高樓。其一層至三層。租客充滿喧闐。

殊○甚○惜○最○上○層○乃○空○空○漠○漠○閱○無○隻○影○耳○

一四七 巧技

有偵探逮賊於官。指爲老賊。以其巧於施術也。被告詰其證據。偵探曰。吾親見汝探彼富紳之囊。被告曰。既爲君所見。則吾技尙未精。何巧之云乎。

一四八 老名士最熱中

自古熱中之流。恆言少年躁進。其實倚老賣老。充商山之四皓。學北海之待清。戒之在得之年。尤爲不可稽遲。有人詠老人燈曰。形容憔悴不堪描。還有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

一四九 科學笑話

八比文截下題最難著筆。或作西子文云。東有東方朔。南有南宮适。北有北宮黈。西方獨無人乎。引領而望之曰。西子來矣。西子來矣。主試者爲作對句云。一等人矣。二等人矣。三等人矣。四等人矣。獨無一人。援筆而勾之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一四〇 吃黃雀

兩人共席而飲。碗內有黃雀四隻。一人貪食。食其三。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人。曰。索性放在兄腹中。

省得他們拆了對。

一五一 火症

一獃子望客雨中見犬吠不止。乃嘆曰。此犬犯了火症。枯渴得緊。只管開口接水吃哩。

一五二 獃子

一獃子性極癡。有日同妻至岳家拜門。設席待之。席上有生柿水果。獃子取來。連皮就吃。其妻在內窺見。只叫得苦呀。獃子聽見。忙答曰。苦到不苦。惹得滿口澀得緊着哩。

一五三 賣瓶

古董攤上有一古磁瓶。而瓶側有兩耳。狀極古雅。質極精緻。價亦頗昂。有人問曰。兩元可買此瓶乎。賣瓶者笑曰。兩元耶。只好買瓶側之兩耳。其人怒其嘲笑。思得一計。俯拾地上小石片。擊其兩耳。向懷中取二元與之曰。汝言二元可買瓶耳。余今買之矣。賣瓶人急奪回。已無及耳。既亡瓶喪其值。與之論理。則彼直我曲。懊喪而已。

一五四 他是賒的

米行主人識字無多。常寫川字。一日有某甲。來賒米一斗。主人親自登帳。誤將斗字之二點反裝。適爲

店夥看見卽曰東翁之斗字寫反了。主人方知寫錯。當場不肯認錯。反怒店夥曰爾知甚麼。因爲他是賒的。故而我反寫店夥唯唯而退。

一五五 佛像

鄉下親家到城裏親家書房中。將文章揭看。搖首不已。親家說親翁無有得意的麼。答云正是看了半日。並沒有一張佛像在上面。

一五六 應急

主人性急。僕有過犯。連呼家法。不至。咆哮愈甚。家人曰相公莫凶。請先打兩個把掌。應一應急罷。

一五七 記酒

有觴客者。其妻每出酒一壺。卽將鍋煤畫于臉上。記數。主人索酒不已。童子曰少飲幾壺罷。家主婆臉上看看有些不好看了。

一五八 天兒厭周德

京伶有名天兒者。周某變之甚。伶又狎許某。周遂與天兒絕。周許固皆名下士也。一日周友人叩其故。周答曰。天而(借音)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一五九 咏鐘

有四人自負能詩。一日同遊寺中。見殿角懸鐘一口。各人詩興勃勃。聯句一首。其一曰。寺裏一口鐘。次曰。本質原是銅。三曰。覆起像隻碗。四曰。敲來陰陰陰。

一六〇 頭錢

好賭者家私輸盡。不能過居。取繩上吊。忽見一鬼在樑上云。快拿頭來。此人曰。虧你開得這口。我輸到這般地位。還來問我要頭錢。

一六一 麻卵袋

文宗歲試唱名。吏善讀別字。第一名郁進徒。錯喚曰。都退後。諸生聞之。皆山崩往後。而退。次名潘傳采。又錯喚。番轉來。諸生又跪上前。宗師大怒。逐之。第三名林卯伐。上前謝曰。多謝。大宗師若不斥逐此人。則生員必喚做麻卵袋了。

一六二 酒死

一人請客。客方舉盃。卽放聲大哭。主人慌問曰。臨飯何故而悲。答曰。我生平最愛的是酒。今酒已死矣。因此而哭。主笑曰。酒如何得死。客曰。既然不曾死。如何沒有一些酒氣。

△ 一六三 腹內全無

一秀才將試。日夜憂愁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難。好似奴生產一般。夫曰。還是你生子容易。妻曰。怎見得。夫曰。你是有在肚裏的。我是沒在肚裏的。

一六四 擱淺

矮人乘船出遊。因擱淺。自起撐之。失足墜水。水沒過頭。矮人起而怒曰。偏我擱淺。擱在深處。

一六五 吃屁

酒席間有人撒屁者。衆人互相推卸。內一人曰。列位請各飲一杯。待小弟說了罷。衆飲訖。其人曰。此屁實係小弟撒的。衆人不服曰。爲何你撒了屁。倒要我們衆人吃。

一六六 吳儂受冤

昔日江蘇吳縣某湖北籍。一日坐輿經蘇垣護龍街。見某寺有塔巍然。乃問輿夫曰。這個叫什麼塔。輿夫對曰。八字塔。蘇州八字諧音作不音。官聞其音。誤爲不是塔。怒曰。明明是塔。你乃說不是塔。敢是欺我嗎。輿夫曰。小人不敢。這個是塔。叫八字塔。官大怒曰。胡說。你既說是塔。又說不是塔。真是放屁。杖責二百。輿夫呼冤不已。

一六七 死禿

有人贈僧詩曰。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此詩了然於生死之故。而示人以存養。可謂見道之語。旋有識者見之。笑曰。此隱死禿二字也。

一六八 本地風光之諧談

談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毫不走。其非翻刻贗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煙煤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一六九 嘲姓

歙邑陳元弼與蔡昭遠論文。陳云。所患若腹中無料耳。蔡卽其語譏之云。陳元弼腹中無料。陳卽答云。蔡昭遠背上有文。或詢其故。曰。君不記山節藻稅註乎。蓋戲其姓也。

一七〇 活千年

一門客謂貴人曰。昨夜夢公活了一千年。貴人曰。夢生得死。莫非不祥麼。其人遽轉口曰。碎。我說差了。

正是夢公死了一千年。

一七一 演說

某甲在某處演說畢。謂其友曰。今日所說如何。其不知費去心力幾許矣。殊苦哉。友曰。吾等亦何嘗不苦。幾不耐聽矣。

一七二 恍惚

一人錯穿靴子。一只底兒厚。一隻底兒薄。走路一脚高一脚低。甚不合式。其人詫異曰。我今日的腿。因何一長一短。想是道路不平之故。或告之曰。足下想是錯穿了靴子。忙令人回去取。家人去了良久。空手而回。謂主人曰。不必換了。家中那兩隻也是一厚一薄。

一七三 借牛

有走東借牛於富翁者。翁方對客。諱不識字。僞啓緘視之。對來使曰。知道了。少刻我自來也。

一七四 舖兵

舖司遞緊急公文。官恐其遲。撥一馬騎之。其人趕馬而行。人問其如此急事。何不乘馬。答曰。六隻脚走。豈不快於四隻。

一七五 米

一婦人與人私通。正在房中行事。丈夫叩門。婦即將此人裝入米袋內。立于門背後。丈夫入見。問曰。又袋裏甚麼。婦人着忙。不能對答。其人從袋中應聲曰。米。

一七六 鵝變鴨

有賣鵝者。因要出恭。置鵝在地。登廁後。一人以鴨換去。其人解畢出視。嘆曰。奇哉。纔一時。不見。如何便餓得恁般黑瘦了。

一七七 帽當扇

有暑月帶毡帽而出者。歇大樹下乘涼。卽脫帽以當扇。擲訖。謂人曰。今日若不帶此帽出來。幾乎熱殺。

一七八 買海螵

一人見賣海螵者。喚住要買。問幾多錢。一觔。賣螵者笑曰。從來海螵是量的。其人喝曰。這難道不曉得。問你幾多錢。一尺。

一七九 浼匠遷居

一人極好靜。而所居介於銅鐵兩匠之間。朝夕聒耳。甚苦之。常曰。此兩家若有遷居之日。我甯可作東。

款謝。一日兩匠並至曰。我等欲遷矣。足下素許東道。特來叩領。其人大喜。遂盛款之。席間問之曰。汝兩家遷往何處。答曰。他屋搬在我屋裏。我卽搬在他屋裏。

一八〇 何往

一人賦性呆蠢。不通文墨。途遇一友。友問兄何往。此人茫然不能答。乃記何往二字以問人。人知其呆。故爲戲之曰。此惡語罵兄耳。其人含怒而別。次日復遇前友。仍問兄何往。此人遽憤然曰。我是不何往。你倒要何往哩。

一八一 說謊

甲乙兩人。邂逅於途。乙遽握甲之手曰。知君善爲說謊。鄙人可得而聞乎。甲則愁眉一皺。倉皇答曰。令尊困於二豎。已奄奄一息。君欲報答生我劬勞之恩。惟此最後五分鐘耳。安有方寸對余。要求無謂之言。笑哉。蓋乙走胡走越。頃方賦歸。尙未抵家也。乙乃惶遽奔回。而若翁精神矍鑠。泰然無恙。詰朝遇甲。乃大恚斥之曰。昨日何太相欺耶。甲從容應之曰。此君命我說謊。故於此相給耳。

一八二 刻板

一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

底。只。管。放。底。何。必。刻。板。

一八三一 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童愛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遣之。又薦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堆花對。先生曰。連酒之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遣之。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知。先生大喜。以爲不吃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留此僕看館。屬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瓶二。一瓶白砒。一瓶紅砒。萬萬不可動。若吃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嚀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踰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囑。紅白二砒。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砒吃盡。不見動靜。紅砒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一八四 拋文

一先生喜拋文。夜間有賊。犬吠不止。忙呼館童曰。小子盍興乎。館童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歟。館童更不解。既而賊已入室。又呼之曰。速興。速興。其有穿窬之盜也。館童仍不解。竟被賊入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歟。歟者。疑詞也。尙在有無之間。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者。決詞也。一定必有之詞。汝因何不興。

一八五 俗字詩

俗詩言若干絕。作者曰竹君。撫入諧乘。以助一笑。詩云。一人兩手可遮天。多說新年勝舊年。柴米油鹽。都漲價。逢中使得昧心錢。揀了芝蔴。潑了油。這家歡喜那家愁。一天不吃兩天飯。要把人情做上頭。衙門規矩要抽豐。到任新官佔上風。光棍打人頭落地。一文錢不漏虛空船。到江心使舵難爲人。莫轉四方灣。一聲乖。又一聲。俏吊起騾兒。與馬看半夜。敲門心不驚。舉頭三尺有神明。廚中沽酒床前醉。糊裏糊塗過一生。成也蕭何敗也蕭。這山望見那山高。牛頭攢在蒸饅裏。一鋸葫蘆兩把瓢。不是癡聾不作翁。聽來置若耳旁風。兒孫自有兒孫福。盡在南柯一夢中。不必憂來不必愁。翻船何得在陽溝。頂天立地男兒漢。撐起幾根窮骨頭。

一八六 及第

一舉子往京赴試。僕挑行李隨後。行到曠野。忽狂風大作。將担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落地了。主人心下不悅。囑曰。今後莫說落地。只說及第。僕領之。將行李捄好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去。再也不會及第了。

一八七 封君

有市井獲封者。初見縣官。甚跼踖。堅辭上坐。官曰。叨爲令郎。同年論理。還該侍坐。封君乃張目問曰。你也是屬狗的麼。

一八八 藥渣變子

又某人晚年得一子。不慧。嘗對人嘆息之。其妻遽戟指詈之曰。我原說有一子已足。汝必欲再生一子。日令我服某藥房之藥丸。遂生此子。乃是藥渣變成者。烏得聰明。聞者哄然。

一八九 龜姓烏

清道光間有烏某。巡撫浙江。頗留意海塘。且於考試書院。極爲認真。杭州人士譏之。爲對云。畢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又烏嘗臨試某書院。院中例供諸生食飯。諸生爭食。至於攘奪。烏笑曰。好一羣老鼠。語甫畢。瞥見一紙在公案。取視之。乃一對對曰。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一九〇 寫別字

一人愛寫別字。一日因妻兄害眼。欲致書問候。恐寫別字。問友人曰。舅字如何寫。答曰。一直一個日字。此人將一直移在日字之下。寫一旦字。又問茄字如何寫。答曰。草字頭一加字。此人誤作家人之家。寫一蒙字。又問眼字如何寫。答曰。目旁加一艮字。此人錯寫樹木之木字。乃援筆大書曰。信寄大旦子。千萬不喫秋後蒙。若要喫了秋後蒙。恐怕害了大旦子之根。

一九一 刮地皮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謂浩歎。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蹙蹙出得城來。真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軀。傴僂。面目猙獰。棹設菓盒。齊來公餞。官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特來叩送。

一九二 無微不燭

文字賈禍。歷代皆然。今春清明降雪甚大。俗傳爲桃花雪。至夏季有奇熱并大水。某士子咏云。清明節序幾疑差。剪剪春風柳葉斜。天下苦無乾淨土。故將白雪葬桃花。爲縣知事所聞。票傳至署云。誹謗時政。譏諷當道。爾知罪否。某辯云。偶然遣興。寄託而已。何得據此細故。妄入人罪耶。知事云。尙敢強項。須

知涓滴。不塞將成。江河無微。不燭正欲。我輩之明察也。爾豈未讀知事少時煩惱少之句耶。某曰。知事只知上句。尙有下句。爲詩人多處。是非多是知事爲生煩惱之媒介。詩人亦說是非之常情。兩者均不足怪也。知事怒猶未息。經衆人哀求。始得寢事。而某士子飽受虛驚。從此緘口不敢言詩矣。

一九三二 上天堂

某女師一日課徒。以聖經隨問曰。誰願往天堂者。衆皆舉手。惟一五歲小童默然。師問曰。湯姆。汝不欲上天堂乎。湯曰。吾今尙幼。不願卽去也。

一九四 書低

一生賃僧房讀書。每日遊玩。午後歸房。呼童取書。童持文選視之。曰。低。持漢書視之。曰。低。又持史記視之。曰。低。僧大詫曰。此三書熟其一。足稱飽學。俱云低。何也。生曰。我要睡。取書作枕頭耳。

一九五 嚴君

滿清時有京官某。堂懸一聯。有句云。治家嚴如軍令。或問之曰。奈尊公亦受約束。何。某悟。急撤去。又致信族人。輒書曰。家老爺。家少爺。有族人某某者。官某縣。某不辨。而書曰。家大人。見者無不大笑。又一日。致信與姓嚴者。書曰。嚴君。嚴閱之。走謝曰。尊稱實不敢當。

一九六 妙對

張麟年者名士也。有游戲聯數幅。如戲贈知縣云。下官拚萬個頭。向上司磕去爾等。把一生血待本縣。絞來贈知府云。見州縣則吐氣。見道臬則低眉。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有差役。爲爪牙有書吏爲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的笑一聲呵呵呵。

一九七 絕對

有某欲延師教讀。有一人踵門自薦。某卽出聯云。園中牛食菜。其人曰。山上鹿含花。某疾呼曰。不對不對。其人慚面去。後有一人至。某又出聯云。塘中魚滾浪。其人曰。捉起來煮湯。某大爲贊賞。稱爲絕對。

一九八 萬壽無疆

一老翁壽誕。衆親友恭祝。大家議曰。今日壽筵前。要行萬壽無疆令。無論何事。均要帶一壽字。衆然之。無何。至壽翁家。於是大家請壽翁。擺壽筵。讓壽坐上壽菜。執壽壺。擎壽杯。斟壽酒。舉壽箸。吃壽肉。豁壽拳。唱壽曲。打壽板。壽者醉。旋聞壽門前吵壽嘴。打壽槌。連忙叫壽童。到壽門。探壽事。復聞壽童說。壽門外有壽丐。持壽杖。擎壽碗。討壽飯。被壽僕舉壽拳。打壽頭。壽丐傷。閉壽眼。張壽口。伸壽腿。竟壽終。只好請舉翁報壽官。驗壽屍。買壽器。下壽葬。

一九九 面背

有笑面花者。詩云。看君滿面好文章。密點濃圈不計行。有日走從花下過。黃蜂錯認是他鄉。又有嘲駝背詩云。夜來床上睡。恰是一張弓。均令人叫絕。

二〇〇 脚踢

樵夫担柴。誤觸醫士。醫怒。欲揮拳。樵夫曰。甯受脚踢。勿動尊手。傍人奇之。樵者曰。脚踢未必就死。經了他手。定然難活。

二〇一 謬誤

有一人持長竹桿進城。直進城門。矮橫進竹桿。長躊躇良久。總進不去。城上見而告之曰。你將竹桿遞與我。我給你拏過那邊去。你進城。我再交與你。豈不甚妙。其人如其言。遞與城上之人。進得城來。接過竹桿。與城上人相見。彼此甚爲相得。愿結爲兄弟。城上者爲兄。城下者爲弟。二人叙家常。問及有無兒女。把弟云。我有一女。剛一歲。把兄曰。我有一子。方兩周。把兄說。我二人何不作了親家。把弟說。甚好。二人定言而散。把弟回家。甚覺得意。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因何這等高興。夫將拏竹進城。遇人作親之事。告之。婦大怒。說你真糊塗極了。我女一歲。他兒兩歲。若我女十歲。他兒已二十歲矣。何得許這老塔。

夫。妻。吵。鬧。不。休。鄰。居。一。明。公。先。生。勸。之。曰。你。二。人。何。必。吵。鬧。你。女。年。雖。一。歲。等。到。明。年。此。時。便。與。他。兒。同。庚。何。可。不。許。

二〇二 醫妒妙法

有婦甚妒。於夫小則詬詈。大則箠打。常以長索繫夫足。夫密與巫媪謀。乘婦眠。入廁以索繫羊。而自緣牆走避。婦覺。牽索而羊至。大驚。召巫問巫曰。娘子惡極。先人怪之。故郎君變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齋戒七日。舉家悉避於室中。祭鬼神。祝羊還復本形。夫徐徐還。後復妒忌。夫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於是不敢復爾。

二〇三 泥兄泥弟

兄弟二人素不和。一日弟於炎天舉一子。兄喜曰。爾服中生子。我當告爾不孝。乃掉舟。扭弟赴縣。詎至半途。兄忽內急。解衣就舟邊攬木溺焉。弟亦喜曰。爾今私佔官河。至縣。我有詞抵矣。乃各以其說請官懲辦。官問得其詳。命隸役以爛泥。周涂兄弟及舟子之身。而爲之判曰。兄則誤伏作服。弟則以溺爲私。堪稱泥兄泥弟。用并泥及家人。

二〇四 官話

有兄弟經商。學得一二官話。將到家。兄往隔河出恭。令弟先往見其父。父問曰。汝兄何在。弟曰。撒殺全音。尿。死同音。父驚曰。在何處殺死的。答曰。河南。父方悲慟。而兄已至。父遂罵其次子。何得妄言如是。曰。我自打官話耳。父曰。這樣官話。這好嚇你親爺罷了。

二〇五 傻溜糊

某商人攜重資於天津經商。與某妓結不解緣。兩年來消耗殆盡。至無旅費回籍。妓云。爾之資財用罄。又戀戀不捨。計無兩全。惟有在我家打雜。藉可朝夕相聚。但某老爺某先生等名稱。俱不適用。須得另換一名。便於傳呼。於是爲取名傻溜糊。猶南方之木頭癡呆等名詞也。一日又來一狎客。妓院置酒爲之洗塵。因叫老鴇及某商人相陪。席中聯句。妓曰。十指尖尖捧玉壺。鴇曰。我女容顏天下無。客曰。千兩黃金捨了罷。某商人云。明年一對傻溜糊。

二〇六 狂生試文

某狂生作魯平公將出文云。刀鎗列在廳堂。文武立在兩旁。嗚哪。哪。阿塔。塔。俱喇叭聲。三砲。一響。魯平公將出矣。又月攘一雞云。公雞乎。母雞乎。不公。不母。線諧聲。雞乎。白雞乎。黑雞乎。不白。不黑。麻。白黑相間。雞乎。

二〇七 歪詩

前清婦女之足最重纖小。所謂金蓮三寸。以小爲貴也。有詠大脚十七字詩云。遠看如麗娘。近看如土牆。金蓮剛三寸。橫量末二字。如畫龍點睛。通體生動。吾鄉某亦善作此等歪詩。聞者莫不絕倒。一日與衆宴某所。見有大鼻者。隆然矗立。狀如山岳。衆笑謂某曰。若能立成一律。當釀爲筵。某應聲云。大鼻從來有。誰能若此公。臥牀撐帳頂出戶。截屏風。親嘴全無用。聞香大有功。江南打噴嚏。江北雨濛濛。衆爲哄堂。又詠近視眼云。爲鎖書箱夾。斷眉七字亦妙。

二〇八 名讀書

車胤囊螢讀書。孫康映雪讀書。其貧不輟學。可知一日康往拜胤。不遇。問家人主人何在。答曰。到外邊捉螢火蟲去了。已而胤往拜康。見康立於庭下。問何不讀書。答曰。我看今日這天色。不像要下雪的光景。

二〇九 筍炒肉

一人延師。供膳淡泊。而頗文雅。題東坡語言於書室。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師正苦庖肉不繼。戲續其下曰。若要。不瘦。又不俗。須要。餐餐。筍炒肉。

二一〇 監生拜父

一人援例入監。吩咐家人備帖。拜老相公。僕曰：父子如何用帖？恐被人談論。生曰：不然。今日進身之始。他客俱拜。焉有親父不拜之理？僕問有何稱呼？生沉吟曰：寫个眷侍教生罷。父見怒責之。生曰：稱呼斟酌切當。你自不解。父子一本至親。故下一眷字。侍者父坐子立也。教者從幼延師。教訓生者父母生我也。父怒轉盛。責其不通。生謂僕曰：想是嫌我太妄了。你另去換過。晚生帖兒來罷。

二一一 孝廉方正之別解

滿清時詩人嘲孝廉方正曰：何謂孝？逼得母親上了弔。何謂廉？每月常放二分錢。何謂方？渾身都是楊梅瘡。何謂正？姪頭婆娘一齊癩。

二一二 武弁看戲

武官與文官同席看戲。演七擒孟獲。武官曰：這孟獲如此蠻野。不服王化。七擒七縱。且猶不服。想不到孟子後代。竟然有這般桀驁不馴之人。衆皆掩口而笑。一文官曰：吾兄所說極是。到底還是孔子的後代。孔明比孟獲強多了。

二一三 堂屬問答

一捐班不曉官話。到印後謁見各憲。上司問曰。貴治風土何如。答曰。並無大風。更少塵土。又問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十文。又問紳糧何如。答曰。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又問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兩棵。紅杏不少。上憲曰。我問的是黎庶。答曰。梨樹甚多。結果子甚少。上憲曰。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職小名叫狗兒。

二一四 叫城門

一人好唱曲。探親回來。城門已閉。因叫開門。管門老曰。你唱一曲我聽。便放你進來。此人曰。唱候唱。只是我唱。你要答應。管門曰。依你。其人先說白。云叫周倉。城上應曰。嗟。關爺爺在城外了。還不快迎。復應曰。吓。其人曰。你既曉得關出你爺在城外。就該開門。如何還敢要我唱。

二一五 灑糞

師在田間散步。見鄉人挑糞灌菜。師訝曰。菜是人吃的。如何灑此穢物在上。鄉人曰。相公只會看書。不曉我農家的事。菜若不用糞澆。便成苦菜矣。一日。東家以苦菜饌師。師問今日爲何菜味甚苦。館童曰。因相公嫌齷齪。故將不澆糞的菜請相公。師曰。既如此糞味。可拿些來待我。灑灑吃罷。

二一六 咬餅

一蒙師見徒手持一餅戲之曰我咬個月灣與你看既咬一口又曰我再咬個定勝與你看徒不捨乃以手掩之誤咬其指乃呵曰沒事沒事今日不要你念書了家中若問你只說是狗奪餅吃咬傷的

二一七 滑稽詩

清初有人作剃頭詩曰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雖遊戲之作然其間寓有深意後有人套襲其調作上樓詩以嘲帷薄不謹者云聞道樓堪上何人不上樓有樓皆可上無上不成樓上自由他上樓還是我樓我看上樓者人亦上其樓純然滑稽文字讀之令人發噱

二一八 滿盤多是

客見坐上無肴乃作意謝主人稱其太費主人曰一些也沒有何云太費客曰滿盤都是主人曰菜在那裏客指盤中曰這不是菜難道到是肉不成

二一九 巧遇

一儒士行動安詳路逢一人相與低頭作揖儒士以手抵地徐徐高起至昂首時對面已不見相揖者異而四顧見其人在後忽相照面其人謂儒士曰今日可謂巧遇先已在此相遇有客動身赴十里長

亭。送。之。歸。途。經。此。又。遇。先。生。記。地。段。皆。不。相。差。難。得。難。得。

一一二〇 十七字詩

候補縣某名士也。有烟癖。一日藩台傳之調驗。某悲甚。作縮脚詩嘲之曰。煙禁忽頒來。高懸調驗牌。問誰烟癮大。藩台藩司聞之大怒。以戒烟未淨。劾某去官。瀕行時。又作詩曰。革職更銷差。全憑老憲台。要。求。惟。一。物。烟。牌。

一一二一 呆郎

一堵有呆名。舅指門前楊竿。問曰。此物何用。堵曰。這樹大起來。車輪也做得。舅喜曰。人言堵呆。皆妄也。及至廚下。見研醬搗盆。堵又曰。這盆大起來。石臼也做得。適岳母撒一屁。堵即應聲曰。這屁大起來。辟。簾。也。做。得。

一一二二 癡堵

人家有兩堵。小者癡呆。不識一字。妻曰。姊夫讀書。我爺爺敬他。你目不識丁。我面上甚不爭氣。自我兄弟完姻。諸親敘會。識認幾字。也好在人前賣嘴。我家土庫前。寫此處不許撒尿六字。你可記之。人或問起。亦可對答。便不敢欺你了。呆子唯諾。至日。行牆邊。即指曰。此處不許撒尿。岳丈喜曰。賢堵識字。大好。

良久。舅姆出來相見。裙上有銷金飛帶。綉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八字。墜于裙之中間。子呆一見。忙指向衆人曰。此處不許撒尿。

一二三二 强盜脚

一鄉人入城。見城門上有梟示之盜犯首級。懸掛木籠之內。駭問其故。或告之曰。此强盜之頭也。鄉人心識之。既而又至一門。見又一木籠內亦掛一物。鄉人呼曰。此處又有强盜脚了。蓋前令去任所脫之靴云。

一二三四 拋毛

道士和尙鬚子三人過江。忍遇狂風大作。舟將顛覆。僧遂慌甚。急把經卷投入江中。求神救護。而鬚子無可擲得。惟將鬚鬚逐根拔下。投於江內。僧道問曰。你拔鬚何用。其人曰。我在此拋錨(毛)。

一二三五 酒令

甲乙二人飲酒行令。甲曰。上用俗語二句。下用一魚名。不准說出魚字。行不出者罰。乙曰。爾先行。甲曰。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白想乙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橫鑽。

一二三六 先生晝寢

教書先生最喜白日睡覺。學生功課日見荒疎。東家憂之。一日來書房閑談。問先生見講何書。答曰。論語。東家曰。請先生將宰予晝寢一段。講與學生聽。先生已知其意。乃講曰。宰是宰殺之宰。予者我也。寢者睡也。東家曰。先生講差了。宰予乃人名。分開講。豈不割裂語氣。先生曰。你爲東家。倒不必如此來費心。我與你說得明明白白。就罷了。就是卽日來宰了我。我也要晝寢。

一二二六 醫生祭文

公少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學。醫。自謂成行。醫三年。無問之者。公忿。公疾。公自醫。公卒。嗚呼。公死矣。公竟死矣。公死而天下之人少死矣。公不死而天下之人多死矣。爰爲之銘。曰。君之用方。如虎。如狼。君之醫術。非歧。非黃。服君之藥。無病。有病。著君之手。不亡。而亡。尙饜。

一二二七 人情若魚

物之形與人殊。物之性與人同。舉其與人相類者。比而同之。以博一粲。

太太比鯉魚。舉止大方。莊重不佻。最喜醋溜。可惜肉老。

姨太太比鱸魚。躺下分大。立起分小。肉細味鮮。可殮可飽。

通房丫頭比黃花魚。一味溜邊。魚美且鮮。名同幼女。秀色可殮。

丫頭比鯽魚。活潑伶俐。輕盈體態。左右宜人。潔白可愛。

奶奶子比大頭魚。愈臭愈鮮。鹹可解饑。乳香脚氣。二者得兼。

娼妓比河豚魚。美而有毒。洽比優娼。且適口。豈願斷腸。

小旦比金魚。並肩如玉。尤物移人。嬌尾搖頭。暮楚朝秦。

軟棚子比刀魚。巨口細腰。其形如刀。江南風味。令人魂消。

瞎姑比土魃魚。無顧盼之多姿。非嬌嬈之名妓。傷無目之美人。迷多情之浪子。

半掩門比蛤蜊倚門。買俏忽閉。忽開引人入勝。結比禍胎。

一二二九 窮人不害羞

有一人性極鎮定。嘗臥一空室中。見一賊撬門而入。周視室中空無所有。逡巡將去。其人在牀上告賊曰。朋友出門時。費心代我。隨手關上。賊坦然應之曰。窮人不害羞。如此當心。門戶豈汝家。尙有可偷之物乎。

一二三〇 天對鷄屎

有塾師在東家前。盛稱其子之對才。一日其父即在塾中。召其子至。出一天字。令對。其子久思不得。師

睨之以目。兼以足點地。意謂天可對地也。殊不知點處適有雞矢一堆。其徒不悟。以爲卽以用爲對者。也。乃應聲曰。天對雞屎。衆爲之闕堂。

一二三二 對偶親切

某甲詠百韻詩。中有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有覽之者。愀然曰。君之家運。何一至於此乎。某甲曰。實無其事。不過圖對偶親切耳。或嘲之曰。何不云。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可換得兩個兄弟的性命。

一二三二一 退堂

某縣令糊塗虫也。歲值凶荒。鄉民紛紛報荒於令。令曰。汝等今年花米豆收成如何。試一一報來。鄉民曰。花收三成。米與豆各收三成。令大怒曰。然則花米豆已九成矣。九成之歲。尙報凶荒耶。鄉民笑曰。老爺亦知小的年紀幾何。令曰。汝三十左右了。鄉民笑曰。否。小的今年已一百一十九歲矣。令忿然曰。胡說。鄉民曰。小的父親六十有四。小的三十有七。小的兒子十有八。歲是一百一十九歲也。令啞然曰。天下烏有以乃父乃子之歲爲己有者乎。鄉民曰。然則豈有以花豆之收成作爲米之收成乎。哉。令語塞。大呼曰。退堂。退堂。

二二三 巫醫

醫生與巫婆比鄰。鄉俗迷信甚重。諸凡百事偏重於神權。巫婆門庭如市。醫生恆寂然。日無聊賴。急智頓生。率已子登門拜巫婆爲乾娘以媚之。巫婆則百計爲之推引。無論何事皆判向某醫生市藥。卽好。連帶關係。生意大盛。一日有走失耕牛者。禱於巫。巫亦云向某醫生市藥。問市何藥。曰去卽知矣。鄉農赴某醫生處道其來意。醫生暗笑。無藥可用。繼思此時五月酷熱。伏暑投以瀉劑。或無害也。抓大黃一帖。授之。鄉人服而尋牛。正前行間。腹忽大動。欲瀉。急折回奔往密林。大解。猛聽牛鳴。視之。固依然己之牛也。於是益頌巫醫爲神仙不止。

二三四 吟詩受辱

一先生最好吟詩。隔壁居住婆媳二人。晚間忽聞吵鬧之聲。先生上牆竊窺。乃是婆媳洗澡。因爭水吵嘴。先生戲改唐詩一首以嘲之。曰。婆媳爭湯未肯降。騷人擱筆廢思量。婆須遜媳三分白。媳却輸婆一段長。不料此詩爲人傳誦。竟爲婆媳聽見。隔牆大罵不休。一日先生出門。又被婆媳撞見。按地痛打。有人來勸。先生曰。不必勸。我又有詩了。昨日牆頭罵今朝。又打傷詩人何太苦。連遭兩婆娘。

二三五 律師卦

律師卦一首。作者曰仲琴。文如下。律師主於訟吉。象曰大哉。律師法官聽之。公民賴之。律師之功亦偉矣哉。象曰一言而爲天下法。律師君子以平情折獄。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法學精也。否臧由之。故凶也。六二出其庭。得金錢去。無不利。象曰出其庭。爲人辨護也。利得金錢。是學精也。否臧由之。故凶也。六三無訟。律師無利。象曰律師之利。利於訟也。今也無訟。不利之非也。九四健於訟。其害無窮。律師運通。象曰健於訟。害無窮也。律師利之。其運通也。六五失律師。訟不利。象曰訟之不利。失律師也。上九訟庭大開。律師發財。象曰訟庭大開。訴訟來也。律師漲價。必發財也。

一二三 好詩

某閨女於出嫁前。綉睡鞋一雙。偶得句曰（永無就地日）未有次句。適爲嫂所聞。嫂卽續次句曰（却有向天時）女以爲不通。嫁後乃信。且笑且贊。好詩不已。

一二三七 音樽候光

有數人鬪一人。令具酒食相招。其人屢規避之。衆鬪不已。其人一日具東稱音樽。侯光衆大悅。如期而往。乃見案陳三品。蓋兩盆冬瓜。一碗清湯也。衆姑啖之。欲觀其後。頃之視將食盡。又出兩冬瓜及一湯。如前。屢次皆然。旣食畢。衆曰。盛設破費太甚。愧不敢當。惟尊則有之。妙音尙未一奏。敢以爲請。其人指

案上之物曰冬冬湯冬冬湯。

一三三八 秀才賣柴

老秀才入市買柴。忽見一樵夫荷柴前行。呼之曰。賣薪的。賣薪的。而樵者不之顧。仍復前行。蓋因樵者未曾讀書故也。秀才怒。奔其前。以手牽撤之。樵者始停。秀才按其柴而貶之曰。外乾而內溼。烟多而火少。細大而包鬆。請價請價。樵聞之。茫然。既而秀才爲之解曰。請價者。就是俗話所謂幾個錢的意思。樵對曰。一百八十個老錢。秀才曰。太昂。太昂。請損之。樵聞之。勃然而怒曰。先生讀書明理。何爲出口傷人。請你的嬾子罷。秀才曰。爾愚人也。爾愚人也。懊喪而歸。

一三三九 見皇帝

一人從京師回。自誇曾見皇帝。或問皇帝門景如何。答曰。四柱牌坊。金書皇帝世家。大門內匾。金書天子第。兩邊對聯。是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又問皇帝如何裝束。以頭戴玉紗帽。身穿金海青。問者曰。明明說慌。穿了金子打的海青。如何拜揖。其人曰。吓。你真個是冒失鬼。皇帝肯與那個作揖的。

一四〇 借馬

一富翁不通文。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脚。如何借。

得與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來大解爲八塊呢。友在旁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還是狗頭呢。友笑而去。

一一四一 穿窬

一才人夜讀。見偷兒穴牆有聲。時爐內滾湯正沸。提湯潛伺穴口。及牆已穿。偷兒先以脚進。士遂擒住。其兩腿。徐以滾湯淋之。賊哀告求釋。士從容謂曰。多也不敢奉承。只盡此一壺罷。

一一四二 拆字對

有出海上生明月爲聯者。人以每字分拆對之云。河中死暗日。又有風吹竹拜月。無心君子弄嫦娥。人對雨打木跪日。有意小人箱食鴨。人不解。其人曰。每字拆之。則得矣。况爾竹既可拜月。吾木又烏不能跪日。爾弄(讀若籠)可嫦(讀若嘗)娥(讀若鵝)吾箱不可食鴨乎。聞者噴飯。

一一四三 茹素

甲與乙相遇。甲邀乙至招商廚房暢敘。乙曰。今係六月。余茹雷神素。甲曰。今係七月。何得云六月。於是二人爭辨不已。旁人笑謂之曰。汝二人均無誤。一就陰歷言。一就陽歷言也。

一一四四 詠帽

有崔某者嗜鴉片。姬某氏多曖昧。旋偕人潛逃去。崔大恚。好事者嘲以詩云。崔翁夜傍姬房宿。飽吸清香吹短竹。煙消日出不見人。呵呀一聲帽子綠。又有人嘲和尚落帽詩云。大風已吹帽子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悠悠兩詠。帽子俱佳。

一二四五 太行山

前清舉人帶一僕由旱道赴京會試。行至一山。見石碣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曰行了許久始到太行山。僕曰明明太行山。怎麼說是太行山哩。主曰大太行行通用。爾輩那知字理。僕曰別的不知猶可。此三字何得不知。愿與主人賭錢一貫。以定勝負。主領之同往山脚。就質於老儒。老儒曰主人輸矣。此地乃太行山。僕得錢一貫。揚揚得意往酒店獨酌。主氣憤折回。向老儒曰。若輩愚人。先生何亦附和之。老儒曰。君輩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教若輩一生不識太行山也。

一二四六 手遮陰

某氏姑嫂二人嘗相戲謔。一日其姑用手遮太陽而至。見嫂正觀漢史。姑卽嘲之曰。嫂嫂看書。心想漢嫂聞之。卽應聲曰。姑姑怕日手遮陰（俱用雙關）。

一二四七 女學生

某女學校教師素嗜酒。學生勸其節飲。教師曰。俗語云。產後婦人醉後。故嗜酒者。於酒醒之後。往往忘其醉時之苦。仍狂飲不已也。學生曰。然則醉漢於醉後。仍須飲酒。產婦於產後。仍須若何。教師笑而不言。

二四八 異想天開

羅馬有一僧正。新建住宅。壯麗輝煌。備極輪奐。當建築中。多贖棄之瓦礫。聖灰。拋積牆隅。落成後。尙未糞除。僧正乃呼都料匠至。詰之曰。此垃圾何尙未掃却耶。都料匠曰。如欲出此垃圾。當雇運車百輛。方能濟事。僧正曰。子亦迂矣。何必用運車。第於此地內掘穴埋之可矣。都料匠曰。若依尊計而行。則所掘之土。又將置於何所耶。僧正大笑曰。子年鬢已高。胡所言尙有稚子氣耶。子掘時。苟深其稍。坎則所掘之土。固可與垃圾同埋矣。

二四九 要打

有師告其徒。謂作詩宜觸景生情。不可拘泥。一日師命題令作。卽周環四顧。見日映照棹脚。併原有適爲八。卽成一句云。日出棹脚八。隨又入後園。見有人以糊漿漿衫。卽續一句云。後園衫晒漿。又聞隔壁王三夫妻毆打。又續云。隔壁王三嫂。夫妻日夜相。師一見大怒。批要打二字。徒大呼曰。我本擬用夫妻。

日。夜。打。因。其。無。韻。故。以。相。字。代。之。取。相。打。之。意。耳。今。先。生。正。要。打。字。豈。不。奇。哉。

一一五〇 新酒令

潢川某家姊妹三人。長適篾匠。次嫁開飯店者。三女嫁略辨之無之周某。充縣署書班。其二女壻恃才傲物。每至泰山家。會見二位襟兄。鄙其做小買賣者。從不交談一言。去歲白匪攻陷光潢。首焚縣署。周某家亦付一炬。匪去。無可謀生。所幸其妻尙在青年。貌亦媚秀。暫作皮肉生涯。以度殘年。元旦日往丈人峯賀年。適兩聯襟均在焉。丈人云。我們雖然遭亂。人口均安。差強人意。今日須盡歡而散。大女壻曰。悶飲無味。常聽他們官場中行令佐觴。我們今日必要行一酒令。說一物要顛倒。皆可通用。以兩藥名收尾。仍要關乎本人職業。不合式者罰酒。蓋知三聯襟之眼前職業。爲賣笑生涯。有以難之也。於是大女壻曰。燈籠顛倒過來籠燈。不有白紙（藥名）怎能防風（藥名）二女壻曰。鍋蓋顛倒過來蓋鍋。不是柴胡（藥名）怎能熟地（藥名）三女壻曰。門門顛倒過來門門。不遇狼毒（藥名）怎能當歸（藥名）與龜字同音。

一一五一 聰穎之人

詩人海鳥台善談諧。美黎女王殊寵之。一日海鳥台往謁美黎女王。女王問曰。今日甚風。吹卿來此。海

烏台曰。此風有二種。今日吹。臣來前之風。乃下。臣思拜尊顏之風也。女王大悅曰。然則再有一種。又爲何風耶。海鳥台曰。卽殿下思見臣下之風也。

一二五二 燕衣

一最性急。一最性緩。冬日圍爐聚飲。性急者。衣墜爐中。爲火所燃。性緩者。見之從容謂曰。適見一事。見之已久。欲言恐君性急。不言又恐不利于君。然則言之是耶。性急者問以何事。曰。火燒君裳。其人遽曳衣而起。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早說。性緩者曰。外人道君性急。不料果然。

一二五三 口頭語

把兄弟都有口頭語。把兄愛說。豈有此理。把弟愛說。那有這麼件事。把兄與把弟曰。我兩人這口頭語。應該改一改。自今日爲始。如果誰說。罰錢兩串。把弟說。狠好。第二日把兄來。找把弟。一見面。把兄說了不得。昨晚失了盜。把弟說。失了何物。答曰。被賊把後院井偷去了。把弟說。那有這麼件事。把兄說了口頭語。罰你。罰你。明日一早來取錢。把弟懊悔而回。見了婦人。愁眉不展。婦人問曰。你今日回家如何這。樣愁煩。丈夫說。我犯了口頭語。輸給把兄錢二千。明日就要來取。因此愁煩。婦人說。我到有一個主意。你明日一早。妝死。我把你停在門板上。用紙蓋好。把兄來了。我有道理。丈夫應允。次日。如法妝死。把兄。

一。早。就。來。叫。門。婦。人。開。門。將。兄。讓。進。掩。面。假。哭。把。兄。看。見。房。中。停。尸。弟。婦。在。旁。啼。哭。忙。問。把。弟。在。那。裏。婦。人。說。昨。日。回。家。走。至。院。中。被。鴨。子。一。脚。踢。死。了。把。兄。說。豈。有。此。理。把。弟。在。紙。裏。翻。身。爬。起。大。聲。呼。曰。不。該。不。該。罰。你。罰。你。

二五四 一毛不拔

有。一。人。姓。白。綽。號。白。要。無。論。何。處。宴。會。不。請。即。至。坐。下。就。喫。村。中。人。甚。惡。之。公。議。在。邨。前。三。聖。祠。立。一。匾。上。寫。聖。賢。愁。三。字。一。日。呂。洞。賓。鐵。拐。李。雲。遊。至。此。看。見。匾。上。聖。賢。愁。三。字。不。解。所。謂。遂。化。作。雲。遊。道。人。訪。問。情。由。土。人。云。我。們。這。裏。有。一。白。喫。者。喫。遍。一。方。見。了。他。雖。聖。賢。亦。要。愁。故。有。此。匾。洞。賓。說。我。二。人。雖。不。是。聖。賢。見。了。斷。不。至。於。愁。倒。要。會。會。他。看。他。有。何。白。喫。之。術。二。人。坐。在。廟。臺。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壺。酒。幾。碟。菜。剛。要。斟。酒。白。喫。已。至。面。前。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坐。在。一。傍。就。要。動。手。喫。酒。二。仙。急。忙。攔。阻。說。我。們。這。酒。不。是。白。喫。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一。首。說。對。了。方。准。吃。酒。說。不。對。驅。逐。出。境。白。喫。說。請。你。二。位。先。說。洞。賓。即。指。匾。上。第。一。聖。字。說。耳。口。王。耳。口。王。壺。中。有。酒。我。先。嘗。席。上。無。肴。難。下。酒。拔。出。寶。劍。將。耳。朶。割。下。說。割。個。耳。朶。嘗。一。嘗。鐵。拐。李。又。指。匾。上。第。二。賢。字。說。臣。又。貝。臣。又。貝。壺。中。有。酒。我。先。醉。席。上。無。肴。難。下。酒。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說。割。下。鼻。子。配。了。配。白。

喫看了大驚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請客者輪到我不能不說指着匾上第三愁字說道禾火心禾火心壺中有酒我先斟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汗毛表寸心二仙說你真豈有此理我們一個割了耳一個割了鼻你因何只拔一毛白喫說今日是遇見你二位若要是別人我連一毛也不拔

二五五 古之人

某宗師出告子古之人古之人爲題適是章上下均有古之人古之人有某生援筆書云告子上有兩個古之人古之人不知宗師出的是上一個古之人古之人抑下一個古之人古之人若是出的是上一個古之人古之人生便可作上的古之人古之人如是下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可作下的古之人古之人如出的是上一個古之人古之人生作了那下一個古之人古之人豈不是作錯了那古之人古之人嗎如出的是下一個古之人古之人上一個古之人古之人又豈不是作錯了那古之人古之人嗎故總是要宗師分明說是那一個古之人古之人然後生即可作那一個古之人古之人書畢揚長而去

二五六 大人

湖南產大龜龜板以此處爲道地有潮人作令某省上官與閒談詢及土宜等物因問大龜其大幾何

令曰。大如大人之大。上官默然。令自知失言。急續言曰。其小者。乃如卑職之小也。

一二五七 高帽

有人初入仕途。戒行之日。往別其師。師曰。何以事上而接下。其人曰。已備下一百二十個高帽。徧送人戴之。庶乎其可。師怒曰。此豈得位行道之正辦。其人曰。天下如吾師之不受高帽者。恐無第二人。師頷之曰。是或一道。其人出曰。以後高帽尙存一百十九個。

一二五八 騙術

有人以行騙爲生活。其子亦繼父業。父憂之。謂其子曰。汝恃何術而敢騙人。子曰。隨機應變。其道正多。父怒其誇。謂之曰。汝敢騙我否。父方在樓上。卽曰。汝能騙我下樓。我定許汝行騙。子曰。此事大難。倘由平地騙人登樓。或可爲力。父卽下樓待騙。其子笑曰。汝已下樓矣。

一二五九 死要錢

一客束裝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棺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巋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瘠黃瘦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

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鬼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二六〇 嗇刻鬼

有一極嗇刻人，真是不怕餓死，不喫飯。人人皆以嗇刻呼之。這一日過河，連擺渡錢都不肯化。寧可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有滅頂之凶。急呼岸上人來救。人曰：非二百錢不肯救。嗇刻鬼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頃刻水已過肩，又呼曰：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孽魂來至閻王殿前，王曰：你這嗇刻鬼，在陽世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來至陰司，帶他去下油鍋。鬼卒帶至油鍋前，只見油聲鼎沸，烈焰飛騰。嗇刻鬼曰：這許多油，可惜太費。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情願乾鍋。鬼卒大呼喝一聲，將嗇刻鬼用叉挑入油鍋，炸了一箇焦頭爛額，少皮沒毛。仍將孽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王曰：此人這等可惡，應罰他去變豬狗。嗇刻鬼哭訴云：罰我變豬狗，我也情願。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閻王問曰：你有什么冤枉？嗇刻鬼曰：我在陽世一輩子沒吃過葱，求閻王爺指明。這葱到底是個什麼味兒？閻王聞聽，怒髮冲冠，指定嗇刻鬼罵曰：你這該死的孽魂，嗇刻的連葱都沒喫過，待爲王的告訴。

於。你。這。葱。是。酸。的。連。閻。王。爺。也。沒。吃。過。

一一六一 張獻忠奇文

張獻忠詔文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俗老子。叫爾。不要往漢中。爾強要往漢中。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驢肌。全爾娘的。鼈。欽。此。又其祭桓侯文昌祝文云。俗老子。姓張爾也。姓張俗老子。與爾聯了宗。罷尙饗。與李自成勸進表云。兩條勁腿。馬趕不前。一部鬍鬚。蛇攢不入。白帽帶額。依稀秦始之皇。黃袍加身。彷彿漢高之祖。可謂千古奇文。

一一六二 監生自大

城裏監生與鄉下監生。各要爭大。城裏者恥之曰。我們見多識廣。你鄉裏人孤陋寡聞。兩人爭辨不已。因往大街同行。各見所長。到一大第門首。匾上大。中。丞。三。字。城裏監生倒看。指謂曰。這豈不是丞中大。乃一徵驗。又到一宅匾額。是大理卿。鄉下監生以卿字認作鄉字。忙亦倒念。挽之曰。這是鄉裏大了。兩人各不見高下。又來一寺門首。上題大士閣。彼此平心和議曰。原來閣各士自大。

一一六三 米湯大全

俗以諛詞貢媚者爲灌米湯。曾文正克金陵後。文士投贈詩文。稱揚功烈。不紀其數。曾選其佳者。彙訂

成冊封面題簽曰米湯大盆。

二六四 有鼻

貧侍御無鼻。當同考御史時。同人多未獲取。侍御獨入選。同人作孟子語戲侍御曰。有鼻之人奚罪焉。

二六五 鬼擇主

食字之形近於貧。未有貧而不貧者。有一人極貪而貧。因貧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閻王遂判之曰。你這孽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窶且貧。貧不能安。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貧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有右軍之鵝。懿公之鶴。若教我變昆蟲。我要變莊子之蝶。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斯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瘠肥者何異。着罰作隻烏龜。既是怕窮。令其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其終歲喝風。却吃不着一物。貪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嘗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二六六 嘲禿子

一禿子新婚。娶了個闕唇娘子。入洞房時。新郎以帽遮之。掩飾其禿。娘子以袖掩唇。彌縫其缺。禿子非

吹燈不敢擣帽。忙催娘子吹燈。娘子因缺唇不好吹燈。故意延緩。禿子無奈催了又催。新人輕移蓮步。漫啓缺唇。以口向燈。曰：非非那燈兒依舊放光輝。有人以詩嘲之曰：檀郎何事緊相催。袖掩朱唇出繖。緯滿口香風。關不住。教儂空自喚非非。

二六七 嘲姓對

有賈太史致仕後。一日擁裘在門前視雪。適隣人倪姓名倪麻子者。着屐而過。賈呼止之曰：聞汝善屬對。今有釘鞋踏雪倪（倪若疑）麻子七字請對。倪應聲曰：我對皮裘披身假畜生（假若賈）。

二六八 射卯隱語

予童時讀書家塾。蒙師孫某。述李姓蒙師善扶乩。不甚談休咎。與人唱和。或射覆輒中。一日請來女仙師書卯字於掌中。戲之問係何字。乩忽飛動。判云：似卯非卯。似卯非卯。仙家不用贈爾。令堂滿座駭然。

二六九 我不去

世上惟婦人最會哭。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能變國俗。抑惟婦人最會假哭。其聲雖悲。而悲不由衷。聖嘆批五才子云：有聲有淚謂之哭。無聲有淚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潘氏哭夫。乃假號了一陣。至今留爲笑柄。一婦人夫死。哭之甚痛。抱棺披髮而哭。見人來。更大哭曰：我的天呵。我的天呵。我願意跟了你。

去。你爲何。不拉了。我去。正哭的高興。被棺縫兒。把頭髮掛住。婦人大驚。忙改口。曰。你別拉。我不去。我不去。

二七〇 大浴盆

好說謊者。對人曰。敝處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萬人同浴。聞者不信。旁一人曰。此是常事。何足爲奇。敝地一新聞。說來才覺詫異。人問何事。曰。某寺有一竹林。不及三年。遂長有幾百萬丈。如今頂着天。公長不上去。又從天上下來。豈不是奇事。衆人皆謂謠言。其人曰。若沒有這等長竹。叫他。把甚麼篾子。箍他那隻大脚盆。

二七一 郎中

某醫生有一妻二妾。一日病歿。妻妾大哭。其妻撫醫生之首。哭曰。郎頭。其妾撫醫生之脚。哭曰。郎脚。其次妾無所撫。乃撫醫生之腰際。而大哭曰。郎中。啊。苦腦子。格娘。

二七二 請分子

一人生平最喜請分子。遇事剋扣衆人銀錢。死後閻君痛恨。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一進地獄。卽與衆人說。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各出公分。開一天。大天窗。我來承辦。衆人云。我們有錢。不犯花。在黑暗地。

高。

二七三 鋸箭幹

一人行飄武場。飄箭誤中其身。迎外科治之。醫曰。易事耳。遂用小鋸裁其外幹。卽索謝辭去。問內。截如何。答曰。此事內科的事。

二七四 奇詩

有塾師出夏雲多奇峯詩。題命徒試作。徒久思不就。走問師。師曰。針對奇字便佳。徒卽作曰。宰相升知府。將軍舞大旗。老爺求小的。和尚抱山妻。蝴蝶吱吱叫。蝦蟆隊隊飛。小貓吞猛虎。螞蟻捉雄雞。師評曰。奇極有廣文。惡某生之無禮。因出非吾徒也。爲題命作文。生卽爲文云。斯人也。欲爲教諭。不可以教諭者。也。欲爲訓導。不可以訓導者也。鳴鼓而攻之。可也。廣文見之。默然而已。

二七五 謊鼓

一說謊者曰。敝處某寺中有一鼓。大幾十圍。聲聞百里。旁又一人曰。敝地有一牛。頭在江南。尾在江北。足重有萬餘斤。豈不是奇事。衆人不信。其人曰。若沒有這大牛。如何得這張大皮。慢得這一面大鼓。

二七六 南瓜豆腐

某甲有二子乃延西賓館於其家。每飯時菜兩盤。南瓜豆腐也。如是年餘。一日師書聯於門上曰。白玉滿碟。蠶豆腐。黃金大塊。老南瓜。

二七七 十萬富

十萬富謂貧人曰。我富有十萬。你知之否。貧人曰。我也有十萬。何足爲奇。富者曰。汝之十萬在於何處。貧者曰。你平素有了不肯用。我要用沒得用。還不是是一樣。

二七八 唐伯虎詩

唐伯虎對門有一富翁。因母七十壽誕。求詩於伯虎。伯虎爲詩曰。對門老婦不是人。好似南海觀世音。兩個兒子都是賊。偷得蟠桃獻母親。

二七九 捏虱

一人脖子上。一虱子。用手捏下。恐人嫌賸。忙擲地下曰。我當是一個虱子。原來不是虱子。一人在地檢起。譏之曰。我當不是虱子。原來是一個虱子。

二八〇 丐妓對聯

乞丐與一老妓窮極無聊。對對遣懷。丐曰。千捨萬有萬捨千。有我的多福多壽。老太太妓對曰。朝思暮

想。暮。思。朝。想。奴。的。知。情。知。義。小。哥。哥。

二八二 頭嫩

一待詔替人剃頭才舉手便所傷甚多。乃停刀辭主人曰。此頭尙嫩。下不得刀。且過幾時。姑俟其老。老再剃。

二八二 胥吏贊子

有胥吏每言其子讀書聰穎。今年定作秀才。會學使按臨。胥吏竟以誤公被笞。人以聯嘲之云。藍衫未着。孩兒體。青竹先敲。老父臀。

二八三 季常懼

衆怕婆者。各受其妻慘毒。糾合十人。歃血盟誓。互爲聲援。正在醑神飲酒。不想衆婦聞知。一齊打至盟所。九人飛腿驚竄。惟一人危坐不動。衆皆私相佩服曰。何物乃爾。該讓他做大哥。少頃婦散。察之已驚死矣。

二八四 妓院題壁詩

有名士生平珍重筆墨。不輕易與人。因暱一妓。朝夕過其家。一日取筆題詩。書之壁間。以爲妓增光寵。

搗婦適至。情急呼曰。人家粉壁。奈何污損。妓急止搗。勿聲。名士歎曰。憐才固須慧美。彼婦粗庸。幾敗清興。妓曰。渠真不解事。此值得甚麼。也要大驚小怪。明日但喚泥水匠重新粉過可矣。

二八五 着醋

有賣醋酒者。客上店謂主人曰。殺只腐菜足矣。酒須要好的。少頃店主問曰。菜可要着醋。客曰。醋滴菜心甚好。又問曰。腐內可要放些醋。客曰。醋烹豆腐也好。再問曰。酒內可着醋否。客訝曰。酒中如何着得醋。店主攢眉曰。怎麼處。已着下去了。

二八六 送父上學

一人問公子與封君孰樂。答曰。做封君雖樂。齒已衰矣。惟公子年少最樂。其人急趨而去。追問其故。答曰。買了書好送家父去上學。

二八七 破承

來邑李某有雋才。嘗訪一塾師。傲不爲禮。李憤甚。因見塾師眇一目。其睛突出如李。爲作一破承云。請問其目。糟食實者過半矣。夫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

二八八 淫病

一人不通文墨。向友問曰。三點水的淫字。如何解。友曰。淫乃婦人之大病。其人領之。一日。此人之妻忽抱病頗劇。出遇友人。問曰。令正病體何如。其人曰。不要說起。賤內這兩日。着實一發。淫得緊哩。

二八九 坐椅子

一家索債人多。椅櫪俱坐滿。更有坐檻上者。主人私謂坐檻者云。足下明日來早些。那人意其先完已事。乃大喜。遂揚言以散衆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答曰。昨日有褻坐檻。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二九〇 碁譜銘

碁不在高。有著則名。著不在勤。弗悔則靈。斯是碁譜。惟吾得情。精明無懈局。草索不進羸。談年有國士。往來無賭精。可以調素心。役神明。無呼盧之亂耳。無籌馬之勞形。碁輸子兒在。著著見將軍。君子云。何與之有。

二九一 老鰥

蘇州老鰥人。問有了令郎麼。答云。提起小兒。其實心酸。前面妻祖與妻父。定親說得來。垂成了。被一個天殺狗。用計促退了。致使妻父不曾娶得妻母。妻母不曾養得賤內。至今小兒杳然。

二九二 蚤藥

一人賣跳蚤藥。招牌上寫出賣上好蚤藥。問何以用法。答曰。捉住。蛇。蚤。以藥塗其嘴。卽死矣。

二九三 妻擱茶

客至乏人。大聲討茶。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夫裝體面。乃大喝云。你家男個那裏去了。

二九四 包……

一醫藥死人兒。病家詐之曰。汝好好殮殮我兒罷了。否則鳴之於官。醫許以帶歸處置。因匿兒於藥箱中。中途又遇一家邀去。啓箱用藥。微露兒屍。主人驚問。對曰。這是病死了。我要帶去活的。

二九五 退熱

有小兒患身熱。請醫服藥而死。父詣醫家。各之。醫不信。自往驗視。撫兒屍。謂其父曰。你太欺心。不過要與他退熱。今身上幸已冰涼的了。倒反來責備我。

二九六 槌碎夜壺

有病其妻之吃醋而相訴于友。謂凡買一婢。卽不能容。必至別賣而後已。一友曰。賤荆更甚。豈但婢不能容。並不許置一美僕。必至逐去而後已。傍又一友曰。兩位老兄勸你罷了。像你老嫂。還算賢慧。只看

我房下不但容婢僕。且不許買夜壺。必至搥碎而後已。

二九七 騎驢客

客有稅驢而騎者。中道驢蹶而墜。客伏地呼痛。責驅驢者曰。吾足傷矣。汝以疲驢騎我而傷我足。試償我足。來驅驢者惶恐百計求免。乃揮之去。去既遠。客立起。足固未嘗傷也。或問曰。先生詐言傷足。何也。客曰。使吾不言傷。吾足彼必曰。驢足傷矣。汝不善騎而傷。而驢足試償。驢足來。吾不能償。驢足故伴言傷我足也。

二九八 常州翟永齡

永齡清初舉人。中江南鄉試第七名。其舅鄒之麟。以永齡善談諧。索一諧語。永齡請舅無見罪。鄒諾之。永齡曰。舅知孟子鄒與魯閔之緣起乎。魯人獲麟。孔子遂卒。魯君臣當以麟爲奇瑞。牽麟以徇於四國。鄒人嫉之。乃牽一狗以示之。曰。此真麟。爾乃僞也。以此齟齬。繼以用武。連兵數十年不解。孔子既歿。無能爲之判別者。至孟子以儒學名。鄒魯乃合以爲請。孟子遂以公正人資格作仲裁。裁判曰。魯之麟。麟也。鄒之麟。狗也。

二九九 菩薩慈悲

某甲好佛。日呼菩薩不置。一夕夢佛謂之曰。明夜縣令過汝門。汝呼其名。必獲福。甲如其言。縣令怒。笞之。甲訴於佛。夜復夢佛謂之曰。汝一呼縣令。而縣令怒。日吟我千萬聲。而我不怒。我真慈悲哉。

三〇〇 癡阿舅

某甲家甚貧。有子三人。幼尤愚蠢。一日甲擬使諸子往省其壻。願無新衣。乃告借於戚。僅得一長衫。長次兩子着之。皆嫌短。而幼子甚適。遂決計命幼子往。轉念無禮物。乃以米引鄰家之雞。竊而烹之。使幼子攜之往。幼子既至姊家。姊之舅姑問曰。爾兄胡勿來。幼子對曰。借來之衣。兩哥哥穿之。皆不適耳。又問曰。爾家爺爺以厚物相贈。太破費了。幼子答曰。何可云。費爺爺僅以一握米得之耳。及入座飲。其姊抱其子而出。幼子驚呼曰。姊姊。你前次在家裏生了小囡。囡被爺爺打得不得了。今又生了麼。其姊不待其言畢。愧忿而奔。

三〇一 錢牧齋

錢牧齋幼時。與人舉四書語口字最多者。以角勝負。或舉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得十八口字。錢舉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得十九口字。遂獲勝。

三〇二 母猪肉

有賣母猪肉者。囑其子諱之。已而買者至。子即謂曰。我家並非母猪肉。其人覺之。不買而去。父曰。我已吩咐過。如何反先說起。怒而撻之。少頃。又買者至。問曰。此肉皮厚。莫非母猪肉乎。子曰。何如。難道這句話。也是我先說起的。

三〇二 吃糟餅

一人家貧而不善飲。每出啖糟餅二枚。便有酣意。適友人問及曰。爾晨飲耶。答曰。非也。吃糟餅耳。歸以語妻。妻曰。馱子。便說吃酒也。裝些體面。夫領之。及出。仍遇此友。問如前。以吃酒對友。詰之。酒熱吃乎。冷吃乎。答曰。是燠的。友笑曰。仍是糟餅。既歸而妻知之。答曰。汝如何說燠。須云熱飲。夫曰。我知道了。再遇此友。不待問。即誇云。我今番的酒是熱吃的。友問曰。你吃幾何。其人伸手曰。兩個。

三〇四 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批謬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究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尙有人言不盡是狗屁。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尙不多。第三等放屁。狗以屁名。簡直的全是狗屁也。

三〇五 癡疑生

一秀才癡而多疑。夜在蒙塾。嘗讀暗處。俟其妻過。突出擁之。妻驚拒。大罵。秀才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嘗看史書。至不平處。必拍案切齒。一日看秦檜殺岳武穆。不覺甚怒。拍檟大罵不休。其妻勸之曰。家中只有十張檟。君已碎其九矣。何不留此檟吃飯也。秀才叱之曰。你或者與秦檜通奸耶。遂痛打其妻。妻亦不知其何故。

三〇六 遊水

一醫生醫壞人。爲彼家所縛。夜半逃脫。赴水遁歸。見其子方讀脉訣。遽謂曰。我兒。讀書尙緩。還是學遊水要緊。

三〇七 贈以風流罪過落職之某知事聯

病西施真個攪人腸。苦煎我藥籠。奉情好是厭厭扶起。依舊登樓。福耶命耶緣耶。但較從前乍見時。卿未免蜻蜓太弱也。所幸慧心琴操善悟。琵琶再世韓生爲歌。楊柳燈盡酒闌無限恨。有多少鵲啼血淚。濺此青衫。而况意緒纏綿。頓成雲雨。巫山午夜枕酣神女夢。

渴司馬偏屬多情種。肯負他月鏡紅綃。管教鬱鬱勾留。傾環解佩。癡絕呆絕。愁絕試問。竟夕相憐。候儂

猶作蝴蝶亂飛乎。第念季子裘凋自慚。靦面文姬笳咽難續。黃金良辰美景奈何天。已拚將烏帽頭銜。酬茲粉黛安得塵根子淨。不使枇杷門巷春風花落校書家。

三〇八 病故

某甲約友及期。適抱疾不克往。囑子書簡告友。子書曰。家嚴因病故不克踐約。送之友處。友見之笑曰。彼已病故。余須送吊禮去。

三〇九 孔夫兒

有塾師謂館童曰。子字與兒字通用。館童曰。然則孔夫子亦可稱孔夫兒乎。

三一〇 寶塔詩

某君嘗作寶塔詩數首。以描摩社會現狀。題曰社會雜咏。今錄其尤可笑者四首於左。浪子云。癡浪子。何所思。雪茄一支。眼鏡是金絲。裝束件件入時。晚餐無米。猶未知名妓云。麗名妓。小年紀。清和坊裏覓。個空閒地。金字牌兒掛起。明朝忙殺尋芳侶。政黨云。忙政黨。官模樣。栖栖遑遑。奔走運動場。幾人得志。如狂幾人。失敗意快快。和尚云。光和尙。號方丈。募化四方。還不了。嫖帳嫖賭。無須提防。而今僧俗一般樣。

三一一 翟永齡軼事

翟居常州西門近新橋。冬日冰雪路滑而橋高。有鄉人担糞將過之。翟語之曰：担重難行，吾與若共舁之。免傾跌。鄉人感謝。既舁過一桶，翟卽他適。鄉人曰：尙有一桶，翟曰：汝太不知足。代舁一桶，又責我兩桶。耶？鄉人詞窮，祇能并兩桶盡傾之，挑空担去。

又遇雨立門前，見有着新靴，行甚困。翟告之曰：新靴行爛地，可惜。不如以我釘靴相借，抵家而後見還。何如其人感甚，卽相易而去。行數武，翟着新靴追至，曰：務請一抵家，卽送釘靴來。其人諾諾，翟趨而歸。再行數武，翟又追至，叮囑如前，視其靴已泥深沒踝矣。

翟生平侮人，一日偶立於門中，有人前問曰：請問先生拈鬮之鬮字筆畫若何？翟曰：門中一龜也。其人目之曰：是矣。是矣。翟頓悟而無如之何。

三一二 万字信

一人寫信言重詞複，瑣瑣不休。友人勸之曰：吾兄筆墨却佳，惟有繁言贅語宜去。以後致信言簡而賅可也。其人唯唯遵命。後又致信此友曰：前承雅教，感佩良深。從此万不敢再用繁言。上瀆清聽，另於万字旁註之曰：此万字方字無點之万字是簡筆之万字也。本欲恭書草頭大寫之萬字，因匆匆不及大。

寫草頭之萬字草草不恭尙祈恕罪

三一二 錢橫山

常州錢橫山先生。老名士。以不羈聞。左仲甫中丞等。均敬憚之。四十始娶。新婚自題一詩云。四十年來。娶一妻。果然一件好東西。東西放在東西裏。直到天明。喔喔啼。喔喔啼。常州俗語。喔音讀果瓦反。

三一四 巧算

西報笑林載有主人囑廚役曰。雞卵煮三分鐘。適可。廚役領之。一日以雞卵四枚。令煮。竟煮十二分鐘。主人怒責之。廚役曰。每枚煮三分鐘。四枚不須煮十二分鐘乎。

三一五 有備無患

某甲不病而藥。乙問之。甲曰。書云。有備無患。吾先服藥。則庶幾可無病也。乙曰。君何不先入壙。則庶幾可免死歟。甲無以對。

三一六 大話

兩人好爲大言。一人說做鄉有一大人。頭頂天。脚踏地。一人曰。做鄉有一人。更大。上嘴唇。觸天下嘴唇。着地。其人問曰。他身子藏在那裏。答曰。我只見他掙得一張大口。

三一七 索燭

有與善啖者同席。見盤中且盡。呼主翁拿燭來。主曰：得毋太早乎？曰：我桌上已一些不見了。

三一八 學生小智

西報載小學堂教習問學生曰：有贈品贈汝。分甲乙兩種。甲種袋三只。每只藏果二枚。乙種袋二只。每只藏果三枚。汝願得甲種乎？抑願得乙種乎？學生曰：願得甲種。盡每種之果皆爲六枚。而甲種則多一袋也。

三一九 戀酒

一人肩挑磁壺。各處貨賣。行至山間。遇着一虎咆哮而來。其人惶甚。忙將一壺擲去。其虎不退。再投一壺。虎又不退。投之將盡。止存一壺。乃高聲大喊曰：畜生畜生。你若去也。只是這一壺。你就不去也。只是這一壺了。

三二〇 兩企慕

山東人慕南方大橋。不辭遠道來看。中途遇一蘇州人。亦聞山東羅壩最大。前往觀之。兩人各訴企慕之意。蘇人曰：既如此。弟只消備述與兄聽。何必遠道跋涉。因言去年六月初五。一人自橋上失足墮河。

至。今。年。六。月。初。三。還。未。曾。到。水。你。說。高。也。不。高。山。東。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看。敵。處。蘿。蔔。也。不。消。去。得。明。年。此。時。自。然。長。到。你。們。蘇。州。來。了。

二二一一 傾國傾城帽

明崇禎帝后殉國。禮部尙書錢謙益聞凶問。與妻柳氏易清冠。戎服佩刀。跨馬入國門。迎清師。觀者駭爲明妃出塞。忽一跛老人策杖前來。遽以杖擊錢帽。口誦西廂句曰。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爾。個。傾。國。傾。城。帽。帽。貌。同。聲。故。老。人。用。以。飄。錢。也。

二二一二 輓聯

有甲乙丙丁戊五人。契合金蘭。交成莫逆。甲乙丙先後逝世。繼而丁又病歿。戊哭之慟。乃撰一聯以輓之。曰。坐。中。只。剩。兩。人。悲。君。又。去。泉。下。若。逢。三。友。說。我。就。來。

二二二三 取耳

一待詔爲人看耳。其人痛極問曰。左耳攪取否。曰。右方完。次及左矣。其人曰。我。只。道。就。是。這。樣。取。過。去。了。

二二二四 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共席閒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說我們老爺稱修職郎。問營官太太說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拏回雞子不少。自然是箇黃鼠狼了。

三二五 有進益

一翁有三婿。長裁縫。次銀匠。惟第三者不學手藝。終日閒遊。翁責之曰。做裁縫的要藏幾尺。就是幾尺。做銀匠的要落幾錢。就是幾錢。獨汝游手好閒。有何結局。三婿曰。不妨待我打一把鐵擺擺開人家庫門。要取論千論萬。也是易事。稀罕他幾尺幾錢。翁曰。這等竟是賊了。婿曰。他們兩個整日落人家東西。難道不是賊。

三二六 高麗書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寸身宜爲矮也。（見廣陽雜記）杜撰誤會其可笑若此。

三二七 請神

有客者家有禱事。命道士請神。乃通誠請兩京神道。主人曰。如何請這遠的。道士答曰。近處都曉得你。

的情性說請他也不信。

三二八 篋頭

篋頭者被賊偷竊。次日至主顧家做生活。主人見其戚容。問其故。答曰：「一生辛苦所積。昨夜被盜。仔細想來。只當替賊篋了一世頭耳。主人怒而逐之。」

三二九 偷肉

廚子往一富家治酒。竊肉一大塊。藏於帽內。適爲主人窺見。有意作耍。他拜揖。好使帽內跌下地來。乃曰：「廚司務勞動你。我作揖奉謝。廚子亦知主人已覺。恐跌出不好看。相急跪下曰：『相公若拜揖。小人竟下跪。』」

三三〇 白相

湖人某甲。初至新市街中散步。在一醃魚店門首閑看。店主誤爲買客。即招呼曰：「先生要買何魚？」甲答曰：「白相。」（湖俗語）店主誤爲白鯨。即揀一尾曰：「大小正好否？」甲曰：「曉。」即弗要二字合讀而成之音。（湖俗語）店主曰：「嫌小可換。又揀一大尾。」問曰：「這尾好否？」甲仍答曰：「曉。」店主曰：「再大沒有了。」

三三一 相相

有善相者。扯一人要相。其人曰。我倒相着你了。相者笑云。你相我何如。答曰。我相你。決是相不着我。

一三三二 嘲滑稽客

一人留客午飯。其客已啖盡一碗。不見添飯。客欲主人知之。乃佯言曰。某家有住房一所。要賣。故將碗口向主人曰。椽子也有。這樣大。主人見碗內無飯。急呼童使添飯。因問客曰。他欲價值幾何。客曰。如今有了飯。吃不賣了。

一三三三 子嫖父幫

有子好嫖而餓其父者。父謂之曰。與其用他人幫。何不帶挈我入席。我既得食。汝亦省錢。豈不兩便。但不可說破耳。子從之。父在妓家。諸事極善。幫襯體貼。妓問曰。何處得此幫客。大異常人。子曰。不好說。得他家媳婦與我。有些私情。是我養活他。所以這般體貼。明日妓述此語于翁。翁曰。雖則如此。他家母親也與我有些勾搭。只當兒子一般。不得不體貼他。

一三三四 聯譜

有王姓者。平素最好聯譜。每遇姓相似者。不曰寒宗。就說敵族。偶遇一汪姓者。指謂友曰。這是舍姪友。曰。何爲是盛族。其人曰。他是水窠路裏王家。遇一匡姓者。亦認是姪孫。人曰。匡與王。越發差得遠了。答

曰他是墻內王家。又指一歪姓亦云。是舍弟友。謂甚麼相干。其人曰。他從幼在大家做篾片的。王家又指姓毛者是寒族。友人大笑其荒唐。曰。你不知他本是我王姓一派。只因生了一個尾靶。弄得毛頭毛腦了。人問王與黃同音。爲何反不是一家。答曰。如何不是那是廿一都田頭家八兄。

一三三五 驢馬之親戚

有貴族二人。步行田間。見農夫任意鞭笞驢馬。心竊憫之。乃呵斥農夫曰。農夫。驢馬雖係畜類。亦不應如是虐待。農夫聞之。惶恐萬狀。以爲此二貴族必與驢馬有關係。慌忙脫帽。至驢馬之前。殷勤致敬。曰。適間多所冒犯。務乞恕罪。小人初不知朝廷貴顯中有君之親戚也。

一三三六 下飯

二子午餐。問父用何物下飯。父曰。古人望梅止渴。可將壁上掛的醃魚望一望。吃一口。這就是下飯了。二子依法行之。忽小者叫云。阿哥多看了一眼。父曰。醃殺了他。

一三三七 南北兩謊

南北兩人均慣說謊。彼此欽慕。不辭遠路相訪。恰遇中途。各叙寒溫。南人謂北人曰。聞得貴處極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起來。撒尿都要帶棒兒。一撒就凍。隨凍隨敲。不然人堪凍在一處。冬天浴。

堂內洗浴。竟會連人凍在盆內。南人曰。開浴堂主人何在。答曰。未問浴堂東道主。但見盆內有冰了。北人謂南人曰。聞得尊處極熱。不知其熱如何。南人曰。南方熱起來。將生麵餅帖在牆上。立時就熟。夏日街上有人趕豬。走不甚遠。都成了燒豬。北人曰。豬已如此。人何以堪。答曰。彼豬且成燒烤。其人早已化灰塵。

三三八 縣令口才

前清河道設有專官。每年工竣。須歷視各縣。以驗工程。某爲令。平日不問公事。有糊塗之名。而口才甚爲便給。一日河道至其處。勘驗工程。令治筵款之。河道酒酣後。因擬一聯曰。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樂令應聲曰。何道開河道。河道深何道。升蓋河道。係姓何。聞之大喜。不半載。保令爲知府云。

三三九 同席不認

有客饑甚。每入座。輒饕餮不已。一日與之同席。自言會會過一次。友曰。並未謀面。想是老兄錯認了。及上菜後。啖者低頭大嚼。雙箸不停。彼人大悟曰。是了。會便會過一次。因兄只顧吃菜。終席不曾抬頭。所以認不得尊容。莫怪。莫怪。

三四〇 索米

一家請客。酒甚淡。客曰：肴饌只此足矣。倒是米求得一撮出來。主曰：要他何用。客曰：此酒想是不會下得米。倒要放幾顆。

三四一 出醜

有屠牛者。過宰猪者之家。其子欲諱宰猪二字。回云：家尊出亥去了。屠牛者歸對子述之。稱贊不已。子亦穎悟。次日屠猪。至其子亦回云：家父往外出丑去了。問幾時歸。答曰：出盡丑醜。自然回來了。

三四二 初上路

一人初上北路。才騎牲口。踏鐙掉落一鞋。其人因作官話。大聲曰：阿呀。掌鞭的。我的鞋。（杜撰官話讀作爺字）趕鞭的。以為喚他做爺。答云：爺不敢。其人愈發急。大呼曰：我的鞋。爺我的鞋。爺掌鞭的不明其意。亦連聲回應曰：爺小的。怎麼敢。其人只得仍作鄉語。怒曰：我一隻鞋。讀作材音。子脫掉了。

三四三 房事

一丈母命婿以房典銀。既成交。而房價未足。因作書促之云：家岳母房事懸望。至緊刻不可緩。早晚望公垂慈。一處以濟。其急至感。至感。

三四四 瓦窰

一人連生數女。招友人飲宴。友作詩一首。戲贈之曰。去歲相招。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弄去。弄來。都弄瓦。令正。原來是瓦。窰。

三四五 諱輸碁

有自負碁高。與人角。連負三局。次日。人問之曰。昨日較碁幾局。答曰。三局。又問。勝負何如。曰。第一局。我不曾贏。第二局。他不曾輸。第三局。我本要等。和他不肯罷了。

三四六 吹叭喇

樂人夜歸。路見偷兒。挖一壁洞。戲將叭喇。插入吹起。內驚覺。追趕。遇賊。問云。你會見吹叭喇的麼。

三四七 戒狗肉

乞兒戒吃狗肉。衆丐勸曰。不必。曰。我不食之久矣。衆曰。你便戒他。他却戒不戒你。

三四八 病爛腿

一乞兒病腿爛。仰臥市中。狗見之。欲舐。乞兒曰。畜生。少不得是你口裏食。何須這般性急。

三四九 吃苕葉

清客貧甚。晨起無米。煮苕葉食之。而出。少頃。與富兒席。飲空心酒過多。遂大吐。而苕葉出焉。恐人嘲笑。

乃指而言曰。好古怪。早上吃白滾湯。時用不多。幾個蓮心。如何。一會子小荷葉。出得恁快。

三五〇 諸某

有鄉人諸某。教子讀三國演義。至八陣圖。肅然曰。作八陣圖者。爲漢之武侯。乃吾族也。汝當稱之爲高祖。父。明日過明陵。又謂其子曰。明太祖亦吾族也。汝當稱之爲曾祖父。明日兒入學。聽講歷史。至孔明事。諸兒起言曰。孔明非明太祖之子乎。衆闕然。

三五二 仲翁

清乾隆間某詞臣奉勅撰墓誌銘。誤翁仲爲仲翁。坐降通判。將行。乾隆爲賦一詩云。翁仲何如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工。從今不許歸林翰。貶汝山西作判通。每句倒置其末二字。亦善謔矣。

三五三 予豈好辯哉

某村先生與人談。動引四書語爲證。或勸之剪辮。先生曰。予豈好辯（辯）哉。予不得已也。或又告以髮辮爲滿洲風俗。先生曰。聖人不嘗言明辯（辯）子（之）乎。辮子明朝已有。曷爲滿洲風俗乎。

三五三 裁縫巧匠

一人謀做褲而吝布。連喚數裁縫。俱以尺布辭去。最後一縫匠去。只須三尺布足矣。其人大喜。市布與

之。乃縫一脚管。令穿兩足在內。其人曰。迫甚如何。行得。縫匠曰。你脫煞。要省自然。一步也行不開的。

三三三 金銀滿箱

中國舊俗。新歲相逢。各以吉祥語爲祝。某甲善談諧。逢人輒曰。祝足下。(金滿箱銀滿箱)聞者竊喜。初不料二語出。石頭記下語。爲(轉眼乞丐人皆謗)也。

三五四 中國世界史

某某學究。向書肆購中國世界史。徧購不得。末至一家書賈。答曰。中國世界史。尙未出版。僅有亞洲地球圖耳。學究喜曰。畢竟爾家是大書店。能知中國世界史之名。

三五五 留茶

有留客吃茶者。苦無茶葉。往鄰家借之。久而不至。湯滾則溢以冷水。加之既久。釜且滿矣。而終不得茶。葉。妻謂夫曰。茶是吃不成了。不如留他洗了浴罷。

三五六 縣堂上扁

一知縣惠政甚多。嘗以男女遇時而不婚配。最失人道。勒令鰥寡相偶。既已得所。又令僧尼相配。繼以道士亦無妻。然蓄髮與僧不同。爲覓佳偶。乃以境內娼妓指配之。頌聲交作。怨曠毫無。逮其去任。咸來

上扁稱感。鰥寡一扁曰。惠此鰥寡。僧尼一扁曰。澤及僧尼。道士與妻後至。苦思不得成句。忽得之曰。男道女娼。乃謹上之。

三五七 汪倫

桃花潭在安徽涇縣。以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一詩得名。相傳白將至涇。邑人汪倫遺以書曰。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千樹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白至。倫曰。千樹桃花者。有地名桃花潭也。萬家酒店者。酒店主人姓萬也。白聞之一笑。臨行贈以詩。文人韻事。遂流傳千古矣。

三五八 蘇空頭

一人初往蘇州。或教之曰。吳人慣扯空頭。若去買貨。他討二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講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其人至蘇。先以買貨之法行之。果驗。後遇一人。問其姓。答曰。姓陸。其人曰。定是三老官了。又問住房幾間。曰。五間。其人曰。原來是兩間。一披。又問宅上還有何人。曰。只房下一個。其人背曰。原來還是與人合的。

三五九 極妙析產法

某有三子。臨終遺囑。將馬所遺十七匹。遞分之。長子得二分之一。次得三分之一。幼子九分之一。照分

數法計算。長子應得八匹。五次子應得五匹。六六……幼子應得一匹。八八……數均畸零。勢非將馬分解不能照分。計無所出。鄰叟聞其故。乃別牽一馬來。曰：以此馬加入。我當爲汝曹遞分。連原有馬十七匹。共爲十八匹。長子二分之一得九匹。次子三分之一得六匹。幼子九分之一得二匹。共十七匹。尙餘一匹。鄰叟仍牽之歸。

三六〇 西女惡作劇

一西女。覓得其母。未結婚時。寄其父之私函。持向燈下讀之。易母者爲己名。至父名則任易一男子名。母聞之大怒。立起撲之。女急以書與母。母覽之大慚而罷。此女亦惡作劇矣。

三六一 文章最有趣

袁子才詩云：萬物皆可愛。惟錢最無趣。生前招不來。死後帶不去。或仿其調作詩云：萬物皆不愛。文章最有趣。好手作得來。庸手奪不去。

三六一 醫生

有一病家延醫。不辨醫之良否。先請一眼淨者視鬼。以醫生招牌之下。鬼之多少別之。徧視各醫。招牌下皆有鬼。至一醫招牌下。僅有一鬼。比較爲最少數。乃延之至家。先詢之曰：醫道高明。令人敬佩。行道

幾何時矣。曰：昨日病家大驚。又問曰：昨日至今，共視病幾何？曰：今至府上，爲第二次視病。

三六三 年倒縮

一商人嫖妓，問其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商人生意折本，仍過其家。妓忘之，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入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商人忽涕泣不止。妓問何故？曰：你的年紀倒與我的本錢一般漸漸的縮少了。想到此處，能不令人傷心。

三六四 賞屁

一官坐堂，偶撒一屁，自說爽利二字。乘吏不知，誤以爲賞吏，冀得歡心，爭跪稟曰：謝老爺賞。

三六五 不奉富

千金子驕語人曰：我富甚。汝何得不奉承？貧者曰：汝自多金，於我何與？而奉汝耶？富者曰：倘分一半與汝，何如？答曰：汝五百，我五百，我汝等耳。何奉焉？又曰：悉以相送，難道猶不奉我？答曰：汝失千金，而我得之。汝又當趨奉我矣。

三六六 以詩得金

清乾隆時，揚州鹹商某大宴賓客，有遠來戚求助於商者，亦在座。行飛花令，得紅字，令至商云：柳絮飛

來一片紅。應第三座某太史飲。太史停杯問曰。柳絮何以云紅。請問上句。某商囁嚅。紅漲於面。戚某遽答曰。上句爲夕陽返照桃花塢。宋詩人也。太史乃飲。是日席間。商卽贈戚三千金。見粟香隨筆。

三六七 內務師長

無賴子某甲自反正後。以革命有功。遂據得某省內務司長一席。奈目不識丁。往來文牘。必假手於屬吏。甲深自愧恨。乃急納一通文之女子爲妾。俾得兼充房師。詎此女知甲之所求。凡對於甲。必嚴詞厲色。儼然尊師。甲亦低首下心。奉命唯謹。恆以內務師長稱呼之。一日甲於公餘之暇。爲朋輩邀往某酒店夜宴。一時男女雜坐。履舄交錯。甲竟樂而忘歸。後爲其妾偵知。乃大振獅威。卽手書條子一紙。促甲歸。其條子上大書內務師長嚴諭某某師長。須乘夜速歸。如遲卽嚴加申飭云云。

三六八 辭朝

一教官辭朝。見象低徊。留之不忍去。人問其故。答曰。我想祭丁的猪羊。有這般肥大。便好。

三六九 童子善謔

某塾師好冶游。一日友人訪之。不遇。問其徒。一童對曰。塾中問童子言師采花去。只在此城中。花深不知處。若此童者。亦善謔矣。

三七〇 嘲村學究詩

兩盤秋雨蠶隨筆。載嘲學究詩一律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趁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課。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學庸也）詩爲海。昌郭臣堯作。

三七一 賣肉忌賒

有爲兒孫作牛馬者。臨終之日。呼諸子而問曰。我死之後。汝輩當如何殯殮。長子仰體大人惜費之心。不敢從厚。縞衣布衾。以二寸之棺。一寸之槨。墓道僅以土封。翁攢眉良久。責其多費。次子曰。衣衾棺槨。俱不敢用。但具稿荐一條。送於郊外。謂之火葬而已。翁猶疾其過奢。三子默喻父意。乃詭詞以應曰。吾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既經殫力於生前。豈惜捐軀於死後。不若以大人遺體。三股均分。暫作一日之屠兒。以享百年之遺澤。何等不好。翁乃大笑曰。吾兒此語。適獲我心。復戒之曰。對門王三。老慣賴肉錢。斷斷不可賒。

三七二 格外周到

有一躁急家。作書致友人。其文曰。敬啓者。僕所持之金鼻烟壺。先刻忘却。在尊處。乞爲一查。交來人帶

下。不。勝。盼。切。書。既。竟。將。加。封。其。時。鼻。烟。壺。忽。然。發。見。乃。於。書。末。加。寫。數。句。仍。使。僕。人。送。去。其。文。曰。再。啓。者。前。述。之。品。今。已。發。見。可。無。煩。足。下。搜。索。之。勞。矣。

三七三 看鏡

有。出。外。生。理。者。妻。要。捐。買。梳。子。囑。其。帶。回。夫。問。其。狀。妻。指。半。月。示。之。夫。貨。畢。忽。憶。妻。語。因。看。月。輪。正。滿。遂。依。樣。買。了。鏡。子。一。面。帶。歸。妻。照。之。罵。曰。梳。子。不。買。如。何。反。娶。了。一。妾。回。來。兩。下。爭。鬧。母。聞。之。往。勸。忽。見。鏡。照。云。我。兒。有。心。費。錢。如。何。討。這。個。年。老。婆。兒。互。相。埋。怨。遂。至。訴。訟。官。差。往。拘。之。差。見。鏡。慌。云。才。得。出。牌。如。何。就。出。添。差。來。捉。違。限。及。審。置。鏡。於。案。官。照。見。大。怒。云。夫。妻。不。和。事。何。必。央。請。鄉。官。來。講。分。上。

三七四 和尚頭多

昔。時。人。皆。有。髮。惟。僧。無。髮。有。僧。對。人。述。鄭。板。橋。詞。語。云。少。了。幾。根。頭。髮。省。得。許。多。煩。惱。言。次。有。得。色。或。謂。僧。曰。和。尚。比。人。雖。少。一。髮。然。却。多。了。一。頭。恐。煩。惱。由。此。而。起。僧。不。悅。其。人。又。告。之。曰。和。尚。好。談。文。豈。不。讀。左。傳。乎。左。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吾。輩。以。上。人。不。可。太。多。故。留。一。處。俗。家。面。目。耳。

三七五 淡而無味之笑話

某。甲。善。談。諧。出。言。輒。使。人。解。頤。朋。輩。故。難。之。曰。淡。而。無。味。一。日。甲。曰。某。家。孩。子。遺。矢。於。庭。婦。人。取。灰。掩。

之。倉卒間。誤取鹽。此故事有味。否。衆人曰。仍淡而無味。甲蹙眉曰。鹽已不少矣。安得仍謂爲淡也。

二七六 證孔子

兩道學先生。議論不合。各自誇真道學。而互詆爲假。久之不決。乃請證於孔子。孔下階鞠躬致敬而言曰。吾道甚大。何必相同。二位老先生。皆真正道學。丘素所欽。豈有僞者。兩人各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諛之甚也。孔子曰。此輩人。哄得他動身。就勾了惹他怎樣。

二七七 西婦說勇

西國有兩婦人。爭誇其夫之勇。其一曰。吾夫可潛伏水中三小時不出。其一曰。然則尙不及吾夫。吾夫自前年沈於海。至今尙未出也。

二七八 孟子新戲

晉人某。改良戲曲家也。嘗唱新編孟子一節。云。惠王兩眼淚巴巴。叫一聲孟二哥。汝上前來聽俺說話。〔梁惠王曰〕俺老子當年誰不怕。〔晉國天下莫強焉〕這句話瞞不過汝老人家。〔叟之所知也〕到如今是俺當家。〔及寡人之身〕東邊與山東老兒打一架。〔東敗於齊〕就丟了我一個大哇哇。〔長子死焉〕西邊又與那陝西老打一架。〔西喪地於秦〕去了我一個二百二。又一個四百八。〔七百里〕南邊

與那湖廣蠻子打一架他要我稱他聲爹爹（南辱於楚）真是羞殺（寡人恥之）俺今兒要想一個報仇的方法（願比死者一洗之）孟二哥汝的高才請汝說了罷（如之何則可）

二八九 錯死

有東家喪妻母往祭託館師作文哀之乃搜索枯腸不得一字乃覓刻本弔妻父祭文一首與之竟爲識者揭破東家大怪館師館師云是古本上刊的如何會錯只怕他家錯死人了

二八〇 災黎與醉李

前清道光某年江浙大水田廬蕩然某大僚奉命發賑嘗行至浙江嘉興某縣縣令進謁某因言此間災黎甚苦令曰近日已甜矣某不解所謂姑置之須臾令出卽遣人送醉李二担至行轅蓋是地素產醉李令因誤聽災黎爲醉李也

二八一 奴僕妙語

王漁洋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日歸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所餘幾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

二八二 廁所聯

或作廁所聯云。到此方無中飽患。何人不爲急公來。雅而切。爲此題之絕作。

三八三 被屑掛鬚

貧家蓋稿穠。幼兒不知諱。父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曰蓋被。一日父見客。而鬚上帶穠草。兒從後曰。爺爺且除去。面上被屑看。

三八四 狗坐館

一人慣會說謊。對親家云。舍間有三寶。一牛每日能行千里。一雞每更止啼一聲。又一狗善能讀書。親家駭云。有此異事。來日必要登堂來看。其人歸與妻述之。一時說了謊。怎生回護。妻曰。不妨。我自有一處。次日親家來訪。內云。早上往北京去了。問幾時回。答曰。七八日就來的。又問爲何能快。曰。騎了自家牛。去問宅上還有報更雞。適值亭中。午雞啼。卽指曰。只此便是。不但夜裏報更。日間生客來也。報的。又問讀書狗。請借一觀。答曰。不瞞親家說。只爲家寒出外坐館去了。

三五五 取名

有販賣藥材者。離家數載。其妻已生下四子。一日。夫歸問衆子何來。妻曰。爲你出外多年。我朝暮思君。結想成胎。故命名俱暗藏深意。長是你乍離家室。宿母沙畔。故名宿沙。次是你遠鄉作客。我在家記念。

故名遠念。三是料你置貨完備。合當歸家。故喚當歸。四是連年盼你。不到今該返回故鄉。故喚茴香。夫聞之大笑曰。依你這等說來。我再在外幾年。家裏竟開得一月山藥鋪了。

三八六 山歌

山歌純係天籟。不假雕飾。而有絕妙好詞。爲文人所不能道者。如吳下山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衾帳。幾個飄零在外頭。雲間山歌云。醒醒罷汝看月亮兒。已照在西窗下。皖南山歌云。小小姑娘快樂多。走出門來便唱歌。手挾金弓銀彈子。百花園裏打鸚哥。真絕妙也。

三八七 噉餛飩

一妻病。夫問曰。想甚吃否。妻曰。除非好肉餛飩。想吃一二隻。夫爲治一盂。意欲與妻同享。方往取箸回。而妻已染指噉盡。止餘其一。夫曰。何不并啖此枚。妻攢眉曰。我若吃得下。此隻不害這病了。

三八八 捉龜

某校暑假休業。教師對生徒演說曰。諸生在家。暇時宜溫習功課。不可作無益之遊戲。一日有甲乙二生在河中泅水。遙見教師將至。無可躲避。兩人遂以泥塗面。以爲教師至。可以不識。已爲何人。須臾教師至前。呼其名而叱之曰。惡是何爲。作此下流舉動。兩人齊答曰。來此捉龜。教師曰。捉龜何用泥塗面。

答曰。怕龜識其爲我也。

二八九 塾師笑話

有童子師館於某家。歲暮望東家明年復聘。問其徒曰。四書上先生凡幾見。徒不能對。歸語其父。父知師意所在。因教之云云。明日師又問。徒對以十見。復令悉數之。乃曰。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先生之號則不可從。先生者七十人。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有酒食先生饌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先生將何之。師聞之。嗒然若夫。

二九〇 剩石沙

一窮人留客吃飯。其妻因飯少。以鷓卵石襯於飯碗之下。及添飯既盡。而石出焉。主人見之。愧甚。乃責僕曰。瞎眼奴才。淘米的時節。眼睛生在那裏。這樣大石沙。都不拿來揀出。

二九一 請先生

一師慣謀人館。被閻王訪知。着夜叉拿來。師躲在門內不出。鬼卒設計哄騙曰。你快出來。有一好館。請你。師聞有館。即便趨出。被夜叉擒住。先生曰。看你這鬼頭鬼腦。原不像個請先生的。

二九二 抬柩

一醫生醫死人。主家憤甚。呼羣僕毒打。醫跪求至再。主曰。私打可免。官法難饒。卽命送官懲治。醫畏罪。哀告曰。願雇人抬往殯殮。主人許之。醫苦家貧無力雇募。家有二子。夫妻四人。共來往柩。至中途。醫生歎曰。爲人切莫學行醫。妻咎夫曰。爲你行醫。害老妻幼子。云頭重脚輕。抬不起。長子曰。以後醫人。揀瘦的。

二九三 文思敏捷

清某朝有殿撰。以重賄某權貴及第。一日帝令屬對。云樓台六七層。四面東南西北。殿撰不能應。適某權貴在側。低聲曰。看歷日可矣。殿撰悟。乃曰。憲書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按某權貴可謂文思敏捷矣。而殿撰聞言。卽悟其聰明亦不易及也。

二九四 白蟻蛀

有客在外。而主人潛入吃飯者。旣出。客謂曰。宅上好座廳房。可惜許多樑柱。都被白蟻蛀壞了。主人四顧曰。並無此物。客曰。他在裏面吃。外邊人如何知道。

二九五 僭稱呼

一家父子僮僕。專說大話。每每以朝廷名色自呼。一日友人來望。其父出外。遇其長子曰。父王駕出了。

間及令堂。次子又云。娘娘在後花園飲宴。友見話說僭分。含怒而去。途遇其父。乃述其子之言告之。父曰。是誰說的。僕在後云。這是太子與庶子說的。其友愈惱。扭僕便打。其父忙勸曰。卿家弗惱。看寡人面上。上。

三九六 木匠

一匠人裝門門。誤裝門外。主人罵爲瞎賊。匠答曰。你便瞎賊。主怒曰。我如何倒瞎。匠曰。你若有眼。便不來我這樣匠人。

三九七 嘲麻子破題

或集四書句嘲麻子云。粹然見於面。日月星辰繫焉。聞者爲之絕倒。其措詞與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真何故亂加圈二語。又有別矣。

三九八 題畫詩

嘗見某君壁懸一畫。畫乞兒一犬隨吠其後。題詩云。我討我的飯。與汝何相干。生成勢利犬。單咬破衣衫。詩與畫俱佳。

三九九 門聯

笑林一千種 上編

錢牧齋於明季嘗書門聯云。君恩深似海。臣節重如山。鼎革後此聯尙未揭去。好事者每聯下加一字云。君恩深似海矣。臣節重如山乎。錢見之大慚。

四〇〇 春生帖

一財主不通文墨。謂友曰。某人甚是欠通。清早來拜我。就寫晚生帖。傍一監生曰。這到還差不遠。好像這兩日。秋天拜客。竟有寫春（眷字誤看春字）生帖子的哩。

四〇一 譬字令

衆客飲酒。要譬字四書一句爲令。說不出者罰一巨觥。首令曰。譬如爲山。次曰。譬如行遠必自邇。以及譬之宮牆等句。落後一人無可說得。乃曰。能近取譬。衆譁然曰。不如式。該罰如何。譬字說在下面其人曰。屁原該在下。諸兄都從上來。不說自倒出了。反來罰我。

四〇二 誤聽

有人過橋貼邊而走。傍人謂曰。看仔細。不要踏了空。其人誤聽他偷了葱。因而大怒。爭辨不已。復轉訴一人。其人曰。你們又來好笑。我素不相認。怎樣冤我。盜了鐘。互相廝打。三人扭結到官。官問三人情事。拍案曰。朝廷設立衙門。叫我南面坐。爾等反叫我朝了東。掣籤就打官民爭鬧。驚動後堂。適奶奶在屏

後竊聽聞之。柳眉倒豎。搶出堂來。拍案抄鬧曰。我不會幹下歹事。爲何通同衆百姓要我嫁老公。

四〇二 戀席

客人戀席不肯起身。主人偶見樹上一大鳥。對客曰。此席坐久。盤中肴盡。待我砍倒此樹。捉下鳥來烹與執事侑酒。如何。客曰。只恐樹鳥飛矣。主云。此是呆鳥。他死也不肯動身的。

四〇四 人名對

清同光間有張之洞對陶然亭黃體芳對烏鬚藥等聯。後有額勤和布對腰圍戰裙。烏拉布對蠶吐絲。烏拉喜崇珂對鴻飛遵遠。洛等聯。至資政院時代有籍宗寅對書馱子易宗夔對喪家狗。阿穆爾靈圭對吾與汝拱壁等聯。近以單東笙對雙夾棍一聯爲尤工也。

四〇五 嘲醫生

既有嘲醫生詩云。如今也要學新法。扳倒藥王敬瘟神。又某某服某醫生藥而死。其友製一扁贈醫生。將世俗所行功同良相成語。改相爲將曰。功同良將。言其善殺人也。醫生見之。亦無如之何。

四〇六 揚州妓

揚州者爲鹽商薈聚地。繁華甲於東南。而園林風月之勝。亦多爲大腹賈所據。有某名士贈揚州妓詩。

云。淡。紅。衫。子。淡。黃。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渾。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聞。者。絕。倒。時。易。勢。遷。今。東。南。繁。華。首。推。滬。上。而。園。林。風。月。之。勝。又。多。爲。洋。商。所。據。矣。

四〇七 諧詩

居。城。市。者。每。以。人。煙。稠。密。家。無。隙。地。婦。人。衣。袴。多。臨。街。曬。之。過。其。下。者。輒。生。怨。恨。有。人。戲。爲。詩。云。牢。繫。魚。竿。插。屋。簷。水。紅。紬。褲。繡。花。邊。昨。宵。雲。雨。知。多。少。曬。到。斜。陽。尙。未。乾。

四〇八 七字對

先。生。出。課。命。學。生。對。曰。池。中。荷。葉。魚。兒。傘。學。生。曰。池。中。與。假。山。石。裏。對。否。師。曰。對。生。曰。荷。葉。與。老。菱。壳。對。否。師。曰。對。生。曰。魚。與。烏。龜。對。否。師。曰。對。生。曰。兒。與。阿。爹。對。否。師。曰。對。生。曰。傘。與。破。釘。靴。對。否。師。曰。對。學。生。乃。連。讀。曰。假。山。石。裏。老。菱。壳。烏。龜。阿。爹。破。釘。靴。

四〇九 好酒

父。子。扛。酒。一。罈。路。滑。跌。翻。其。父。大。怒。子。乃。伏。地。痛。飲。抬。頭。謂。父。曰。快。些。來。麼。難。道。你。還。要。等。甚。菜。

四一〇 截酒盃

使。僮。斟。酒。不。滿。客。舉。盃。細。視。良。久。曰。此。盃。太。深。當。截。去。一。段。主。曰。爲。何。答。曰。上。半。段。盛。不。得。酒。要。他。何。

用

四一一 醫按院

一按台患病。接醫診治。醫驚持畏縮。錯看了手背。按院大怒。責而逐之。醫曰。你打便打得好。只是你脉息俱無了。

四一二 高才

一官偶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處有高才否。吏誤認以爲裁縫姓高也。應曰。有。卽喚進。問曰。貧而無諂。如何。答曰。裙而無襠。拆起來。又問。富而無驕。如何。答曰。褲若無腰。做上去。官怒喝曰。陡裁縫曰。極是容易。若是皺了。小人有熨斗。取來燙之。官罵曰。滾出去。裁縫曰。滾出去。要加緝邊。

四一三 卜者

有卜者設肆於布。見一人清晨冒雪攜傘而來。入門求卜。其容甚戚。卜者布卦已。言曰。子姓趙乎。曰然。居西北鄉乎。曰然。問病人乎。曰然。病者非卑幼乎。曰然。觀者神其術。諸如此類。其道大行。其子私扣之。乃曰。前日之事。不外留心而已。吾視其傘柄上刻字曰。趙記。故知姓趙。是日西北風。其人滿背皆雪。而胸腹略無雪點。故知其西北鄉來。問卜。必事有不順。然水火盜賊。不如是之安閒。訟事不如是之獨身。

自由。且不必如是之早。故知爲病。病者若非妻與子。而爲尊屬。其容決不如是戚也。

四一四 教法

主人怪師不善教。師曰。汝欲我與令郎俱死耶。主人不解。師曰。我教法已盡矣。只除非要我鑽在令郎肚裏去。我便悶殺令郎。便脹殺。

四一五 斷送老頭皮

宋時有妻送夫詩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不謂今日真有送頭皮者。蘇州天賜莊醫院。割技頗工。有人患頭瘍。俗謂之辣黎頭。求醫於院。院醫曰。爾頭皮有宿患。非換皮不能絕根。用藥強治。不久復發無益也。因割其腿上皮一片。易其頭皮。瘍果不復發。但成光頭。永不生髮耳。有富人亦患此瘍。再商於院。并須使髮重生。醫曰。此須割美髮者之頭皮。以代己皮乃可。且不能用一人之頭皮。因人將頭皮割盡。亦殊有礙。計每人割六分之一。合六人之頭皮。供一人必可行。所無事。富人因募人頭皮。願出六百元。購滿頭之皮。時院中有茶房七人。適一人告假暫離。六人在院。皆青年髮多者。觀此懸賞。即聲明各願出頭皮一條。取價百元。醫遂施術。富人之瘍立愈。且髮根俱在。數日而髮有長機矣。又數日而請假者。來聞未假者各得百元之意外財。大怨其不相關照。利益不能均沾。致爭論而用武。又有

頭破者。

四一六 嘲周性

浙中鹽化地方有查祝董許四大族。簪纓世胄。科甲連綿。後有周姓者。偶然兩榜。其居鄉豪橫。欲與四大姓並駕齊驅。里人因作詩嘲之曰。查祝董許周。鼃鼃蛟龍鯁。江淮河海溝。虎豹犀象猴。

四一七 淡酒

有人宴客用淡酒者。客向主人索刀。主問曰。要他何用。曰。欲殺此壺。又問壺何可殺。答曰。殺了他。解解水氣。

四一八 合做酒

甲乙謀合本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乙曰。米若我的。如何算賬。甲曰。我決不虧心。到酒熟時。只逼還我。這水罷了。其餘多是你的。

四一九 不留客

客遠來。久坐主家。雞鴨滿庭。乃辭以家中乏物。不敢留客。客即借刀。欲殺已所乘馬治餐。主曰。公如何。回去。客曰。憑公子雞鴨中告借一隻。我騎去便了。

四二〇 日餅

中秋出賣月餅。招牌上錯寫日餅。一人指曰。月字寫成白字了。其人曰。我倒信你騙白字。還有一撇哩。

四二一 夢周公

一師晝寢而不容學生磕睡。學生詰之。師謬言曰。我乃夢周公也。明晝其徒亦效之。師以戒方擊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言。答曰。周公說昨日並不會會見尊師。

四二二 號板蛋殼詩

有考生入二場試。見號板整齊。其架作寫字用之板。有一圓洞。內嵌雞蛋殼一個。板上題一詩云。號板有一洞。蛋殼補其空。既防墨盒傾。又作水盂用。寄語後來人。此物不可動。動之也何妨。今科必不中。此君風趣。知必才士。

四二三 借水

一家請客。一客前失箸。上菜後。衆客朝拱舉箸。其人獨抽手而觀。徐向主人曰。求賜清水一碗。主問何處用之。答曰。洗乾淨了。指頭好拈菜吃。

四二四 是我

一師值清明。携徒郊外踏青。師在前行。偶撒一屁。徒曰。先生。清明節鬼叫了。先生曰。放狗屁。少頃大雨傾盆。田間有一瓦。爲水淹沒。僅露其背。又指謂先生曰。這像是个烏龜。師曰。是瓦。

四二五 俗語詩

有自署山樵者。有俗語詩四律。錄之如下。車兒西去馬兒東。錯把黃金作廢銅。咬口生姜。喝口醋。做天和尙。撞天鐘。得時討飯爲天子。有理重孫打太公。只怕將來還要壞。一年不與一年同。

憑他走石與飛砂。一正都能解百邪。畫虎不成終類狗。強龍難壓地頭蛇。弟兄父母妻兒女。柴米油鹽醬醋茶。水裏來時湯裏去。暗中再把當包加。

做成圈套砌成牢。寡骨無情切莫交。只比死人多口氣。猶如活畜少身毛。今年竹子來年筍。一個葫蘆兩個瓢。到底人心猜不着。憑空調過鼓來敲。

笑他有眼竟無珠。可惜當年少讀書。有貨那愁無賣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全無半點人模樣。也有三分鬼畫符。善惡到頭終有報。何須吃盡子爲輸。

四二六 牙蟲

有患牙疼者。無法可治。醫者云。內有巨蟲一條。如桑蠶樣。須捉出此蟲。方可斷根。問何如就有凭大醫

曰。自幼在牙（衙同音）門裏吃大最能傷人。

四二七 王先生百韻

有人咏王先生百韻詩。惜不能全記。今就其可記者錄數聯云。高帽闊衣裳。區區敝姓王。辮拖龜尾黑。鬚翹（去聲）蟹箝黃。學富文中子。形成武大郎。官司羸綠社。跟斗跌丹陽。

四二八 女子之三大自由

女子天足之風既盛。而女學生中。裝飾尤尙樸素。卽耳環亦多不御。卽最神聖之抹胸。大都拋棄。蜂腰鼓乳。自詡文明。反對者嘲之曰。拋棄抹胸。則胸襟坦率。不加束縛。是謂思想自由。不御耳環。則議論縱橫。並無牽罣。是謂言論自由。向者金蓮貼地。體態輕盈。視繡闥外。非已版圖。故跬步不越。今天足風行。隨處任意行動。是謂出版自由。故廣東多自由女。

四二九 接馬令 孫朝奉慶壽

酒令中有所謂接馬令者。每人說俗語一句。句句銜接。至循環相生爲止。此項令語。愈長愈趣。今錄一則。此令當孫朝奉慶壽之日。卽用孫朝奉慶壽爲起句。令曰。孫朝奉慶壽。壽比南山。山高水遠。遠水救弗得近火。火燭小心。心高氣硬。硬樹自有硬蟲鑽。鑽頭弗進。進退兩難。難逃性命。命盡祿絕。絕子絕孫。

孫朝奉慶壽

四三〇 相稱

一俗漢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玩書畫。無一不備。客至。問曰。此室若有不相稱者。幸指教。當去之。客曰。件件俱精。只有一物可去。主人問是何物。答曰。就是足下。

四三一 紀曉嵐

古書中語。往往有天然對偶者。不足奇也。惟二語足令人噴飯。或以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令紀曉嵐屬對。紀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按二語。雖天然對偶。然非曉嵐不能道破也。

四三二 吊棋

錢鶴灘先生幼好弈。父誡之不悛。投棋於河。先生作詩吊之。敲棋終日興偏幽。誰道今朝結父仇。兵卒下河車不救。將軍落水士難留。馬行千里隨波去。象渡三江逐淚流。砲響一聲驚霹靂。臥龍投起碧雲浮。一時傳爲笑柄。

四三三 狡哉船客

某畜一犬甚愛之。出必與俱。跬步弗離也。一日乘輪他往。正乘風破浪之際。犬忽失足落海。甲往求船。

主停輪救之。船主謂航律素嚴。非人落海。輪斷無停理。某聞言。遂投身入海。輪遂停。而人與犬咸獲救焉。（贈有正摺扇兩柄）

四三四 裁縫

時年大旱。太守命法官祈雨。亦不至。太守怒欲逐之。法官稟云。小道本事平常。不如某裁縫最好。太守曰。何以見得。答曰。他要落幾尺。就是幾尺。

四三五 連偷罵

吳人有灌園者。被鄰居偷去蔬果。乃大罵曰。入娘賊。春天偷子。我媻笱。夏天又來偷我。妹梅子。到冬來還偷我。個老婆。（蘿蔔）

四三六 真茹

蘇人某甲初出門。搭車赴申。行經真茹。停車。意已至上海。即詢搭客曰。此是上海乎。乙率應曰。真茹。甲誤爲正是。（蘇俗語）即忽忽下車而去。

四三七 黑作劇

某私塾學究甚頑固。時當暑熱。學究坦臥於醉翁椅。呵學生曰。讀書不許停。有違者當痛打。遂酣臥。學

生惡之。俟睡熟。乃取其所戴之眼鏡。塗以紅硃。而以棒易其手中之扇。復于其足下置水桶一。更以燈心草黏於學究之臂。以火燃之。燃後卽退入位。狂讀如故。及火燃及臂。學究夢中覺痛刺。以爲蚊舉扇撲之。觸臂甚痛。張兩目。則紅光滿目。駭極。躍起。則兩足又浸入水桶矣。

四三八 姓孫

兩人相遇。甲問乙姓。乙曰。姓孫。因轉問甲。甲曰。不敢。乙曰。問姓何謙之有。甲曰。姓祖。乙悟其戲。已乃曰。巧哉。我孫。君祖。君祖。我孫也。

四三九 喜屬犬

一酒客訝同席者飲啖太猛。問其年。以屬犬對。客曰。量是犬。若屬虎的。連我也都吃下肚了。

四四〇 不完卷

一生不完卷。考置四等。受扑。對友曰。我只缺得半篇。友曰。還好。若做完看了。定要打殺。

四四一 沒骨頭

秀才道士和尚三人。同船過渡。船人解纜稍遲。衆怒罵曰。狗骨頭。如何這怠慢。船人忍氣渡衆下船。撐到河中。停篙問曰。你們適才罵我狗骨頭。汝秀才是甚骨頭。講得有理。饒汝性命。不然推下水去。士曰。

我讀書人攀龍附鳳。自然是龍骨頭。次問道士。乃曰。我們出家人。仙風道骨。自然是神仙骨頭。和尚無可說得。乃慌哀告曰。乞求饒恕。我這禿子。從來是沒骨頭的。

四四二 退束脩

一師學淺。善讀別字。主人惡之。與師約。每讀一別字。除脩一分。至歲終。退除將盡。止餘銀三分。封送之。師怒曰。是何言興。是何言興。(原與字)主人曰。如今再扣二分。存銀一分矣。東家母在傍曰。一年辛苦。半除也罷。先生上前作謝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主人曰。恰好。連這一分。乾淨拿進去。

四四三 赤壁賦

庸師慣讀別字。一夜與徒講論前後赤壁兩賦。竟念賦字爲賊字。適見偷兒潛伺窗外。師乃朗誦。大言這前面赤壁(作拆字)賊吓賊。大驚。因思前面既覺不若。往房後穿窬而入。時已夜深。師講完。往後房就寢。既上床。復與徒論及後面赤壁賦。亦如前論。偷兒在外嘆息曰。我前後行藏。悉被此人識破。人家請了這樣先生看家。狗都不消養得了。

四四四 醮酒

有性吝者。父子在途。每日沽酒一文。慮其易竭。乃約箸頭醮嘗之。其子連醮二次。父責之曰。如何吃這。

般急酒。

四四五 蠢哉鄉愚

鄉人某目不識了。凡星期日必赴教堂聽講。見牧師登堂讀經時必先出眼鏡架鼻上默誌之一日。因事進城道經一店見窗間陳列眼鏡無數大喜過望入購得一具時適櫃檯上有報紙在取而視之良久方云此鏡不合店夥易之復云不合如是者多次店夥怒問曰爾究識字否某訝曰我如識字何須爾眼鏡爲耶。

四四六 復跌

一人偶仆地方爬起復跌乃曰嗟。早知還有只一跌便不走起來了。

四四七 緩踱

一人善踱行步甚遲日將脯矣巡夜者于城外見之問以何往曰欲至府前巡夜者即指犯夜擒捉送官其人辨曰天色甚早何爲犯夜曰你如此踱法踱至府前極早也是二更了。

四四八 出轡頭

有酷好乘馬者被人所欺以五十金買駑馬一匹不堪鞭策乃雇船載馬而身跨其上既行里許嫌其

遲慢。謂船人曰。我買酒。請你與我快些搖。我要出轡頭哩。

四四九 吃螺螄

有盲子暑月食螺螄。失手墮一螺肉在地。低頭尋摸。誤檢雞屎。放在口裏。向人曰。好熱天氣。東西纔落下地。怎就這等臭得快。

四五〇 衣軟

一鄉人穿新衣。將入城。因出門甚早。布衣爲露水飄濕。及至城中。怪其棉軟。事畢出城。衣爲日色晒乾。又硬如故。歸謂妻曰。莫說鄉下人進城再硬不起來。連鄉下人的衣服。見了城裏人的衣服。都會棉軟起來。

四五一 椅桌受用

鄉民入城赴席。見椅桌多懸桌圍坐褥。歸謂人曰。莫說城裏人受用。連城裏的椅桌都是極受用的人。問其故。答曰。桌子穿了繡花裙。椅子都是穿銷金背心的。

四五一 鹽蛋

甲乙兩鄉人入城。偶吃醃蛋。甲駭曰。同一蛋也。此味獨何以鹹。乙曰。我知之矣。決定是醃鴨脯的。

四五二 靠父膳

一人廿歲生子。其子專靠父膳。不能自立。一日算命云。父壽八十。兒壽六十二。其子大哭曰。這兩年叫我如何過得去。

四五四 覓燈脚

鄉間坐凳。多以現成樹丫叉爲脚者。一脚偶壞。主人命僕往山中覓取。僕持斧出。竟日空回。主人責之。答曰。丫叉儘有。都是朝上生。沒有向下生的。

四五五 訪麥價

一人命僕往楓橋打聽麥價。僕至橋。聞有呼吃扯麵者。以爲不要錢的。連吃三碗。徑走。賣麵者索錢。不得。批其頰九下。急歸。謂主人曰。麥價打聽不出。麵價吾已曉矣。主問如何。答曰。扯麵每碗要三個耳光。

四五六 臥錘

一人睡在床上。仰面背痛。覆臥肚痛。側困腰痛。坐起臀痛。百醫無效。或勸其翻動。見褥底鐵秤錘一個。墊在下面。

四五七 懶活

有極懶者。臥而懶起。家人喚之吃飯。復懶應。良久度其必飢。乃哀懇之。徐曰。懶吃得家人曰。不吃便死。如何使得。復搖首漫應曰。亦懶活矣。

四五八 白鼻貓

一人素性最懶。終日偃臥不起。每日三餐。亦懶于動口。慳之絕粒。竟至餓死。冥王以其生前性懶。罰去輪迴變貓。懶者曰。身上毛片。要求大王賞一全體黑色。單單留一白鼻。感恩實多。王問何故。答曰。我做貓。躲在黑地裏。鼠見我白鼻。認作是塊米糕。貪想偷吃。湊到口邊。一口咬住。豈不省了無數氣力。

四五九 露水桌

一人偶于露水桌上。以指戲寫謀篡字樣。被一仇家見之。奪其桌。就走往府首告。及坐堂。露水爲日晒乾。字迹滅去。官問何事。其人無可說得。慌稟曰。小人有桌子一堂。持這張來看樣。不知老爺要買否。

四六〇 歌郎娶婦詞

夫子門楣異。却贏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一向喬妝身請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香盟粉誓。笑煞逢場花燭假。喜今宵花燭真滋味。貪美滿。恣尤殢。個儂休作男兒戲。料無非鉛華侶伴。裙簪班輩。正自難分姑與嫂。謾道燕如兄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婦如憐婿。今何夕。三生會。此

爲李容齋尙書天馥所作。近梅蘭芳娶婦。或贈聯云。焉能辨我是雄雌。想華月金尊。也曾脂粉登場。爲他人作嫁。畢竟可兒好身手。趁椒風錦帳。切莫葫蘆依樣。舍正路不由。

四六一 望孫出氣

一不肖子。常毆其父。父抱孫不離手。愛惜愈甚。人問之曰。令郎不孝。你却鍾愛令孫。何也。答曰。不爲別的要抱他。大來好替我出氣。

四六二 買醬醋

祖付孫錢二文。買醬油醋。孫去而復回。問曰。那個錢買醬油。那個錢買醋。祖曰。一個錢買醬油。一個錢買醋。隨分買。何消問得。去移時。又復來。問曰。那個碗盛醋。祖怒其癡呆。責之。適子進門。問以何故。祖告之。子遂自去其帽。揪髮亂打。父曰。你敢是瘋了。子曰。我不瘋。你打得我的兒子。我難道打不得你的兒子。

四六三 師衝突

一學校某生口如懸河。專與教員爲難。一日有某教員在宿舍自憤曰。當半年教員。受半年氣。某生聞之。隔舍應之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又一日某教員曰。學生到校。喜行畢業禮。某生亦應之曰。教員得錢。怕聽上班鐘。於是師生二人。大起衝突。

四六四 熬翁腿

一老翁冬夜醉臥。置脚爐于被中。誤燒其腿。早起罵鄉隣曰。我老人家多吃了幾杯酒。睡着了。便自不知你們這班後生。竟不來喚醒。一聲難道燒人臭也不曉得。

四六五 合着靴

有兄弟共買一靴。兄着以拜客赴宴。弟不甘服。亦每夜穿之。環行室中。直至達旦。俄而靴敝。兄再議合買。弟曰。我要睡矣。

四六六 教象棋

兩人對弈象棋。傍觀者教不置口。其一大怒。揮拳擊之。痛極却步。右手摩臉。左手遙指曰。還不又士。

四六七 髮換糖

一獸子見人以髮換糖者。謬謂凡物皆可換也。晨起袖中藏髮一料。以往遇酒肆。卽入飽餐。餐畢。以髮與之。肆傭皆笑。其人怒曰。他人俱當用。到我偏用不得耶。爭辨良久。肆傭因搗髮亂打。其人徐理髮曰。整料的與他。偏不要反在我頭上來亂搶。

四六八 薑字塔

一富翁問薑字如何寫。對以草字頭。次一字。田字又。一字又。田字又。一字其。人寫草一田一田一寫。訖玩之。罵曰。天殺的。如何誑我。分明作奕。我造成一座寶塔了。

四六九 吃夢中醋

一懼內者。忽于夢中失笑。妻搖醒曰。汝夢見何事。而得意若此。夫不能瞞。乃曰。夢娶一妾。妻大怒。罰跪床下。起尋家法杖之。夫曰。夢幻虛情。如何認作實事。妻曰。別樣夢。許你做這樣夢。却不許你做的。夫曰。以後不做就是了。妻曰。你在夢裏做我如何得知。夫曰。既然如此。待我夜夜醒到天明。再不敢睡就是了。

四七〇 葡萄架倒

有一吏懼內。一日被妻搗碎面皮。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權詞以對曰。晚上乘涼。被葡萄架倒下。故此刮破了。太守不信。曰。這一定是你妻子搗碎的。快差皂隸拿來。不意奶奶在後堂潛聽。大怒搶出。出堂外。太守慌謂吏曰。你且暫退。我內衙葡萄架也要倒了。

四七一 鷄冠花

某塾師在東翁前誇其徒能對三字對。東翁擬面試之。翌日備酒肴數事。邀塾師聚飲。徒亦與焉。師恐

其臨時不能應對。爰告以鷄冠花對狗尾草。使默記之。席間師出上聯云。鷄冠花。徒茫然無以應。久之。僅記其上一字曰狗。塾師適見牆頭有狗尾草。以嘴向牆祕示之。徒突然曰。狗厥嘴。

四七二 老面皮

或問世間何物最硬。曰石頭。與鋼鐵。其人曰。石可碎。鐵可鑿。安得爲硬。以弟看來。惟兄面上鬚鬚最硬。鐵石總不如也。問其故。答曰。看老兄這副厚臉皮。竟被他鑽了出來了。有鬚者回嘲曰。足下面皮更老。這等硬鬚。還鑽不透。

四七三 請下操

一武弁懼內。面帶傷痕。同僚謂曰。以登壇發令之人。受制于一女子。何以爲顏。弁曰。積弱所致。一時整頓不起。同僚曰。刀劍士卒。皆可以助兄威。伺其咆哮。先令軍士披掛鎗戟林立。站于兩傍。然後與之相拒。彼懾于軍威。敢不降服。弁從之。及隊伍既設。弓矢既張。其妻見之。大喝一聲曰。汝裝此模樣。將欲何爲。弁聞之。不覺胆落。急下跪曰。並無他意。請奶奶赴教場下操。

四七四 虎勢

有被妻毆。往訴其友。其友教之曰。兄平昔懦弱慣了。須放些虎勢出來。友妻從屏後聞之。喝曰。做虎勢。

便。怎。麼。友。驚。跪。曰。我。若。做。虎。勢。你。就。是。李。存。孝。

四七五 訪類

有懼內者。欲訪其類。拜十弟兄。城中已得九人。尙缺一。因出城訪之。見一人掇馬桶出。衆齊聲曰。此必是我輩也。相見道相訪之意。其人搖首曰。我在城外做第一個。倒不好。反來你城中做第十個。

四七六 吐綠痰

兩懼內者。皆以積憂成疾。一吐紅痰。一吐綠痰。因赴醫家療治。醫者曰。紅痰從肺出。猶可醫。綠痰從胆出。不可醫。歸治後事可也。其人問由胆出之故。對曰。驚碎了胆。故吐綠痰。胆既破了。如何醫得。

四七七 大號一對

某甲向在營盤中司大號。後以資緣長官。得升擢。然除吹號作鳴。鳴聲外。無他長也。有日某家喜事。甲往酬應。招待者循例請問台駕。大號甲答以大號一對。若今日喜事。所吹之喇叭。余病未能也。

四七八 諧聲妙對

粵東風俗。每逢元日。輒有乞丐一流。向人家門首。高聲大呼曰。高升。高升。高高升。批哩。扒拉。一。聲。爆。竹。萬戶更新。若輩蓋取其音。以示頌禱也。有客在某校書處。偶談及此。或欲屬對。久思不得。適有某校

書唱蕩湖船一折。某君恍然曰。我得之矣。衆詢何語。某曰。噉。噉。噉。噉。噉。噉。噉。噉。齊格隆冬鏘。

四七九 父子

某校教員爲學生解釋父子二字。喻之曰。父卽予。子卽汝也。學生歸。其父問之。謂校中何課。字義懂否。學生曰。今日先生講解父子二字。父卽余。子卽汝也。

四八〇 十七字歪詩

士人某善做十七字歪詩。一日縣官與其夫人出遊。士人不及避讓。觸犯鹵簿。法應責官。以其爲士人也。令作詩贖罪。士人不假思索。振筆直書曰。嬾在官衙坐。陪妻坐轎行。風姿真綽約。後形官怒甚。命責十八板。某又作詩曰。詩人十七字。受責十八板。若作萬千行。打煞官愈怒。誣以他事。充發新疆。既抵彼。某有舅瞽一目。戒之曰。爾以歪詩獲罪。今後當力戒之。某曰。今日詩興蓬勃。不可過抑。必須一洩。過此當謹遵舅命也。舅允之。某乃作詩曰。充發到新疆。見舅如見娘。二人齊下淚。三行。

四八一 田主見雞

一富人有餘田數畝。租與張三者種。每畝索雞一隻。張三將雞藏于背後。田主遂作吟哦之聲。曰。此田不與張三種。張三忙將雞獻出。田主又吟曰。不與張三却與誰。張三曰。初聞不與我。後又與我何也。田

主曰。初。乃。無。稽。之。談。後。乃。見。機。而。作。也。

四八二 豮鼻請酒

甲乙俱豮鼻。甲設席。不能治束。畫秤尺。若帶各一件。乙見之。便意會曰。秤。尺。吃。帶。酒。乙答束。畫蜈蚣一條。斧一把。甲見之。點頭曰。蜈。蚣。無。功。斧。夫。

四八三 升官圖

或問人家擲升官圖。最愛者是德。最恨者是賊。何以一入仕途。便與之相反。或答曰。擲升官圖者。愛德。亦不過爲得幾文錢耳。

四八四 勅書

一官置妾。畏妻不得自由。怒曰。我只得奏一本去。乃以黃袱裹綾歷一冊。從外擎回。謂妻曰。勅旨在此。妻頗畏懼。一日。夫出私啓視之。見正月大。二月小。喜曰。原來皇帝也有大小。看三月大。四月小。到分得均勻。至五月大。六月大。七月大。八月小。乃大怒曰。有這樣不公道的皇帝。涼爽天氣。竟被他占了。受用如何。熱天反把都派與我。

四八五 題圖

曩見人題拐仙圖句云。葫蘆裏藏甚麼藥。背來背去勞肩膊。個中如果有仙丹。何不先醫自己脚。非特語妙解頤。抑且於滑稽中寓喚醒迷信之意。固不當僅以俳諧文字目之。

四八六 路標

英吉利鏗德州之土木科技司。於道路紛歧之處。立一路標。以便行人。而書其上曰。此爲往范巫孝之路。但不識此路標上之字者。可向對之路而行。

四八七 禁止打盹

畫家勃爾亨之妻。性悍甚。嚴責勃爾亨懈怠之習。聲聲俱厲。大有河東獅之概。勃爾亨常居樓上。樓下卽其妻之所居。其妻恐其打盹。每一日間。必以棒擊天花板。多次勃爾亨聞聲。則以足蹴板。其意蓋謂我非打盹。我乃在此繪畫也。

四八八 小犬窠

有人畜一金絲小犬。愛同珍寶。恐其天寒凍壞。內外各用小棉褥鋪成一窠。使其好睡。不意此犬。一日竟臥了兒籃內。主人見之。大笑曰。這畜生好作怪。既不走內窠。又不往外窠。倒鑽進小兒窠。(三窠字音同科)裏去了。

四八九 劉坤二

前清劉坤一任兩江總督時。一夕署中獲一賊。公親鞠之。訊其姓名。曰小的姓劉。名坤一。公大怒曰。豈有劉坤一而作賊者乎。賊應之曰。小的本不作賊。實爲差役誤拘也。公曰。然則何爲暮夜入吾署中耶。賊曰。因大人與小的姓名偶同。竊欲一覘大人之顏耳。時有幕友某在旁。正色謂之曰。爾今後應改名爲劉坤二。賊領首曰。小的與大人本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賜名坤二。亦何妨。公服其辯。遂笑而釋之。

四九〇 烏雲接日

近視者赴席。對席一鬚子吃火柿。卽起別主人曰。路遠告辭。主人曰。天色甚早。答云。恐天下雨。那邊烏雲接日頭哩。

四九一 江心賦

有富翁同友遠出。泊舟江中。偶散步上岸。見壁間題江心賦三字。錯認賦字爲賊字。驚欲走匿。友問故。指曰。此處有賊。友曰。賦也。非賊也。其人曰。賦（富全音）便賦了。終是有些賊形。

四九二 藏鋤

夫在田中耦耕。妻喚吃飯。夫乃高聲應曰。待我藏好鋤頭便來也。及歸。妻戒夫曰。藏鋤宜密。你既高聲。豈不被人偷去。因促之往看。鋤果失矣。因急歸。低聲附其妻耳云。鋤已被人偷去了。

四九三 爺多娘少

某甲入酒肆。問酒保曰。汝家有佳釀否。答曰有。迨入口。甲大呼曰。水太多。速換好的來。酒保曰。酒內如何有水。想是酒爺多了點。甲不解。問何爲酒爺。酒保曰。酒是米和水做的。到了成酒以後。那個米謂之酒娘。江蘇揚鎮間俗稱酒釀爲酒娘。水自然謂輪酒爺了。甲微笑曰。原來你家是爺多娘少。

四九四 道士告條

某邑有道院。路人過者。見有告條煌煌大字。張掛門首。第一句曰。此係廟宇。見者以爲此係廟宇。必爲遊觀之所矣。讀第二句則曰。不許遊玩。見者大失望。再讀第三句曰。若要遊玩。見者大駭。以爲必有嚴重之處。分再讀第四句。則曰。別處遊玩。見者啞然而笑。深嘆道士詞令之工。

四九五 酷好古董之兵卒

古時羅馬有一兵士。在某處偶見古石碑。其上嵌青銅之文字。乃將其文字一一剝下。混亂而納籠中。送與其交好之古董家。而問其碑文之意義。

四九六 奪被

鄉有周學究者。性好險。一日與某甲同航入城。甲攜一紅面綠裏之被。周覬覦之。陰書一紙曰。紅面子。綠夾裏。周學究出客被。以塞被角中。及泊舟。周從容攜被登陸。甲奇而訊之。而周堅稱屬己。甲怒。與之赴官。官問甲有憑否。甲曰。是固我被。何用憑。又問周。周出紙示之。官遂斷被與周。而責甲之譌。甲懊喪。出。周尾之至門。笑謂之曰。此固汝被。我與汝戲耳。今歸汝。甲喜接之。而周忽大呼。甲劫人被。衙役聞之。牽甲以去。復訴之官。周遽告曰。吾方攜被出衙。彼即奪之去。幸衙役追得之。甲強辯不得赦。杖數十板。號痛而歸。

四九七 廣告

一牆上黏一女學校招生廣告。書曰某某女學校招生。後一藥房專治小便腫爛五淋二濁之廣告。黏於女學廣告之下。適將其招生二字遮蔽。合成某某女學校。專治小便腫爛五淋二濁。見者捧腹。

四九八 代打

有應受官責者。以銀三錢。雇隣人代往。其人得銀。欣然願替。既見官。官喝打三十。方受數杖。痛極。因私出所得銀。盡賄行杖者。得稍從輕。其人出謝前人曰。蒙公賜銀救我性命。不然幾乎打殺。

四九九 七月兒

有懷孕七個月。卽產一兒者。其夫恐養不大。遇人卽問。一日與友談及此事。友曰。這個無妨。我家祖亦是七個月出世的。其人錯愕問曰。是這等說。令祖後來畢竟養得大否。

五〇〇 磬有魚

某寺僧人喜茹葷。隣有某生亦老饕。嘗就食於僧。僧惡之。一日烹魚。與其徒私計曰。倘隣生來。卽藏之磬內。事洩爲生所知。僧方大囑之餘。生適至。徒急取磬覆之。生佯笑謂僧曰。今日有友人搬家。囑書一聯。將上句向陽門第春常在。七字書成。而下句只記得積善人家四字。餘不知那三字。僧曰。慶有餘。生大笑曰。磬有魚。何妨拏出來吃呢。